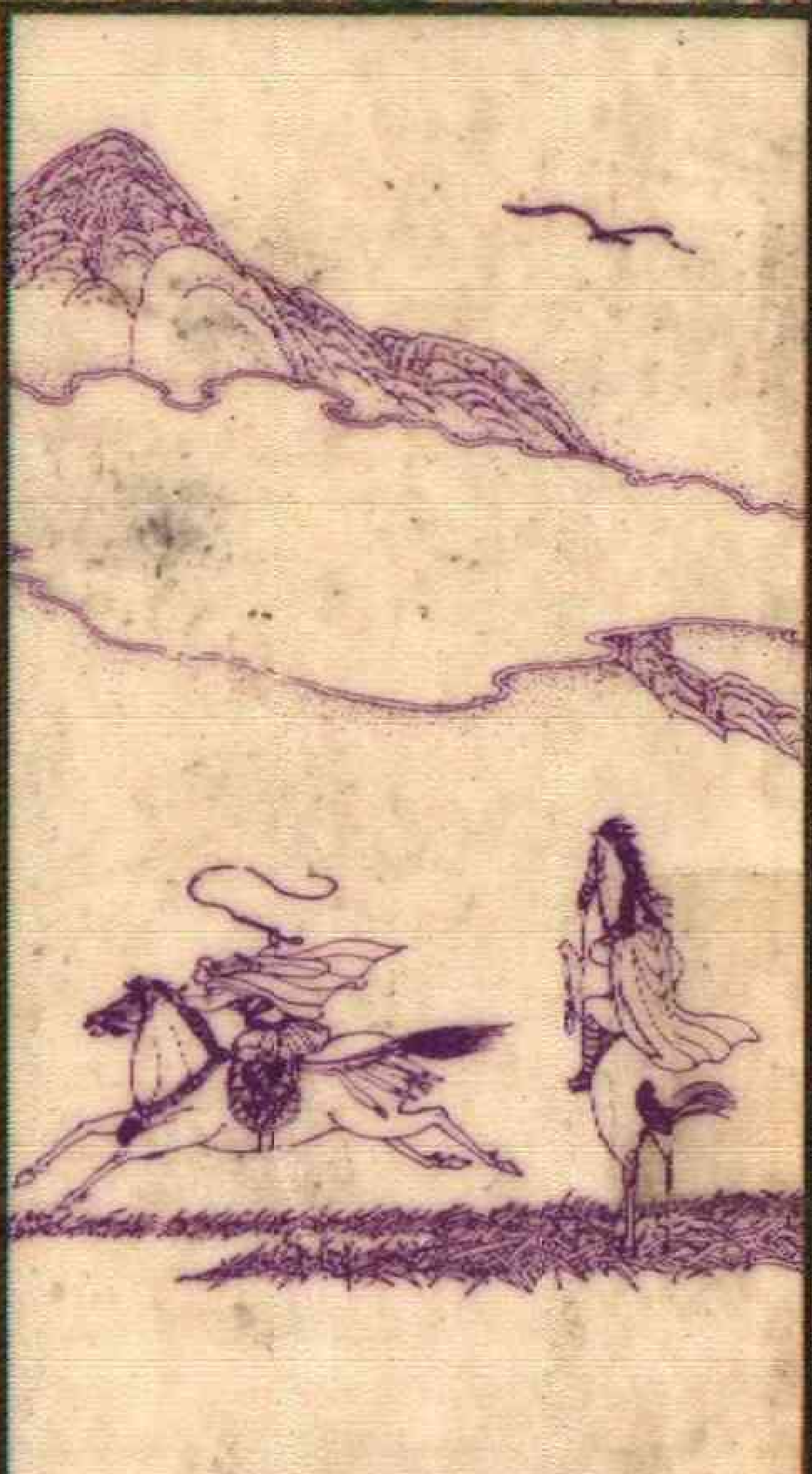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一劍

倪匡短篇俠情作品

倪匡 著



武俠奇篇

最後一劍

倪匡

武俠奇篇

最後一劍

倪匡

繁榮出版社

目錄

■最後一劍 1
■白痴劫 83

最後一劍

風十分猛，乾草團和被風捲起來的砂石，在路面上打着滾，砂石在路面上擦過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。路面很不平坦，有的地方，路面陷下成了老大的土坑。每一個土坑中，都是被風吹進去的乾草團，在土坑中滾動着，間或有一兩個乾草團，從土坑中被風吹了出來，又向前翻翻滾滾地吹了出去。

天地間像是佈滿了一片黃濛濛的顏色，視力只能達到兩三丈開外，路上荒涼得很，半晌不見行旅，但是在風聲中，也有一陣馬蹄聲，傳了過來。

不一會，便看到一匹駿馬，馬上的人，幾乎全身都伏在馬背上，正在控轡疾馳，那馬兒十分神駿，馬上的人騎術也十分精，遇到路面上有土坑，騎者一提韁繩，馬兒發出一聲長嘶，便疾躍而過，絕不需停下來繞道。馬兒像是從土塵漫漫中疾衝了出來的，轉眼之間，便躍過了好幾個土坑，馬上的人似乎除了趕路之外，絕不想及其它。

而事實上，在這條荒涼的路上，也確然沒有什麼可以注意的，除了在路面上滾動着的草團和飛揚的塵土之外，根本沒有別的活動的東西。

但是，變故卻突然發生了！

就在那匹駿馬又躍過一個土坑之際，在那土坑的乾草團中，突然有一柄長劍，向上疾刺了出來！

那柄長劍是從乾草團中疾刺了出來的，長劍立時刺進了馬腹之中，而那馬兒這時，正是在向前飛躍而出，哪裏收得住勢子？

就在長劍一刺進馬腹之際，那馬兒發出了一聲急嘶，仍然向前衝了過去，長劍的劍鋒，在馬腹上剖過，將那馬腹剖開了一大半！

那馬兒仍然竄過了土坑，才突然仆跌在地，而在土坑之內，草團翻飛中，一個黑衣蒙面人，突然直挺而起，劍光霍霍，向馬背上那人疾刺而出！

馬背上那人，在剎那之間，可以說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！他正在飛馳趕路，突然之間，胯下的馬兒一聲急嘶，已仆倒在地，等他低頭看去時，那馬兒已倒在血泊之中，不能動彈了！

那人自是大吃一驚，而也就在此際，他已然覺出，背後在「呼呼」的風聲之中，已有金刃破空之聲傳到，那是分明有人在向他偷襲了！

那人發出了一聲怪叫，身形一蹤，向前疾掠了出去，那黑衣蒙面人的一劍，堪

堪刺到了離那人的背後，只有三四寸處，劍勢已盡，未能再向前刺出，而那人的身形，已向前飛掠而出。

黑衣蒙面人身形陡凝，左手一翻，「嗤嗤嗤」三下響，三點銀星，已向前電射而出！

那三點銀星的去勢十分之快，只見銀光一閃而已，急切間，也看不清那究竟是什麼暗器！

那人在馬兒暗算仆地之後，倉皇棄馬向前掠出，能夠在百忙之中，避開了那黑衣蒙面人的一劍，已不是易事。

他本來是想立時轉過身來應敵的，可是暗器嘶空之聲，却跟着傳到！

那人的身形仍然在向前急掠而出，但是他的身子，却突然側了一側。

就在他的身子一側間，「嗤」地一聲，一枚暗器，緊貼着他頰邊掠過。那人也早已掣劍在手，反手一劍，將另一枚暗器，砸飛了開去。

可是，當他砸開第二枚暗器之際，第三枚暗器，也已飛到，他趕緊一扭腰身時，却還是慢了一步，那一枚暗器，正射中在他的腰際！

那人立時一伸手，捏住了那枚暗器，一個轉身，轉了過來。他捏在手中的，乃是一支三寸來長，通體銀光閃閃的小劍，在劍柄之上，用銀絲盤着一隻鳳，十分精緻。

那人將小劍自腰際拔出之後，腰中鮮血直流，但是他的身子還是穩穩地站着，只聽得他厲聲道：「你是鳳七姑的什麼人？你已害了我兩個師弟，如今又想來害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」

黑衣蒙面人一躍向前，手中長劍，突然「颼」地一劍，向那人胸前，疾刺而出。那一劍的去勢，雖然凌厲，但是和他剛才突然受到偷襲時的那種凶險情形而論，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。

但是那人一見了那一劍刺到，面色却突然大變，失聲道：「你是誰？你何以會使本門的劍法？」

黑衣蒙面人並不答話，那一劍仍然疾刺向前，那人騰地後退了一步，手腕一振，也是一劍向前刺出，劍尖對準了黑衣蒙面人的劍尖，使的劍法，竟和那黑衣蒙面人的劍法，一模一樣！

黑衣蒙面人一見對方出劍，立時手臂一縮，收回劍去，身子略略一轉，身形跟着掠出，但是他只是掠出了兩三步，身子一矮，「颼」地一劍，又自斜刺裏攻到。那一劍的劍勢，十分異特，劍尖斜斜向上，直取那人的腰際！

那人面上神色，更是驚怒交集，大喝一聲，道：「這是恩師的三才劍法，你是什麼人，何以會使，你……你難道竟是本門中人？」

他一面厲聲疾喝，一面廻劍相迎，但是那黑衣蒙面人只是不出聲，一招不中，二招又發，劍招綿綿不絕，他們兩人，轉眼之間，便打了十七八招，每一招的招式，竟全是一樣的！

在那樣的情形下，本來是極難分出勝負來的，但是那人腰際却一上來就受了傷，那傷口並不大，然而在受了傷之後，那人根本沒有機會封穴止血，是以血一直向下淌着，將他的褲子，染紅了半邊，而且，他覺得傷口一直沒有疼痛之感，反倒是痲癢的感覺，越來越甚了。

那柄小劍上，是喂有劇毒的！

那人每出一招，必然喝問對方是什麼人，何以會使天下第一劍派，獨門秘傳的

三才劍法。但是，那黑衣蒙面人，却自始至終，未曾出一點聲！

那人在打了十七八招之後，動作漸漸慢了下來，身形也變得踉蹌不定了，黑衣蒙面人的劍法却越來越緊，「颼」地一劍，直取那人的面門。

那人對黑衣蒙面人的劍招，了然於胸，因爲那正是他從小到大，在他師父，天涯三絕蒙威門下所學到的劍法，他也知道，那一劍直取他面門的招式，叫做「天起烏雲」，接下來的一招變化，必然是「地無大環」，然後，就是一招「人心難測」。那是三才劍法「天地人」三種變化，每一招之中，三個變化，連環相應，綿綿不絕。

然而那人不明白的是，何以那黑衣蒙面人會使這一套三才劍法！

他如果會使這三才劍法，那一定是自己的同門，但是他究竟是什麼人？

師父天涯三絕已屆六十高齡，六十壽誕就在兩個月之後，散居在各地的三絕派門人，也都齊去祝壽，各弟子也知道這次祝壽的意義，非比尋常，師父已有意封劍不出，那麼他選誰來繼任這一代劍派的掌門人呢？

三絕派的門人並不多，總共只有八個人，那中了暗算人是天涯三絕的第三個弟

子，姓威，名明。威明自隴西趕往開封府，已聽到五師弟，六師弟兩人，在陝甘道上被人所害的消息了。

由於被害的是三絕派的弟子，這件事自然是轟動武林的，而更令得武林中人震驚的是，在被害人的身邊，都發現有三寸來長的小劍。那種小劍自然是當作暗器用的，而在劍柄之上，則用銀絲盤出一個鳳凰來。

對於那種暗器，武林中人，絕不陌生，那是黑道上人，聽到了她的名字，也不免心驚肉跳的一個人所有的，這個人，貌美如花，心毒如蠍，年紀輕輕，但是死在她手中的人不知多少，她在最近兩三年來，不知爲了什麼，並沒有人再見過她，但是她的名字，她用的暗器，一提出來，卻還是令人心驚肉跳的！

這個女魔頭便是鳳七姑！

當威明突然中了暗算，自腰際拔出那柄小劍之際，威明只當自己中了鳳七姑的暗算。但是那黑衣蒙面人，卻分明是個男人，所以威明以爲他是鳳七姑派來的人。

但是，當那黑衣蒙面人一出手之際，威明心中的疑惑，卻越來越甚了，那黑衣蒙面人一出手開始，所使的每一招劍法，都是三絕派中的劍法！

從那事實來看，那黑衣蒙面人一定是三絕派中的人！但，三絕派中的人，爲什麼要害自己的師兄弟？又爲什麼要用鳳七姑的暗器？

威明心中知道，這樣的事，在師父天涯三絕蒙威六十壽辰之前發生，其中一定有着極大的陰謀！

可是威明却沒有機會去進一步地想這些了，那黑衣蒙面人一劍向他的面門刺出，威明連忙揚手舉劍來格。本來，他既然熟知對方的劍招，那一格，可以將對方的長劍格開，是毫無問題的。

但是，他的右臂才舉到一半，他腰際中了小劍之處的痲木感，却又迅速地傳了上來，竟令得他的手臂，舉到了一半，便再也難以舉得起來！

他本來是想舉劍來格的，突然之間長劍提不上來，再想後退趨避時，却已來不及了！電光石火之間，他只覺得臉上一陣劇痛，血花濺了開來，熱呼呼的鮮血，立時糊住了他的雙眼，令得他根本看不清眼前的東西！

黑衣蒙面人那一劍得手，劍尖已在威明的臉上，劃出了一個極深的口子，他的長劍向下一沉，劍尖在威明的下顎上刺過，到了威明的胸前。

威明大叫一聲，道：「你──」

可是他只叫出了一個字，黑衣蒙面人的長劍，便已向前一送。威明的身子突然一挺，黑衣蒙面人的那一劍，刺得十分之深，鮮血自威明的背後，直冒了出來，黑衣蒙面人身形後退，一腳踹向前，將威明的身子，踢出老遠。

他一殺了威明，立時身形掠起，向前疾馳而出，奔出了半哩許，一聲長嘯，只見路邊草叢中，一匹馬兒奔了過來，他又翻身上馬，策着馬向前疾奔而出。

又奔出了十來里，天色已然漸漸黑了下來，前面有好大一片林子，他直進了林子中，在林中，有一座古廟，黑衣蒙面人一直到了古廟之前，才落下馬來。

他一落下馬背來之後，却並不立時進廟去，而是閃身到了一株大樹之後。在那大樹的後面，他以極其迅速的動作，除下了蒙面的黑巾，脫下了身上的黑衣，將之團成了一團，拋向樹上。

那黑衣蒙面人的動作十分快，但是，他在殺死了威明之後，也正因爲他離得太快了，所以，他未曾看到就在他掠出之後不久，在路邊的草叢中，有一個女子，悄沒聲地掠了出來。

那女子的行動，了無聲息，而且，她的輕功造詣分明十分之高，因爲她從草叢中掠出來的時候，身子竟像是隨風飄了出來一樣。

那女子一身灰衣，也蒙着臉，她飄到了威明的屍體之旁，低頭看着。她的視線落在威明的左手之上。威明的左手，緊緊地握着，握在他手中的，就是黑衣蒙面人一上來就發出暗算他的那柄小劍。

那女子只是站着，低頭看了一會，並沒有什麼別的動作，便已飄身隱沒在草叢之中了。

那黑衣蒙面人當然不知道這件事，因爲他在一殺死威明之後，便立時離開了。這時，黑衣蒙面人在一除去了黑衣和蒙面的黑布之後，身形掠起，躍過古廟的圍牆，落到了廟中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廟堂中的佛像，不但金漆剝落，而且，佛身也已毀壞不堪了，以致根本分不出供奉的是什麼菩薩來，在神像之前的是一隻已倒坍了的供桌。

廟堂中心，燃着一堆火，火堆旁邊，坐着五個人。

那五個人年紀最大的，也只不過三十來歲，年紀最輕的一個，看來只有二十三四歲，他們全都毫無例外的一身勁裝。

但是在火光的照映下，他們的臉上，也都現出一種十分焦慮憤怒的神情。

他們時不時地抬頭來，望向廟外，看樣子，他們好像是正在等着什麼人。

而顯然，他們要等的人並沒有來，所以他們的神情，才會那樣地不安。

他們誰都不說話，只有火堆中的木塊，不時爆出了「必必剝剝」的聲音來，更使人覺得氣氛的緊張。

終於，五個人中，年紀最輕的那個，打破了沉寂，他叫道：「大師哥！」

被稱着「大師哥」的，是五個人中年紀最大的一個，他大約有三十五六年紀，身形瘦削，面形狹長，兩道濃眉，壓着一雙十分有神的眼睛，在他的左頰之上，有着一道十分深長的疤痕，一望而知，那是長劍劃出來的。

他臉上的那道疤痕，是他才一離開師父，和竹林三妖動手時負的傷，但是竹林三妖却一個也未能在他的劍下逃出命去，那一戰，他臉上雖然多了一道永遠去不掉的疤痕，但是也使他聲名大噪，一提起天涯三絕的大弟子司徒洪來，武林中也鮮有

不知他名頭的了。

這時，司徒洪有點不安似地抬起頭來，答應了一聲。

年紀最輕的那個，是天涯三絕蒙威的關山門弟子，入師才不過四年，但天資聰穎，劍法上的造詣，也不在他幾個師兄之下了，他姓陸，名鷹揚，乃是皋蘭河威鏢局總鏢頭的兒子。

陸鷹揚唇上動了動，像是他要講的話，需要極大的勇氣，才能講得出來一樣，別的幾個人，都一齊向他望來，他這才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大師哥，二師哥何以這上下還未曾到？他……會不會也和五師哥，六師哥一樣，被……鳳七姑所害？」

陸鷹揚這句話一出口，各人的面色，都爲之一變，司徒洪頰上的那道疤痕，本來是鮮紅色的，但是一下子也變成了慘白色。

他霍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八師弟說得是，三師弟在天未黑之前，就應該可以趕到此處，和我們相會的，如今他還未到來，就算他不是爲……鳳七姑所害，也一定有了意外，我們去看看！」

司徒洪一站起，其餘四人，也一齊站了起來，有一個身形矮胖的，看來性子十

分急，一站起，便待向門外闖去，但司徒洪立時沉聲道：「四師弟，慢一慢！」

那身形矮胖的是天涯三絕的第四弟子，姓陳名雄白。司徒洪一叫，他立時站着，而另一個身形修長，看來長身玉立，英氣勃勃的却道：「大師哥，三師哥只怕正有急難，我們還等什麼？」

司徒洪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二師弟，我們師兄弟八人，一直各自在外行事，此次師父六十壽辰，我們才有機會聚在一齊，準備齊赴開封府，令他老人家見我們八人一齊前去，心中高興，但是五師弟，六師弟却半途遇難，如今三師弟又顯然出了意外，我看這事非同小可，我們可得小心從事才好！」

那排行第二的，姓萬，名舜水，只見他兩道濃眉一揚，道：「大師哥，難道我們不理三師弟死活了麼？我們趕路沿途向上找去，只怕還可以遇上他哩，若在這裏慢慢商討，只怕——」

陳雄白性子最急，忙道：「二師哥說得是，我們快去！」

他一面叫，一面「砰」地一聲，向廟門撞去，將半扇本已搖搖欲墮的廟門，撞得跌出老遠，他人也飛身而出，在廟門外，拴着不少匹馬兒。

陳雄白一掠了出來，其餘各人也都跟了出來，一個身形矮小的走在最後，他手中執了好幾個火把，道：「天色黑了，沒有火把，看不眞切，你們接住了！」

他將火把一個一個向前拋去，每人接了一個。司徒洪道：「還是七師弟想得周到。」

萬舜水道：「自然，七師弟號稱小諸葛，一提小諸葛孫貴，武林中無人不知。」

那身形矮小的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，但是一臉精神之色，使人一望便知他是一個心思極之靈敏的人，他正是天涯三絕的七弟子孫貴。

孫貴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二師哥，你可別拿師弟來開玩笑！」

萬舜水已然上了馬，他在馬背上一揚鞭，道：「快上馬吧，不要廢話了！」

五個人齊上了馬，向前疾馳而出。

這時，天色已十分黑暗了，那五匹駿馬在道上飛馳，蹄聲得得聲勢十分驚人，轉眼之間，便奔出了十來里，萬舜水奔在最前面，突然之間，他看到了躺在路中心的威明，和那匹死馬！

萬舜水一勒韁繩，馬兒在急馳之中，突然被勒住了韁繩，立時人立了起來。

萬舜水一停，在他身後的幾個人，也一齊停了下來，紛紛翻身落馬，陳雄白首先搶到了威明的屍體之旁，仆地跪倒，放聲大哭了起來。

衆師兄弟之中，陳雄白和威明的感情最好，他們是同時投師的，威明長陳雄白半年，是以便成了三師兄，陳雄白看到威明慘死，他心中實是哀痛至極！

司徒洪、萬舜水、孫貴和陸鷹揚四人，也一齊圍了上來，萬舜水手中的火把，向下一沉，映在威明左手所握的小劍，在火把的映照之下，發出奪目的銀光來！

萬舜水用十分沉痛的聲音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看！」

司徒洪一俯身，將那柄小劍，慢慢地自威明緊握着的左手之中，拔了出來，陸鷹揚立時叫道：「又是鳳七姑，又是她！」

司徒洪後退了一步，朗聲道：「三絕派全體弟子在此，閣下何必藏頭露尾，暗算我們？不妨出來與我們相會，一見高下！」

司徒洪一出聲，萬舜水首先手臂一振掉，拔劍出鞘，緊持着，各人全已握了長劍在手。

可是，黑暗之中，却是一點回答也沒有。除了呼呼的聲音，將司徒洪的聲音，漸漸地傳了開去。

陸鷹揚的聲音有點發顫，他究竟年紀還輕，這時又看到三師哥的屍體，心中儘管悲憤，但也不免有些害怕，他道：「大師哥，我們三絕派，和這個邪派中的女魔頭，可是有什麼深仇大怨麼？」

司徒洪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未曾聽師父講起過，但我們師兄弟八人，倒有三人遭了其害——」

司徒洪闖蕩江湖，已非止一日了，但是講到這裏，他仍然不免感到一股寒意，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！

他們師兄弟八人，已有三個遇了害，還有五人，誰能擔保不出事？

他陡地站了起來，萬舜水急忙道：「大師哥，我看咱們還是快趕到開封府，去和師父相會的好！」

陸鷹揚忙道：「二師哥說得是！」

陳雄白已漸漸止住了哭聲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大師哥，我不怕，看來鳳七姑專

摔落了單的人害，我要獨自趕路，引她出來。」

萬舜水沉聲道：「引她出來又怎樣？我們幾個人，未必是她的對手。」

陳雄白雙手緊緊地握着拳，發出了一陣「格格」聲來。

司徒洪道：「我們快將三師弟葬在路邊，連夜啓程！」

他們五人一起動手，就在路邊掘了一個土坑，將威明的屍體，草草埋了。天色十分之黑，他們帶出來的火把，也早已燃完了，在黑暗之中，他們一齊翻身上了馬，又向前急馳而去。

天黑得幾乎連一點星月微光也沒有，蹄聲在黑暗中聽來，格外驚人。

在黑暗之中，向他們五個人看去，只不過是五條在馬背上起伏的黑影，根本分不出誰是誰來。

那五個人中，有四個人，此際心中在想的事是一樣的，他們四個人，都想快快趕到開封府，見到了師父，由師父來主持一切，那麼鳳七姑再厲害也不足懼了。

可是，在五個人之中，却有一個人的想法，是和其餘四個人完全不一樣的。

那個人在心中不斷地笑着，笑着其餘四個人一直以為已死的三個人，是死在鳳

七姑手中的。他在笑自己安排之巧妙。鳳七姑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已有好幾年了，誰也不知她的生死，借她的名來行事，自然是再好也沒有了。一劍，兩劍，三劍，已有三個同門死在他的劍下了，他還要繼續暗算同門。

等到所有的同門，都死在他的劍下之後，那麼，他就自然而然，成了三絕派的唯一傳人，三絕派有「天下第一劍派」之名，他自然也順理成章，可以成為三絕派的掌門人，不但如此，他還有機會，娶天涯三絕的唯一愛女為妻，那時候，他將是武林中極有名望的人！

而被他害死的同門，每一個人，都知道是死在鳳七姑之手，與他無關的！

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，他幾乎忍不住要哈哈大笑起來的。

但是他却知道，自己絕不能笑出聲來，在未曾發出最後一劍，將最後的一個同門害死之際，他是絕不能露出一絲一毫破綻來的！

想起日間和威明動手的情形，他心中仍不免怦怦亂跳，害死威明，比害死別的兩個同門難得多，那兩個，一中暗算，幾乎立時斃命，根本沒有機會認出他是什麼人來。

當然，威明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人，但是他一上來，小劍只射中了威明的腰際，威明並未曾立時身死，他還和威明打了三二十招！

而他一出手，威明就認出他一定是三絕派中的人，如果不是終於將威明殺死，後果實是不堪設想了！

雖然他終於殺死了威明，但是，當剛才火把照耀着威明的屍體之際，他心中卻也說不出來的害怕，他是多麼怕威明會突然站起身來，指着他叫道：「他，就是他，殺我的就是他！」

他那時候的面色是十分難看的，但自然沒有人去注意到他。

他心中不斷地在想：現在連夜趕到開封去，見了師父之後，再要下手就難了，趁如今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，自己實可以再下一次手！

自己一定要在到開封之前，將另外四人，一齊除去！

他一面想着，一面已伸手入懷，扣了兩柄鋒銳之極的小劍在手，然後，雙腿一夾，令馬兒奔得更快，趕上了前面的一匹馬。

他將那柄小劍，牢牢地夾在指間，一等到和前面的那匹馬並轡前進時，他伸手

向伏在馬背上的陳雄白後腦，疾拍了下去，那兩柄小劍，一齊插入了陳雄白後頸的「腦戶穴」之中，三寸來長的小劍，直沒至柄！

小劍沒至劍柄，劍尖已自「腦戶穴」直穿了腦殼，陳雄白正在伏馬飛馳，做夢也想不到暗算會起自身邊，連聲也未出，便自慘死！

他雖是立時慘死的，但是他的身子，却還是伏在馬背上，並未曾立時跌下來，仍然是五匹馬向前急馳着，又馳出了七八里，才聽得陸鷹揚一聲驚呼，道：「四師哥，你怎麼了？」

陸鷹揚一叫，其餘各人，都一齊勒馬看去，只見陳雄白身子側在一邊，手仍緊緊地抓住着韁繩。

萬舜水身在馬上一側，一伸手，拉住了韁繩，那馬兒停了下來。馬兒一停，陳雄白身子一歪，已從馬身上疾翻了下來，但一隻腳仍然掛在馬蹬之上。

司徒洪、萬舜水、陸鷹揚和孫貴四人，一齊翻身下馬，萬舜水最早幌着了火摺子，火光一閃間，他們四人，都看了齊齊正正，插在陳雄白「腦戶穴」中的那兩柄

小劍！

四個人陡地吸了一口涼氣！

刹那之間，他們四個人誰也不說話。

那實在是太可怖了，五個人一齊在策馬急馳的，忽然有一個，後腦要穴，中了那樣的暗算，其餘各人，竟完全不知，這是何等令人駭然的事！

他們自然也想到，如果那兩柄小劍，不是插向陳雄白的後腦，而是插向自己後腦的話，那麼這時，死於非命的一定是自己了。

他們四人倒是同時想到這一點，是以他們不約而同，一齊向自己的後頸摸去。

自然，他們的後頸絕沒有那樣的小劍插着，要不然他們必早已死了！

陸鷹揚最先開口，道：「大……師哥，我們怎麼辦？」

司徒洪是天涯三絕的大弟子，本來行事也極有主意的，可是在如今那樣恐怖的情形下，他卻也沒有了主意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小諸葛孫貴道：「大師哥，我看我們，不宜連夜趕路。」

萬舜水苦笑着道：「七師弟，連夜趕路，我們可以快些去和師父相會，如何不

好？」

陸鷹揚道：「二師哥說得是，我們……若不快和師父相會，總不是辦法，就算我們是在白天趕路，要是遇上了鳳七姑的話——」

他在話中提到了「鳳七姑」的名字，自己先嚇了一跳，面上神色，不禁一變。

小諸葛孫貴眼珠轉動，道：「我看這件事，還有許多蹊蹺之處，各位不妨想想，鳳七姑的武功，既然如此之高，那麼她要害我們，何不正面下手，卻要在暗中，對我們進行暗算？」

孫貴人最精明，他注意到的問題，其餘人都未想到，這時他講了出來，萬舜水首先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師弟說得是！」

司徒洪忙道：「七師弟，你的意思是——」

孫貴雙眉緊蹙，道：「我現在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但是我們一連損折了好幾個人，對方只是留下了那柄小劍，表示是鳳七姑所害的，但是究竟眞相如何，卻完全沒有人看到過！」

陸鷹揚的膽子最小，他顫聲道：「那……那……是她故意要令我們害怕。」

孫貴勉强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八師弟，大師哥，二師哥，我們師兄弟八人，已有一半遭了不幸，要害我們的人，一定還會繼續下手，而且，一定仍然是在暗中下手，我們不能再給對方以暗中下手的機會！」

司徒洪以手托頷，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七師弟說得是，我們且燃起篝火來，就在路邊的樹旁，過了今夜，再在白天趕路。」

萬舜水道：「大師哥，那你可有想及，我們明晚仍然要宿上一夜，後日才能趕到開封麼？」

司徒洪道：「我自然想到過，但寧願遲些到達，敵人如此不斷在暗中下手，定有原因的。」

萬舜水仍然不同意，道：「我却認爲早見師父一天好一天，不如那樣，你們三人，在此歇足，我一人連夜飛馳，先去見師父，等師父詳細知道了這件事，也好對我們有個接應！」

陸鷹揚一聽，首先便失聲道：「那……怎麼可以，二師哥，我們剛才五個人在一起，四師哥還不明不白，送了性命，你一個人上路，不是太危險了麼？」

萬舜水兩道濃眉向上一揚，更顯得他英氣勃勃，他一挺胸，道：「八師弟，你錯了，如果我們給鳳七姑一嚇，便嚇得不敢獨自一人上路，那麼，三絕派的名頭往哪裏放?也枉了師父栽培我們的一番苦心了！」

陸鷹揚的臉上紅了起來，道：「二師哥教訓得是，我……實在太膽小了。」

萬舜水已講了那樣的話，司徒洪和孫貴兩人，倒也不好阻止他了，他們兩人齊聲道：「你一人上路，路上千萬要小心！」

萬舜水陡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但願我能將敵人引開，那麼，至少你們三人，可以安全了！」

司徒洪、孫貴和陸鷹揚三人，都神情惻然，萬舜水已翻身上馬，「叭」地一掌，擊向馬股，馬兒吃痛，撒開四蹄，向前疾奔而去！

蹄聲漸漸地傳遠了，終於，夜又恢復了寂靜。

司徒洪和孫貴兩人，又合力在路邊的樹叢中，掘了一個土坑，葬了陳雄白，陸鷹揚已然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，等司徒洪和孫貴兩人葬了陳雄白回來，三人圍着篝火而坐，誰也不說話。

過了好久，孫貴才道：「大師哥，敵人什麼時候露面，我們全然不知道，如果我們一夜不睡，精神不濟，敵人突然現身的話，我們不免要吃大虧了，我看你和八師弟先睡，我來守着。」

司徒洪點了點頭，兩人就在篝火堆旁，橫下身來。這一兩天來，他們師兄弟八人，死了一半，而且，死神像是隨時隨地會降臨一樣，令得他們的神經，實是緊張之極，可以說是心力交悴的了，雖然躺了下來，雖然不容易睡得着，但總是疲倦不堪，過了半個來時辰，兩人便已朦朧睡了過去。

孫貴獨自在篝火旁踱着步。

他看到司徒洪和陸鷹揚兩人已經睡着了，他便站了下來，端詳着兩人。

他站了並沒有多久，便慢慢地，輕輕地向兩人走了過去，先來到了司徒洪的身邊，來到了離司徒洪只有兩三尺處時，他才俯下身來。

那時候，路邊靜到了極點，風也停了，只有篝火在「嗤嗤」地冒着。孫貴的身子越俯越低，他幾乎只要一伸手，就可以碰到司徒洪的身子了！

而也就在此際，他突然聽得身後，傳來了「卡察」一聲響。

那是一根枯枝突然斷折所發出來的聲音，而枯枝是不會自己斷折的！

孫貴為人何等機警，他立時知道，身後是有人來了！那人在悄悄接近自己之際，不小心踏斷了一根枯枝！孫貴立時身形一挺，而就在他身形一挺間，身後一陣輕風飄過，孫貴立時發出了一聲大喝，急忙轉身去，他只看到黑影一閃，一大蓬東西，向他直拋了過來。

在急切之間，孫貴也未曾看清那一大團究竟是什麼，趕緊側身一避，那一大蓬物事，原來是一株被連根拔起的小樹，連枝帶葉，一齊落在那堆篝火之上，將那堆篝火，一齊壓熄。

篝火一熄，眼前便陡地一黑，在那一剎間，孫貴眼看那條黑影，向前疾竄而出，孫貴足尖一點，便疾追了過去，兩人一前一後，轉眼之間，便已離開了五丈。

孫貴這才陡地想起，大師哥，八師弟應該早已驚醒，天色黑暗，他們或者不知道自己已發現了敵踪，自己如何單身追敵，不叫他們一齊前來？

他一想及這一點，身形陡地一凝，一張口，便待叫嚷之際，在他前面的那人，却也就在那時，反手一劍，背對着他，直撞了過來！

那一劍，正是他們三絕門中的一招「反臉不認」！來勢之勁，無以復加！孫貴再也想不到，自己會突如其來，受到了同門中人的攻擊，不禁陡地一呆。那一劍來勢如此之快，他如何避得過去？

百忙之中，他只不過扭了扭身，「噗」地一聲響，劍已自他的腰際，疾插而入！

那一劍傷得孫貴極之沉重，他眼前發黑，鮮血自他的口中，狂湧了出來，緊接着，他面上陡地一涼，他伸手向臉上抓去，已抓了另一柄小劍在手。

他大叫一聲，身子向後跌倒，他只覺出，傷他的人，已然抽劍後退，但是究竟向哪一個方向退出，他却不知道了，他在發出了那一下大叫聲之後，身子在地上打着滾，鮮血在他腰際傷口，骨嘟嘟地滾了出來，然後，他聽到了兩個焦切的語聲，那是司徒洪和陸鷹揚的聲音。

司徒洪的聲音比較響亮，孫貴同時也覺得自己的身子被人托了起來。他知道托起他的多半是大師哥司徒洪。而此際，孫貴身子的下半截，根本已沒有了知覺，他只覺得自己像是忽然之間，飄了起來一樣。

他竭力睜大眼睛，想看清楚司徒洪和陸鷹揚兩人，但是他腰際受了那樣重的創傷，奇經八脈，已一齊斷裂，血在體內亂竄，七竅之中，皆有鮮血冒出，血已將他的雙眼糊住。

他的腦中却還十分清醒，害他的人，使的是本門三絕劍法，是以他在一個錯愕之間，來不及躲避，而被對方刺中的，那是本門中人害他的！

他師兄弟八人，四個已死了，萬舜水獨自上路，和他在一起的，只有司徒洪、陸鷹揚兩人，剛才，在他聽得身後傳來「卡察」一聲響的時候，大師哥司徒洪是在他的視線之中的。

他看到有一片枯葉，落在司徒洪的臉上，而在熟睡中的司徒洪，却未曾覺察，是以他才想俯身將那片枯葉拂了開去的。

而就在這時，他聽到了身後有人踏斷了枯枝的聲音！

那時，陸鷹揚是在什麼地方呢？

陸鷹揚是躺在離司徒洪不遠處的，但是陸鷹揚也可以是假裝睡着，而在他向司徒洪輕輕走去的時候，全神貫注，未曾注意他之際，悄沒聲地翻起身來，繞到自己

的背後……

孫貴急速地轉着念，他實在是已經快死了，他也根本不及去想，陸鷹揚爲什麼要殺他，他心中的感覺，越來越朦朧了，好像他疲倦之極，忍不住立時要熟睡一樣。

但是，他的心中，却還有一件事，是非對司徒洪講明白不可的，那就是他是被一個三絕派中人殺死的，這個人，最可能就是陸鷹揚！

他用盡所有的氣力，想要講話，但是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力道該用到什麼地方去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口唇，是在什麼地方！

他心中的感覺，越來越模糊了，他也更加焦急了，因爲他仍未能將心中想到的，要講的話講出來。

他只聽到司徒洪在不斷地問他，道：「七師弟，你有什麼話要說？你別急，你越是着急，便越是說不出來，你慢慢說好了！」

孫貴的心中在叫着：我不能慢慢來了，我就要死了，我一定要快些講出來！

可是，他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口唇在什麼地方，他體內僅餘的一分氣力，也無法

貫達了他的口唇上去，而使他發出聲音來。

他心中在想：完了，完了，我終於什麼也講不出來，我終於要死了，死在同門的手中！

也就在這時，孫貴突然感到，有一隻手掌，貼到了他的後心，自那隻手掌上，有一股暖流，直衝進他的體內來，他的身子突然震了一震，已失聲叫了出來，道：「八師弟——」

他叫了三個字，五臟翻騰，像是一個墮入了急浪中的人，頭才冒出了水面，叫了一聲，一個浪頭捲了過來，又將他整個身子，捲到了水底，再難出聲一樣。

而他卻聽到了陸鷹揚的聲音，陸鷹揚的聲音中，帶着哭音，在問道：「七師哥，你叫我？你……你有什麼事要吩咐我的？」

孫貴竭力地掙扎着，他的身子，其實一動也沒有動，掙扎着的，只是他求生的意志而已，他只想再多講一句話，只要多講一句話，他死也甘心了！

他眞像是在水中越來越向下沉下去的人一樣，希望可以冒上水面，他的口唇在叫出了「八師弟」三字之後，不斷地顫動着。

他一直未能出聲，直到他吁出了他一生之中最後一口氣時，才又講出了兩個字來，道：「……殺我……」

他最後那個「我」字，拖得十分之長，拖到後來，變成了喉間所發出的一陣奇異的「格格」聲，那種「格格」聲也越來越弱，終於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！

司徒洪半跪在地上，一手托住了他的後心，這時，司徒洪覺出孫貴的身子，已漸漸地冷下來了！

司徒洪將孫貴的屍體慢慢地放在地上，他抬起了頭來。

陸鷹揚也半蹲在地上，他滿面驚惶，就在司徒洪的對面，司徒洪一字一頓，道：「八師弟，七師弟臨死之際，說了些什麼？」

陸鷹揚雙手亂搖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司徒洪兩道濃眉，皺在一起，眉心打結，他的話講得更慢，他道：「七師弟臨死之際，分兩次一共講了五個字，那五個字連起來，是——」

司徒洪才講到這裏，陸鷹揚已霍地站了起來，向後退出了兩步。

陸鷹揚一向後退，司徒洪也立時站起，望定了陸鷹揚，續道：「那五個字連起

來，是『八師弟殺我』！八師弟，你——」

陸鷹揚面色慘白，道：「大師哥，我……爲什麼要殺七師哥，我離開師門，一直和七師哥在一起，他處處照顧我，我爲什麼要殺死他？」

司徒洪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或許你和他一齊在江湖上走動之際，做下了什麼不可告人之事，被他知道了，你怕他講與師父知曉！」

陸鷹揚忙道：「不，不，大師哥，我怎會做這種事？我怎會？」

司徒洪也在心中問：他怎會？

但是，孫貴臨死之前，只講了五個字，那五個字，却又的的確確是「八師弟殺我」！

司徒洪沉聲道：「剛才，你在何處？」

陸鷹揚急急道：「我在睡，我就睡在你的身邊，大師哥，我睡在你的身邊！」

司徒洪厲聲道：「那麼，何以我翻身躍起時，却不見你在身邊？」

陸鷹揚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……我在睡夢之中，聽得七師哥發出了一聲大喝，我……連眼也不及睜開，心知有了意外，我立時向外滾去，滾進了草叢之中，等我

躍起來時，天色黑得什麼也看不到，我只得在草叢中伏着不動，等到再聽到了七師哥的叫聲，我才……才循聲奔過去的，七師哥已身受重傷了。」

司徒洪的目光一直注定在陸鷹揚的身上，陸鷹揚越講越是慌張，司徒洪等他講完，才冷冷地說道：「除了七師弟以外，三師弟，四師弟他們，也是你——」

陸鷹揚的身子連連向後退去，他只是叫道：「大師哥，你不能——」

陸鷹揚的身子向後一退，司徒洪一聲怪叫，道：「你這畜生不如的東西！」他手臂一抖，身形一矮，「颼」地向前掠了出去，掠過了孫貴的屍體，抖出鞘來的長劍，在半空之中，突然劃出了一個半圓，「嗤」地一聲，已直取陸鷹揚的咽喉！

司徒洪是天涯三絕的大弟子，在那套天下馳名的「三才劍法」上，已有十多年苦練之功，那一劍突然刺出，聲勢果然不凡！

陸鷹揚一見劍到，大叫了一聲，身子向後便仰，劍身平平貼着他的面門，疾滑了過去，陸鷹揚只覺得一股涼意，自司徒洪的長劍上直透了過來，他雙腿不禁一軟。

本來，他是使了一式「鐵板橋」身法，身子向後仰去，堪堪避開了司徒洪的那一劍的。而「鐵板橋」身法，全靠雙腿上的腿勁，來支持全身的，此際陸鷹揚雙腿發軟，一「叭」地一聲，跌倒在地！

在那樣的情形下，司徒洪只要隨便變招，就立時可以取陸鷹揚的性命了，而司徒洪手腕一翻，劍招也已經起了變化！

但是，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，他硬生生地將劍勢收住，劍尖也指定在陸鷹揚的咽喉之上！

陸鷹揚想講話，但是他的咽喉被劍尖指住，他若是一講話，咽喉一動，非被劍尖劃破不可，是以他張大了口，一聲也發不出來。

司徒洪沉聲道：「本來，我一劍便結果了你，但是我還要將你帶去見師父，師父他老人家自然會處置你的，你聽到了麼？」

陸鷹揚睜大了眼，一言不發，司徒洪劍尖突然向下一沉，沉到了陸鷹揚腰際的佩劍之上，用力一挑，「錚」地一聲響，將那柄長劍，挑了出鞘，「颼」地一聲，飛出了老遠。

司徒洪弄走了陸鷹揚的佩劍，才向後退出了一步，喝道：「起來！」

陸鷹揚爬了起來，雙眼淚水直流，道：「大師哥，我沒有做那事，我怎會害死七師哥？」

司徒洪道：「可是七師弟臨死之前所講的話，你却也是聽到了的。少廢話，快將七師弟葬了，我押着你，立時趕路。」

陸鷹揚跌跌爬爬，走向路邊，揀土鬆處，用手扒出了一個土坑，將孫貴的屍體拖了過去，放在坑中，一面撥土去埋孫貴，一面不住地道：「七師哥，你爲什麼要說是我殺你？七師哥，你爲什麼要說是我殺你？」

他不住地說着，他的聲音，早已變得十分嘶啞了，但是他還是那樣說着。

在陸鷹揚埋葬孫貴之際，司徒洪握着長劍，不住地踱着步，他走了幾個圈，腳下忽然踢到了一樣東西，發出了「錚」地一聲響來。

他連忙俯身，將那東西拾了起來一看。

那是一柄小劍！

和以往他幾個師弟被害之際看到的小劍一樣，那小劍的劍柄之上，用銀絲盤出

一隻鳳！

那是鳳七姑的暗器！

鳳七姑的暗器在這裏，孫貴自然應該是鳳七姑所害的了，何以孫貴說是八師弟下的手呢？

孫貴早已說過這件事，其中大有蹊蹺，如果是鳳七姑要向自己下手，那麼她大可以公然現身，就算自己師兄弟八人齊在，以鳳七姑的武功而論，也可以將自己八個人，一一殺死的！

但是，鳳七姑却自始至終，未曾露過面！

如果說女魔頭鳳七姑，是不想人家知道那是她做的事，所以她才在暗中進行的，那麼，她又何以在每一次殺了人之後，都留下了她的暗器？

司徒洪只覺得事情有一個解不開的謎，橫亘着，但是他却一點頭緒也沒有。

等到陸鷹揚終於葬好了孫貴，轉過身來，天際已然亮起了曙光，第一線曙光照在司徒洪手上的小劍，令得小劍發出閃亮的銀光來。

司徒洪並沒有向那柄小劍再看多久，他便用力將小劍折成兩截，拋在地上，向

着陸鷹揚喝道：「走！」

陸鷹揚低着頭，向前走去，司徒洪用劍割下了馬韁繩來，緊緊地將陸鷹揚的雙手背縛了，在他的腰際一托，將他托上了馬。

陸鷹揚並沒有再說什麼，也沒有再落淚。

司徒洪自己也上了馬，兩匹馬一齊向前，飛馳而出！

在兩匹馬全都馳出了之後，才看到路旁一株大樹上，突然飄下一個人來。

在那人未曾從樹上飄下來之際，別說在黑暗中，就算是在晨曦朦朧之中，若是向樹上看去的話，也看不出有人在樹上的。

那是一株枯樹，而從樹上飄下來的那人，本來是斜斜釘在枯樹的主幹之上，即使有人向枯樹看去，也必然當她是一根短短的枯枝而已！

那人一身深灰色衣服，蒙着臉，從她的身形看來，像是一個女子。

她自樹上飄了下來之後，俯身在地上，拾起了被司徒洪斷成了兩截的那柄小劍來，略略看了一眼，然後，順手拋進了路邊的草叢之中。

然後，只聽得她發出了一下冷笑聲，身形拔起，向路旁掠去。

她身在半空之際，便發出了一聲短嘯。等到她身形站定之際，一隻通體深灰色的小毛驢子，已快步地自林中奔了過來，那女子騎上了驢，趕着驢到了路上。

她是一個約莫三十上下的美婦人，美是十分美麗，但是在她的眉宇之中，却帶着一股令人難以逼視的妖冶之氣。

她將蒙面的黑布除了下來之後，紮在頭上，令得她看來樸實了些。

在她騎着驢，上了道之際，朝霞已映得滿天都紅了。

× × ×

朝霞滿天，萬舜水在策馬急馳。

在他的頭髮上，還有着朝露的露珠，他已然馳上了直通開封府的大道，雖然離開封府還相當遠，但是自天色濛濛亮開始，道上就有了車馬。

在天色大明之後，車馬更多了，前面不遠處，炊烟四起，可以看到那是一個鎮甸。萬舜水就是準備在趕到那鎮甸時歇一歇脚的。

在將到那座鎮甸之際，他的馬慢了下來，突然，他看到迎面三匹駿馬，疾馳了過來，在那三匹駿馬之中，正中的那一匹上，坐着一個少女，披着一身鵝黃色的披

風，在馬上揚了起來。

那樣奪目的顏色，再加上恰在朝陽之下，是以看來更是奪目之極！

萬舜水一看到，心中又驚又喜，連忙迎了上去，一面叫道：「師妹！師妹！」

他一面叫，一面向前迎去，等到他離那疾馳而來的三匹馬，只有兩三丈遠近時，雙方一齊勒住了馬韁，只見那黃衣少女，圓臉大眼，明媚嬌甜，十分可愛，一見了萬舜水，立時叫道：「二師哥，怎麼只有你一個？你們究竟怎麼了？」

萬舜水急下了馬，道：「小師妹，你不在家中，却來作甚？」

那黃衣少女正是天涯三絕蒙威的獨生愛女蒙茵茵，她的性子也十分急，講起話來，就像是聯珠炮一樣，滔滔不絕。只聽得她道：「二師哥，昨晚有人自陝甘道上來，說是五師哥和六師哥遇了害，乃是女魔頭鳳七姑下的手，可是眞的？」

萬舜水苦笑了一聲，道：「豈但是五弟、六弟，連三師弟和四師弟，也已遇害了！」

蒙茵茵俏臉煞白，道：「爹一聽到了那消息，心中不放心，是以請中條雙劍，兩位霍叔叔趕來迎你們，看看是發生了什麼事，我一定要跟來……八師哥……他可

是沒有事麼？」

蒙茵茵獨獨問了一句「八師哥」，可知她芳心之中，對陸鷹揚自然特別關懷。

萬舜水道：「我是昨天晚上和他們分了手的，我想先來和師父會合，他們則聽了七師弟的話，不想在夜間趕路，我們這就去找他們，定然可以在途中相遇的。」

在蒙茵茵身邊的兩個，是四十來歲的中年人，兩人顯然是兄弟，面目十分相似，全都是紫膛面皮，兩道濃眉，不怒而威。

萬舜水向前踏出了兩步，向兩人行禮，道：「參見兩位大俠。」

中條雙劍，霍氏兄弟，乃是天涯三絕的摯友，武功極高，行俠仗義，天下知名，萬舜水也見過不止一次了。兩人也一齊下了馬，道：「萬賢侄，你們可曾見過鳳七姑這魔頭？」

萬舜水道：「沒有，我們本是約好在一處會齊，再來開封的，怎知五師弟六師弟，在陝甘道上就遇了害。」

蒙茵茵忙道：「二師哥，你不也是從那條路來的麼？鳳七姑未曾找你？」

萬舜水苦笑道：「或許我啓程較早，在我們各人相會之後，久候三師弟，沿途

找了上去一看，却發現他已慘死，手中還捏着鳳七姑的獨門暗器！接着，我們連夜趕路，五騎四奔，四師弟也遭了暗算！」

萬舜水雖然講得十分簡單，但是整件事，實是恐怖詭異，是以蒙茵茵的神色劇變，道：「鳳七姑……她竟未曾現過身麼？」

萬舜水道：「我們未曾見到她。」

蒙茵茵回頭，向霍氏雙劍道：「兩位大俠，我們快去找八師哥他們！」

霍氏雙劍道：「說得是，萬賢侄，你可先到開封府去，去和令師說明，鳳七姑女魔頭來勢如此之兇，只怕絕不是針對你們，而是針對令師的，定然要令他先有一個準備才好！」

萬舜水忙道：「你們三人前去，可能遇到鳳七姑，我在一起，多一個幫手也是好的。」

霍氏雙劍道：「不必了，不但你先回去，茵茵，我們看，你也是先跟萬賢侄回去的好。」

蒙茵茵頓足道：「不，我要先去見八師哥！」

霍氏雙劍道：「那你可得聽我們的話，不能亂來！」蒙茵茵忙道：「自然，我什麼時候，不聽兩位叔叔的話過？」

蒙茵茵想是淘氣得出了名的，是以霍氏雙劍在聽得蒙茵茵那樣說法之後，面上頗有啼笑皆非的神情，齊聲道：「那樣就最好。」

蒙茵茵已忙不迭翻身上馬，策馬向前馳去，霍氏雙劍吩咐萬舜水道：「你快回開封去，路上切莫躭擱，這事非同小可！」

他們唯恐茵茵有失，翻身上馬，便追了上去。

萬舜水等他們三人全馳遠了，才上了馬，向相反的方向馳了開去。

蒙茵茵馳在最前，萬舜水的話，令得她心頭怦怦亂跳，她八個師哥，竟死了四個！這可以說是她一生之中，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大事。

而她最關心的是：八師哥陸鷹揚怎麼樣了？

陸鷹揚和她，年紀相仿，是她在八個師哥中最講得來的一個。當陸鷹揚才一投入三絕派之際，蒙茵茵還只不過覺得和陸鷹揚在一起玩耍，最是開心而已。但是漸漸地，只要一見陸鷹揚，她心中便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高興，當她父親說要陸鷹揚在

江湖上走動，以增閱歷之際，她曾磨着她父親，要她父親准她和陸鷹揚一起在江湖上走動。

但是她父親別的事都答應了她，唯獨這件事，却是堅決不許。

而直到前兩天，她才知道父親心中早已有了打算，她父親天涯三絕蒙威，是準備在他六十壽辰，高朋雲集之際，當衆宣佈她和陸鷹揚的婚事，同時，也將掌門之位，傳給陸鷹揚！

將掌門之位傳給最少的弟子，這多少有點不正常，但是蒙威將蒙茵茵珍逾自己的性命，那是衆人皆知的，他一面宣佈陸鷹揚和蒙茵茵之間的婚事，同時宣佈陸鷹揚是三絕派的掌門，那等於是將三絕派的掌門人之位，傳給了蒙茵茵而已！

三絕派是蒙威一手創立的，他要將掌門之位傳給什麼人都可以，旁人自然也不能多說什麼的。

當蒙茵茵知道她的父親有了那樣的打算之後，她恨不得陸鷹揚立時就飛到她的面前來，所以，當她聽說出了事之後，說什麼也要跟着霍氏雙劍出來看個究竟。

而如今，當她知道事情竟是如此嚴重之際，她更想快一點見到陸鷹揚了，她將

馬策得飛快，霍氏雙劍，緊緊地追在她的後面，也只是堪堪跟得上而已！

蒙茵茵放着馬，一口氣放出了三五十里，才漸漸慢了下來，霍氏雙劍趕了上來，蒙茵茵着急道：「兩位叔叔，何以還未見到他們？」

霍氏雙劍皺起了雙眉，道：「據萬賢臣說，他是昨天晚上和他們分手的，他趕了一夜的路，少說也趕出了百來里，我們怎能那麼快——」

他們才講到這裏，蒙茵茵一縱身，站到了馬鞍之上，以手遮額，向前看去，只聽得她疾叫道：「霍叔叔，你們看，他們來了！」

蒙茵茵一面叫着，一面便抖着韁繩，馬兒向前直奔了出去，她人仍然站在馬鞍之上，好在她不但武功根底極深，騎術更是極精，不虞有失。

霍氏雙劍也已聽到有馬蹄聲傳了過來，他們也拍馬追了上去。

蒙茵茵站在馬背上向前望去時，已看到兩匹馬並轡向前馳來，她只看到那兩匹馬中，有一匹馬上，騎的是她大師兄司徒洪。

在司徒洪身邊的那個人，却低着頭，一時之間，也看不淸他是什麼人，蒙茵茵心中一凜，知道一夜之間，又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了，是以她站在馬背上，便策馬

向前直迎了上去。

半里許距離，轉眼就到，蒙茵茵在馬上叫道：「大師哥！大師哥！」

那向前來的，正是司徒洪和陸鷹揚兩人，他們兩人都聽到了蒙茵茵的叫喚，兩人全是一呆，司徒洪連忙勒住了韁繩，負着陸鷹揚的那匹馬，也自然而然停了下來。

他們兩人才一停下，蒙茵茵已旋風也似趕到，一到了近前，她身形掠起，「呼」地掠過了馬頭，落在司徒洪的面前，道：「大師哥，怎麼只有——」她本來是想說「怎麼只有你一個人」的。但是，她一面講，一面向司徒洪身邊的那人看去，一看之下，她不禁整個人都呆住了！

那是陸鷹揚！

雖然此際陸鷹揚的頭髮髻散亂，面無人色，但是蒙茵茵還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，那是陸鷹揚。

陸鷹揚像是全然未曾看到她一樣，低着頭，一動也不動。

蒙茵茵實在呆住了，她實是沒有法子想到，那是爲了什麼！

她在和司徒洪講話突然住了口之後，立時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八師哥，你——」

她只叫了四個字，又發現陸鷹揚的雙手，原來是被反縛着的！

她又是一震，一步跨向前去，連聲道：「八師哥，你作什麼？」一面問，一面又轉過身來，道：「大師哥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，你說，你說！」

蒙茵茵的突然出現，對司徒洪來說，已是一件意外之極的事情。而蒙茵茵和陸鷹揚要好，他們師兄弟之間，是無人不知的，是以司徒洪更是難以啓齒。

等到蒙茵茵連連頓足，逼問究竟時，司徒洪才道：「小師妹，這事說來話長，你暫時還是別問的好！」

蒙茵茵雙眉一揚，正待說什麼間，霍氏雙劍，也已然趕到，他們兩人一到，看到了陸鷹揚這樣的情形，也不禁大驚，齊聲問道：「司徒賢侄，什麼事？」

司徒洪一見是中條雙劍，忙滾下馬來行禮，道：「兩位前輩，我們師兄弟八人，已離奇死了五個人！」

霍氏兄弟和蒙茵茵一齊驚呼，蒙茵茵急道：「五個？我們晨間遇到萬師哥，他說是四個遇了害，他是和你們三個……啊，七師哥他……」

蒙茵茵講到這裏，實在是再難講得下去！

她三絕門威鎮江湖，平時在江湖道上走動，一提是三絕門中的弟子，武林中黑白兩道，誰不尊敬禮讓幾分？可是如今，同門師兄弟在幾天之內，便死了五個！三絕門弟子，突然之間有五個離奇斃命，那可以說是一件轟動天下的大事。而這樣的大事，就發生在蒙茵茵的身邊，蒙茵茵自然更覺得震驚！

中條雙劍雖然見多識廣，但是聽得司徒洪說昨晚又折了孫貴，他們兩人，也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，道：「敵人露面了麼？」

司徒洪只覺得心頭沉重無比，他向陸鷹揚望了一眼，搖了搖頭。

蒙茵茵手臂一振，「颼」地一聲，長劍已然出鞘，她長劍一出鞘，就向緊縛着陸鷹揚手腕的韁繩削去，但，司徒洪也在此際大叫道：「小師妹，不可！」

蒙茵茵一揚雙眉，道：「爲什麼？大師哥，是你將八師哥縛起來的麼？你爲什麼要那樣？」

司徒洪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昨晚，七師弟遇害之後，我趕到他身邊，他還有一口氣，他掙扎着對我，講了一句話！」

蒙茵茵疾問道：「他講些什麼？」

司徒洪一字一頓，道：「他只說了五個字，道：『八師弟殺我』！」

司徒洪這句話一出口，蒙茵茵的臉色，「刷」地變了，立時道：「胡說！」

司徒洪忙道：「七師弟的確是那麼說，你不信可以問他，他也聽到的！」

司徒洪說着，向陸鷹揚指了一指，蒙茵茵立時急叫：「八師哥，你說，沒有那回事，你說！」

陸鷹揚一直低着頭，自蒙茵茵突然出現之後，他的身子一直在微微地發着抖，他的心中，也難過到了極點，他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，他只覺得腦中嗡嗡直響，整個人像是要炸裂了開來一樣，直到蒙茵茵那樣問他，他才喘着氣，道：「師妹，七師哥臨死時，的確那樣說，可是我沒有，師妹，我沒有害七師哥！」

蒙茵茵忙道：「大師哥，你聽到沒有？八師哥怎麼會害七師哥？你就那樣就將他反縛了起來，也未免太過份一些了！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又將用劍尖去將陸鷹揚手腕上的韁繩挑斷，可是她劍才一伸出，「錚」地一聲響，斜刺裏突又有一柄長劍伸出，將她的長劍格了開去。

蒙茵茵陡地一驚，連忙回頭看去，只見出劍架開了自己的長劍，竟是霍氏雙劍中的兄長霍英！

蒙茵茵失聲叫道：「霍叔叔！」

霍英沉聲道：「茵茵，你未曾聽得你大師哥說麼？」如果他沒有下手，何以孫賢侄臨死之前，會說是他下的手？」

霍氏雙劍中的霍雄也道：「賢侄女，這事絕不能造次，定然要將他押回開封府去，交給令尊處置才對！」

到了這時候，蒙茵茵也覺得事情的嚴重，遠在自己的想像之上了！

她面色煞白，道：「爹，會怎麼樣處置？」

霍氏雙劍沉聲道：「孫賢侄臨死之前，既然有遺言，那麼他便……」

兩人講到這裏，一齊停了下來。

他們兩人雖然未曾講完，但是蒙茵茵却也可以知道他們兩人的意思了，他們是說，陸鷹揚只怕是百詞莫辯的了！

蒙茵茵連忙向司徒洪望去，道：「大師哥，他是絕不會那樣做的，你應該知

道，他是不會那樣做的！」

司徒洪苦笑着，道：「可是——」

蒙茵茵此際，心中亂到了極點，她本來是想要司徒洪同意她的話的。

但是司徒洪只講了兩個字，便停了下來，那顯然是不同意她的話了，顯然是以為害死孫貴的是陸鷹揚了！

蒙茵茵又立時想到，不但司徒洪那樣想，霍氏雙劍，也和司徒洪的想法一樣！也不但是他們三人那樣想，只怕任何人在知道了孫貴死前，有那樣的遺言的話，都會以為事情是陸鷹揚幹的，尤其是性如烈火，自己的父親！

只怕一見了自己的父親，司徒洪一將孫貴的遺言講出，陸鷹揚根本連分辯的機會也沒有，師父的巨掌，便已然擊向他的頭頂了！

蒙茵茵一想到這一點，不禁遍體生寒，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！

她也立即想到：她要救陸鷹揚，不能讓司徒洪帶陸鷹揚去見父親。因為她深深相信，陸鷹揚決計不是做那種事情的人！

但現在，她對任何人那樣講，都不會有人相信她的，她唯一救陸鷹揚的辦法

是——

當她的腦中，閃電也似掠過那個念頭之際，她陡地發出了一聲尖叫！

那一下尖叫聲，令得司徒洪和霍氏雙劍等三人，都爲之一呆。

而就在他們三人的一呆中，蒙茵茵長劍揮動，劍光閃耀，一劍分刺三人，已然向他們三人攻出！

若以劍術上的造詣而論，蒙茵茵的功夫，至多及得上司徒洪而已，是絕不會比得上名揚武林的霍氏雙劍的。可是蒙茵茵突然攻出了那一劍，他們三人一時之間，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！

他們三人都不還手，只是各自身形一閃，向後退了開去，而蒙茵茵刺出那一劍，目的也只是要將三人逼得向後退開去！

三人一退，她立時撤劍，身形拔起，已然躍上了陸鷹揚的那匹馬，左手一伸，又牽過了一匹空馬，反手一劍，拍在那馬的馬股上，馬兒負痛，向前疾竄了出去！

這一切，全是在電光石火之間，所發生的事。霍氏雙劍和司徒洪三人，雖然全是久歷江湖，但是事情發生得實在太突然，他們實在想不到蒙茵茵會有那樣驚人的

行動的！

是以，當他們定過神來時，蒙茵茵和陸鷹揚兩人，已然在七八丈開外了！

他們只聽得陸鷹揚用十分痛苦的聲音叫道：「師妹，你這樣反是在害我了！」

而蒙茵茵則在大聲道：「少廢話！」

就在這兩句工夫，他們已然奔出了十來丈，蒙茵茵好像還在講些什麼，但因爲距離漸遠，是以他們已然聽不到了！

司徒洪急叫道：「小師妹，快回來！」

他一面叫，一面也早已翻身上馬，霍氏雙劍各發出了一聲長嘯，身形雙雙掠過，三匹駿馬立時馬蹄翻飛，向前疾追了出去，路面上，由於馬蹄下得急，塵土揚起老高來，司徒洪和霍氏雙劍，追出了里許，前面塵土也揚得老高，仍可以看到陸鷹揚和蒙茵茵，也可以看到蒙茵茵已躍到了另一匹馬上，以免兩人共騎，減慢了去勢。

相隔只不過大半里，如果他們三人一個勁兒趕下去，是一定可以追得上的，可是也就在這時，突然在他們前面不遠處的一條岔路上，一頭驢子，上面騎着一個女

人，快步跑了出來。

那驢子跑到了路中央，竟然打橫停了下來，攔住了他們三人的去路！

這條道兒雖然不止一頭驢子那麼闊，但是他們都是在道中心飛馳的，突然之間，前面有一頭驢子攔住了去路，他們三人却大是狼狽，司徒洪發出了一聲大喝，道：「快讓開！」

驢子上的那女人抬起頭來，愛理不理，望了司徒洪一眼，却一點也沒有讓開的意思。司徒洪急忙一提韁繩，拉過了馬頭，在那頭驢子旁邊，掠了過去。

司徒洪的騎術，也算得精湛的了，但是那女人却存心生事，就在司徒洪的馬兒在路旁掠過之際，只見她伸手在驢股上用力一拍。

隨着她拍在驢股上所發出的那「拍」地一聲響，那驢兒的後腿，突然向後疾踢而出，却不偏不倚，正好踢在馬腿之上！

馬的腿最脆，最容易斷折，驢脚一脚踢了上去，馬腿立時斷折，那馬兒慘叫了一聲，向旁便倒，司徒洪大吃一驚，趕緊一提氣，飛身而起，險險沒有被馬的身子，壓倒在地上！

司徒洪拔身而起之後，不禁大怒，可是這時，他却實在沒有時間去和那女人多交涉，他忙待向前掠出之際，却聽得那女人叫道：「喂，你慢走！」

司徒洪陡地站定，他揚聲叫道：「兩位前輩，快去追他們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霍氏雙劍正從路旁向前奔去，但是那女人突然一揚手，「嗤嗤」兩聲響，兩枚小石子，向前疾飛而出，那兩枚小石子的去勢，十分勁疾，「拍拍」兩聲響過處，已將那兩匹馬的馬腿，一齊打斷！

霍氏雙劍自馬背上飛身而下，再加上司徒洪，三人已成鼎足之勢，將那女人圍在中間。

他們經過那一躭擱，前面陸鷹揚和蒙茵茵兩人，也早已看不到了，霍氏雙劍久歷江湖，心知那女人突然出現，分明是故意阻止自己去追前面兩人的，這事十分蹊蹺，反正就算立時再去追陸鷹揚和蒙茵茵，沒有牲口，也是追不上的了，不如將事情弄明白了再說！

他們兩人手按在劍柄之上，蓄勢待發，但是那女人却連瞧也不向他們瞧一眼，只是伸手向司徒洪一指，冷冷地道：「喂，你仗誰的勢子，在路上橫衝直撞，驚着

了我的驢兒，你拿什麼來賠？」

司徒洪聽得那女人這樣講法，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，他在江湖上闖蕩，也非止一日了，却是從來也未曾見過如此不講理的人！

他心中大怒，反手已握住了劍柄，「錚」地一聲，將劍拔出了三五寸來。

如果對方不是女人的話，他一定絕不會有絲毫猶豫，早已長劍出鞘，一劍攻出了！

可是對方却是一個女人，而且神情十分詫異，這令得他不能不有所忌憚，是以只將劍拔出了三五寸，便住了手，沉聲道：「尊駕有意生事，却是何意？」

那女子「格格」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本來，我倒沒有什麼意思，但是你不是已準備拔劍出鞘了麼，那好，要兩手我瞧瞧！」

那女子的口氣，十分之大，司徒洪實是沉不住氣了，他抬頭向霍氏雙劍望去，只見霍氏兄弟兩人，一齊點頭，示意他出手。

司徒洪手臂再一抖，長劍已全然抖出了鞘，劍身一顫，一招「天瑞降雪」，抖出了六朵劍花，一齊向前疾刺了出去。

他劍招一發，已然將驢身上那女子的身子，盡皆罩在劍光之內！看來，只要他劍招一老，那女子是萬萬逃不過去的了！司徒洪已不是存心想傷那女子，但是他却至少也想將那女子自驢背上逼了下來。

可是，就在劍花朵朵，將那女子的全身，盡皆罩住之際，只聽得「錚錚錚錚」，響了六下，司徒洪手中的長劍，連顫了六顫，那六顫的力道，一下大似一下，到了第六下，司徒洪只覺得一股大力，直衝向手心，五指不由自主一鬆，那柄長劍再也拿捏不穩，「颼」地一聲響，直飛向半空之中！

劍光閃閃，向半空之中直飛了上去，司徒洪大驚失色，向後疾退而出，那女子「格格」笑道：「三絕派門人，一代不如一代了啊！」

司徒洪的長劍，在飛高了兩三丈之後，已然向下落來，「刷」地一聲，插進了地中。

司徒洪一照面便失了手中的長劍，更令得他心中吃驚的是，連那女子是怎樣出手的，他也未曾看清，可知對方的武功，遠在他之上！

就在這時，霍氏雙劍也從震駭之中，定過神來，兩人動作一致，只聽得「錚

拔」兩聲響，兩柄長劍一齊出手，他們兩人的劍招，奇特之極，兩柄長劍交疊在一起，成了一個十字，一齊向前推出！

但是，當他們雙劍推到了離那女子的胸前，只有尺許之際，他們却突然止住了雙劍的去勢，齊聲喝道：「尊駕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那女子冷冷地向就在她胸前的兩柄鋒利之極的長劍，望了一眼，道：「我麼？幾年之前，我的名頭也很響亮，現在，只怕我講出來，你們也不知道了。」

霍氏雙劍心中陡地一動，失聲道：「你是——」可是他們只講了兩個字，那女子便已然道：「我是鳳七姑！」

她「鳳七姑」三字，才一出口，霍氏雙劍各自一聲長嘯，架成了「十」字的雙劍，便向前疾送而出！

但是，也就在此際，鳳七姑的身子突然向後一仰，變得整個人都睡在驢背之上，霍氏兄弟的雙劍，在她的胸前，臉上，疾掠而出！

而就在雙劍向前送出之際，那女子口中「得兒」一聲，那頭驢子也已撒開四蹄，向前奔了出去。

霍氏兄弟一招不中，身形雙雙向前疾掠而起，趕了上去。

那時，鳳七姑也已從驢背上翻身坐起，只見她手揚處，「嗤嗤嗤嗤」四下響，四道銀光，電也似疾，分射霍英霍雄兩人。

霍氏兄弟不得不回劍相格，將那四道銀光，格擋了開去，只見四柄小劍，一齊落下地來。

而那頭灰驢，去勢十分之快，轉眼之間，已到了五六丈開外處，霍氏兄弟再想向前追去，驢兒的去勢，越來越快，轉眼間，也只見塵埃了！

司徒洪大踏步趕了過去，先將自己的長劍，從地上拔了出來，然後，他注定在那落在地上的四柄小劍之上，他突然走過去，拾起了一柄小劍來。

霍英忙道：「司徒師侄，可是你們同門，每一人遇害，都有這樣的小劍留下麼？」

司徒洪伸手入懷，取出了另一柄銀光閃閃的小劍來，一齊放在手掌心上，伸出手去，道：「兩位請看。」

霍氏兄弟一齊定睛看去，不禁各自發出了「啊」地一聲！

那兩柄小劍，是大不相同的，自地上拾起來的那柄，長出半寸，銀光燦然，在劍柄上，用銀絲盤出的鳳兒，也是栩栩如生！

而且，在鳳眼之上，鑲着一顆血也似的紅寶石，兩面都有。

而自司徒洪懷中取出來的那一柄小劍，却粗糙得多！

霍英抬起頭來，道：「司徒賢侄，這……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司徒洪苦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但這一柄……却是從四師弟的腦戶穴中拔出來，四師弟便是在黑夜疾馳之中，死在兩柄這樣的小劍之下的！」

霍氏兄弟互望了一眼，道：「如此看來，司徒賢侄，一直在害人的，絕不是鳳七姑？」

司徒洪陡地吸了一口涼氣，道：「難道……難道全是陸師弟做的事？」

霍氏兄弟也感到全身都像浸在冷水中一樣，那不僅為了他們幾乎是看着陸鷹揚長大的，而且，陸鷹揚現在還和蒙茵茵在一起！

如果他是一個如此冷血的殺人者，和蒙茵茵在一起，那簡直是不堪設想的事！

他們都知道現在需要做的是什麼，他們要盡快追上去，追到蒙茵茵和陸鷹揚兩

人！他們的牲口，都傷在鳳七姑手下，不能再騎了，他們各自展開輕功，向前疾掠而去！

蒙茵茵一手兼拉着兩匹馬的韁繩，向前疾馳着。由於馬兒向前的去勢，實在太快，是以陸鷹揚好幾次從馬背上跌了下來。

陸鷹揚的雙手仍然被反縛着，蒙茵茵唯恐司徒洪他們追了上來，是以根本沒有時間用劍將他手腕上的韁繩削斷，她只是大聲叫道：「伏下來！伏下來！」

陸鷹揚依言伏在馬背之上，轉眼之間，便已奔出了兩三里，兩人一齊轉進了一條岔路，又向前奔出了七八里，到了一大片密林之中，蒙茵茵才停了下來。

她長劍挑動，將陸鷹揚手腕上的韁繩削斷，陸鷹揚苦着臉，搓着被韁繩勒得發紅的手腕，道：「師妹，你這樣子……唉……怎麼辦？」

蒙茵茵回頭看了看，不見有人追上來，她略為放心了些，但是她卻知道，司徒洪和霍氏雙劍，不會離得自己太遠，現在還全然不是停下來講話的時候。

是以她一拉陸鷹揚，道：「現在只好見一步走一步，慢慢再說，快，我們再向前去！」

她長劍在那兩匹馬上，疾拍了兩下，將兩匹馬趕出了林子，她則拉着陸鷹揚，向林子深處，疾奔了出去，穿出了林子，來到了一個山坳中，這才停了下來。

陸鷹揚喘着氣，道：「師妹，你難道相信……是我害了七師哥？」

蒙茵茵瞪着眼道：「廢話，要是我以爲你害了七師哥，我會帶你逃走麼？」

陸鷹揚急得頓足，道：「師妹，你我這樣一逃，七師哥不是我殺，也變得是我殺的了，我如何還能辯得清，唉，我如何還能洗得清？」

蒙茵茵一生之中，也從來未曾遭遇到那樣的大事過，她心中本來已急得可以，再給陸鷹揚一埋怨，更是急得團團亂轉，心中又生氣，大聲道：「你本來辯得清麼？七師哥臨死之際，既然說是你殺的，你有什麼法子可以洗得清，你說！」

陸鷹揚滿頭大汗，張大了口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，蒙茵茵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由此可知你是洗不清的了，爹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，你若是回到了開封府，見到了爹，他會容你分辯麼？」

陸鷹揚本就不是什麼有主意的人，此際更是面如土色，聲音發顫，道：「師妹，那我們……怎麼辦？」

蒙茵茵心中也是一無主意，但是她看到陸鷹揚那種樣子，却不得不反而要安慰陸鷹揚，她道：「現在我們只好走一步看一步，反正……反正七師哥若不是你殺的，總有人下的手，只要找到了眞兇，那你就淸白了。」

陸鷹揚忽然抓住了蒙茵茵的手，道：「師妹，只有你一個人相信我沒有做那樣事，你待我太好了！」蒙茵茵活到那麼大，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煩惱，可是一下子却遇到了那樣的大煩惱，而且陸鷹揚又不是什麼有主意的人。如果陸鷹揚是有主意的人，那麼她至少可以伏在陸鷹揚的肩上，大哭一場，而不必像現在那樣，反而要來安慰陸鷹揚了！

當下她苦笑，道：「現在說這種話——」

她才講到這裏，忽然住了口，她一住口，陸鷹揚也失聲道：「有人來了！」眞有人來了，就在他們身邊兩三丈處，草叢中有人聲傳了出來，蒙茵茵忙將陸鷹揚一推，推向一個洞口全是山籐蘿蔓的山洞之中，低聲道：「你先躲起來別動！」

陸鷹揚忙在那淺窄的山洞中伏了下來，而他才一伏下，一個人却自不遠處的草

叢之中，長身而起！

蒙茵茵退出了一步，背對住山洞，心中緊張到了極點，手中的長劍，也已對準了前面。可是當她一看清自草叢中長身而起的那人時，她不禁陡地一呆，道：「二師哥，是你！」

那人自草叢中，大踏步地走了出來，却不是別人，正是天涯三絕蒙威的二弟子萬舜水！

萬舜水向前走來，蒙茵茵一見到是萬舜水，心中便已鬆了一鬆，但是她隨即想道，萬舜水可能已見到過司徒洪的了，是以又緊張了起來。

她問道：「二師哥，你見過大師哥了？」

萬舜水搖着頭，道：「沒有啊！」

蒙茵茵鬆了一口氣，又問道：「你不是到開封府去了麼？何以會在這裏的？」

萬舜水笑着，道：「我還有一些事情未了，是以要來，等這件事完了之後，小師妹，我自然會和你一齊回開封府去拜見師父的。」

蒙茵茵聽他說得蹊蹺，忙問道：「二師哥，什麼事？」

萬舜水一字一頓，道：「三絕派門中，出了十惡不赦的人，小師妹，你是知道的了？」

蒙茵茵陡地一怔，面色爲之劇變，勉强笑道：「二師哥，我……我不知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萬舜水道：「有人殺了七師弟，七師弟臨死之前，親口說出兇手是誰，你難道還不知道麼？」

他最後一句話，乃是疾聲喝出來的，蒙茵茵本就心中發虛，唯恐萬舜水已知道了這件事，此際聽得萬舜水大聲一喝，更是大吃了一驚，不由自主，向後連退了三步！

而就在她才一後退之際，只聽得萬舜水又是一聲暴喝，道：「逆徒拿命來！」

隨着那一聲巨喝，他反手一劍「颼」地便向那山洞之中，刺了過去！

那一下變化，更是大大出乎蒙茵茵的意料之外，蒙茵茵一聲尖叫，道：「二師哥，不關他的事，七師哥不是他害死的——」

然而，蒙茵茵的尖叫聲，叫到這裏，便陡地停了下來！

因爲萬舜水的那一劍，去勢快絕，電光石火之間，他的長劍，便已刺進了山洞，而那山洞的洞口，滿是籐蘿，本來也看不清他那一劍，是不是刺中了躲在山洞中的陸鷹揚的。

而蒙茵茵此際，突然住了口，並不是因爲萬舜水刺出那一劍，而是萬舜水已然縮回了劍來！

萬舜水的長劍，自山洞中縮了回來，鮮血順着他的劍尖往下流，而洞中也有一股血泉，疾噴了出來！

蒙茵茵一看到那樣情形，整個人都呆住了，利那之間，她只覺得自己並不是站在地上，而是跌在雲上一樣，雙脚都軟綿綿地，接着，她眼前天旋地轉起來，她發出了一聲大叫，身子向後便倒！

就在她將要倒地之際，萬舜水提着劍，一個箭步，趕向前來，將她扶住。

蒙茵茵想要掙扎開去，可是她全身乏力，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，她只是叫道：「別碰我，滾開去！」萬舜水道：「師妹，你怎麼啦？他狠心狗肺，殺害同門，這樣的人，怎能留在世上？留他在世上，只有使他多害人，你千萬別看他對你，甜言

蜜語，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，他就對你下了毒手！」

蒙茵茵急速地喘着氣，她實是沒有勇氣向那山洞再多看一眼。

這時，已沒有血泉自山洞中噴出來了，但是還是有鮮血自洞口汩汩地流出來，鮮血曾噴在洞口的籐蘿上，這時也一滴一滴地向下跌着。

蒙茵茵心頭一陣陣劇痛，眼前也是陣陣發黑，她的聲音在突然之間，變得如此之嘶啞，她想哭，可是却哭不出來，只聽得她叫道：「八師哥，我……害了你了！」

萬舜水忙又道：「師妹，他是死有餘辜，看來他不止害了七師弟，幾個同門，全是他害死的！」

蒙茵茵用力一掙，掙開了萬舜水，可是她的身子，却是搖搖晃晃，站立不穩，只聽得她尖聲叫道：「他爲什麼要害人？爲什麼？」

萬舜水道：「誰知道，這種壞人要做起壞事來，可能根本不爲什麼？」

蒙茵茵的心中，哀痛之極，她在那樣的情形下，根本不能好好地將整件事想一想，可是，她的心中却突然一亮，想起一件事來。

她陡地一挺身子，叫道：「二師哥！」

萬舜水忙道：「小師妹，你可是想通了？正邪不能兩立，我實是不能不殺他的！」

蒙茵茵嘿嘿地冷笑着，道：「我不是想通了，而是有一件事想不通，所以要問你。」

萬舜水訝道：「什麼事啊，師妹只管說。」

蒙茵茵一字一頓，道：「你說未曾見過大師哥他們，那你何以知道七師哥死了？又何以知道七師哥臨死之前，說了些什麼？」

萬舜水一直是笑嘻嘻地望着蒙茵茵的，可是蒙茵茵這幾句話一出口，萬舜水的臉色，陡地變了，道：「啊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

蒙茵茵已然漸漸地鎮定了下來，她已不像剛才那樣亂了，她越想越覺得可疑，而且，萬舜水此際的神態，也實在太令人起疑了！

是以，她立時又道：「你說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萬舜水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是躲在一邊，聽你們兩人交談，所以才知道的。」

他那樣一講，頓時理直氣壯起來，又道：「小師妹，我們快去告訴師父，說奸人已伏誅了！」

他雖然那樣說，但是總還有些氣虛，是以不住地拿眼瞧着蒙茵茵。蒙茵茵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和我們分手時，說好是回開封去的，何以不到開封去，却會在這裏？而且，你若是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你見到了我們，何必鬼鬼祟祟地躲起來？爲什麼不立時出來，和我們見面？」

萬舜水的面色比剛才更難看了，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師妹，你……你不住那樣問我，是什麼意思？」蒙茵茵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萬師哥，我思疑這一切事，都和你有關，是你在暗中搗鬼！」

萬舜水整個人疾跳了起來，道：「師妹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因爲我殺了陸鷹揚，所以對我心中懷恨，才那樣——」

他才講到這裏，突然左手向蒙茵茵身後一指，道：「咦，你看！」

蒙茵茵一呆，自然而然轉過身看去，可是她身後却什麼東西也沒有。而就在此際，萬舜水長劍抖動，一劍已直取她的背心！

萬舜水那一劍，還是用陰力發出的，劍出之際，一點聲息也沒有，蒙茵茵一看到自己身後什麼也沒有，心中陡地一凜間，已知不妙，她總算見機得十分之快，身子陡地向前竄去！

幸而她這一竄，竄得十分及時，萬舜水那一劍，刺到了離她背後還有尺許處，劍勢已盡！而蒙茵茵也已疾轉過身來。

但是蒙茵茵才一轉過身來，萬舜水的第二劍又已刺到，這一劍出得更狠，竟是直向蒙茵茵的面門疾刺而至的。蒙茵茵急忙一低頭，「刷」地一聲，長劍刺進了她的髮髻之中！

蒙茵茵嚇得冷汗直淋，她知道自己絕不能死在萬舜水的劍下，要不然，陸鷹揚不但白死，而且死了之後，還要蒙受汚名！

蒙茵茵的身子，陡地向後翻了出去，也就在她的身子向後翻出之際，萬舜水的劍鋒，已順着她的頭頂，滑了下來，將她的髮髻，削去了一半。

蒙茵茵頭上的長髮，一齊散了下來，這時候，她也已勉力翻出了六七尺，而且手一探，長劍也已探在手中。

一握了長劍在手，蒙茵茵的膽子頓時大了許多，因為平時她和萬舜水練武過招，心知自己足堪和萬舜水打一個平手的。

而她也知道，霍氏兄弟和大師兄司徒洪正在追趕她，只要支持到他們三人一來，那就夠了！

是以蒙茵茵長劍一出鞘，劍尖前指，先抖出了幾朵劍花，將萬舜水的攻勢，阻了一阻。一劍刺出之後，她身形也立時挺立了起來。

這時，萬舜水倏地收回了長劍，陡地一個轉身，向外便竄，蒙茵茵一見萬舜水突然要走，她如何肯放他離去？立時一聲嬌叱，道：「別走！」

隨着那一聲嬌叱，她身形一矮，一劍接着刺了出去。

却不料就在那一劍刺出之際，萬舜水右手向後一揚，四道銀光，向蒙茵茵電射而至！

他特地轉身向前逃走，引蒙茵茵一劍向他刺出，他却就在那時，向蒙茵茵發出了四枚暗器，那四枚暗器，正是四柄銀光閃閃的小劍！

蒙茵茵一劍平刺而出，上盤和下盤都是空隙，而萬舜水的心地，着實歹毒，他

那四枚暗器，就是兩枚射蒙茵茵上盤，而兩枚射她下盤的！

蒙茵茵突然之間看到暗器射到，心中不禁大驚，她父親號稱天涯三絕，那三絕誰都知道第一絕是劍，很多人都知道其中必有一絕是暗器的。却不知天涯三絕最恨暗器，他門下弟子，是從來也不准習暗器的。

是以蒙茵茵在突然之間，看到她二師兄竟然射出了四枚暗器來，心中的吃驚程度，實是難以形容，急忙揮劍去格時，「叮叮」兩聲響，將奔向她上盤的兩枚小劍，格了開去！

但是另外兩枚射向她下盤的小劍，却已在此同時，射中了她的雙腿，那兩枚小劍的去勢，十分勁疾，一齊陷進了她的腿中，直沒至柄！

蒙茵茵只覺得雙腿一麻，再也站立不穩，身子一側，便已跌倒在地！

蒙茵茵在才一向地上倒去之際，心中的吃驚，實是難以形容，她奮力想站起來，可是却已在所不能，她一抖手將手中的長劍，向前直拋了出去！

可是，她長劍的去勢雖急，萬舜水揮劍一格，便已將長劍擋了開去。

他一擋開了蒙茵茵的長劍，便一個起伏，來到了蒙茵茵的身前，發出了一個奸

笑，道：「小師妹，眞是可惜，本來我是不想害你的，在我計劃之中，等我成了三絕派的掌門之後，我們還可以結爲夫婦，但是現在既然已被你識破了我的機密，也就說不得了！」

他話一說完，五指一鬆，長劍向下略沉了一沉，但是隨即反手握住了劍柄，用力一劍，便向蒙茵茵的咽喉，疾插而下！

蒙茵茵雙腿皆被暗器射中，身子倒在地上，長劍也已脫手，可以說全然沒有抵抗的能力了，她只得用力一滾，向旁滾了開去，勉力避開了萬舜水的那一劍。

同時，蒙茵茵張口大叫道：「大師哥！」

萬舜水一劍不中，聽得蒙茵茵張口大叫，心中更是暴怒，一步趕向前去，「颼」地一聲，第二劍又已刺出，蒙茵茵一面大叫，一面在翻身避開之際，雙手已捧了一塊大石在手，就在萬舜水第二劍刺出之際，她將那塊大石，用力向劍尖砸了過去。

只聽得「錚」地一聲響，萬舜水的第二劍，正刺在那塊大石之上。

那一劍的力道十分之强，隨着「錚」地一聲響，爆出了一串火花來。

蒙茵茵一砸出了大石，立時又向旁滾了開去。

這時，她中了暗器的雙腿，已然麻木不堪，滾動之際，也已是十分不便，蒙茵茵急得撕心裂肺地叫道：「大師哥——」

可是她那一下呼叫聲才出口，萬舜水身形疾掠而起，形如飛隼，自上而下，連人帶劍，已疾如流星也似，疾攻了下來！

那一劍，萬舜水是身在半空之中，向下刺來的，劍光顫動，方圓丈許之內，全在他劍影的籠罩之下，看來蒙茵茵的身子，就算滾動得再快，也是避不過去的了，蒙茵茵眞氣運轉，又大叫道：「大師哥！」

然而，她那一聲「大師哥」才叫出口，萬舜水的長劍，已然自上而下，疾刺了下來，劍光閃耀，連眼也睜不出來，蒙茵茵的心中，倏地一涼，暗叫道：完了！

但是，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，只見兩條人影，斜刺裏疾如流星，竄了過來。那兩人手中的長劍，交叉搭成了一個「十」字。他們兩人是貼地飛來的，兩柄長劍，在蒙茵茵的臉上，只不過寸許處「颼」地一掠過，蒙茵茵甚至可以感到劍身上所發出的那一股寒意！

然後，只聽得「錚」地一聲響，一串火花爆了出來，紛紛落在蒙茵茵的臉上！

在那一剎間，蒙茵茵根本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，但是她卻可以知道一點，那便是：已有人來救她了，她不致於死在萬舜水的劍下了！

她不致於死在萬舜水的劍下，那眞正只是生死一線的事，因爲當那兩柄長劍，突然在蒙茵茵的面門之上掠過，將萬舜水的長劍架住之際，萬舜水長劍的劍尖，離蒙茵茵的咽喉，只不過幾分而已！蒙茵茵的喉際，甚至因爲萬舜水的長劍直指了下來，而感到了一股異樣的痲癢之感！

然則，那只是電光石火，一剎那之間的事，緊接着，那兩柄交叉搭成十字的長劍，向上一抬，又是「錚」地一聲響，萬舜水手中的長劍，立時把捏不穩，「颼」地向天上飛了出去！

而在蒙茵茵千鈞一髮，生死一線之際趕到的兩人，本來幾乎是伏在地上的，隨着長劍的一振，兩人身形也挺立了起來。

到了這時候，蒙茵茵自然也看清，那兩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霍氏雙劍！

萬舜水在長劍一被霍氏雙劍架住時，他面色便變得比紙還白，身形一閃，便向

後退去。

霍英、霍雄兩人才一站了起來，兩柄長劍，仍然搭在一起，如影附形，跟着追了出去，將萬舜水逼近了山崖。此際，司徒洪也已趕到了！

司徒洪一到，便將蒙茵茵扶了起來，連聲道：「小師妹，怎麼一回事？」

蒙茵茵剛才實在驚駭過甚，連放聲大哭的機會也沒有。這時，她已轉危爲安了，痛定思痛，司徒洪才在問，她便「哇」地一聲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司徒洪一低頭，也看到了她雙腿上所中的小劍，連忙伸手將之拔了出來，又封住了傷口附近的穴道，然後才抬頭向萬舜水看去。

萬舜水已被霍氏雙劍逼到了山崖邊上，雙劍交叉，叉住了他的頸際，他一動也不能動了！

蒙茵茵一面哭，一面道：「大師哥，全是他，全是他幹的事，我們逃到這裏，他便尾隨在我們之後，他突然現身，殺死了陸師哥……」

蒙茵茵講到這裏，心頭一陣劇痛，幾乎上氣不接下氣，司徒洪瞪着萬舜水，眼中冒出火來，厲聲道：「那不是八師弟幹的事？」

蒙茵茵哭道：「我早說不是他，可是你們不信，一定是七師哥黑暗中看不清人，是他和你們分手之後，再折回來殺人的，就像他和我們分手之後，說是回開封去，但是却又跟在我們後面一樣！」

司徒洪刷地站了起來，罵道：「萬舜水，是不是？」

萬舜水這時，已然面無人色，事情已到了這一地步，他還有什麼好辯說的？司徒洪氣得身子不住發抖，他是一個君子人，他再也想不到和自己同門習藝，已將近十年的萬舜水，會是一個如此心地狠毒，豬狗不如的邪惡小人！

他向前連衝出了幾步，手中的長劍，直指萬舜水的胸口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你……竟害死了那麼多同門，我要將你的心剜出來瞧瞧！」

他長劍陡地向前一伸，但是霍氏雙劍立時齊聲喝道：「司徒賢侄不可造次，現在也不必殺他，將他帶回開封去，令師自會處置！」

蒙茵茵則叫道：「大師哥，你扶我起來，我要殺他爲八師哥報仇！」

司徒洪强捺着心頭怒火，向後退了兩步，道：「八師弟的屍體何在？」

蒙茵茵還未曾開口，眼前已然一陣發黑，她抽噎了好一會，才伸手向那山洞一

指，道：「在……就在……那山洞之中。」

她伸手一指，司徒洪和霍氏雙劍，都一齊向那滿是山籐遮掩的洞口看去，却不料，就在他們向洞口望去之際，只見山洞之中，突然伸出了一雙其白如玉，十指纖纖的玉手來。

那一雙手的指甲，又長又尖，而且上面搽着血也似紅的鳳仙花汁，妖冶無匹。

這一雙手，一自山洞中伸出來，各人便都呆住了，緊接着，只見那一雙手，分開了山籐，一個女人從山洞中走了出來，一掠頭髮，笑道：「好啊，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，我們又見面了！」

那女人一現身，霍氏雙劍和司徒洪三人，都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失聲叫道：「鳳七姑！」

蒙茵茵一看到那山洞中竟會有人出來，她早已呆了，幾乎疑心是身在夢中。及至她聽到了「鳳七姑」三字，才陡地一震！

霍氏雙劍立時全神戒備，鳳七姑笑嘻嘻地向他們走了過去，來到了他們的面前。

霍氏兄弟的雙劍正叉住了萬舜水的頸際，這時鳳七姑向他們走來，他們鬆手不好，不鬆手也不好，顯得十分狼狽。

而鳳七姑一到了他們的面前，便笑着向萬舜水望了一眼，道：「你就是冒用我的暗器，殺害自己同門師兄弟的人，是不是？」

萬舜水本來已是面如土色，絕無生機的了，此際，他突然看到鳳七姑出現，心中又有了一線希望，忙道：「鳳前輩恕罪！」

鳳七姑「格格」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做的事，倒是很有出息的啊，想不到三絕派門下，居然還有你這樣的人才，難得，難得！」

霍英沉聲喝道：「鳳朋友，你若是要與天涯三絕爲敵，只管多管閒事！」

鳳七姑仍然笑着，道：「你們兩位也不好惹啊，可是我却覺得不怎麼公平，他一上來長劍就脫了手，手中沒有兵刃，怎會是你們的敵手？我認爲應該將他的兵刃還給他，因爲他至少還要再殺一個人！」

霍氏雙劍面色一變，齊聲喝道：「你——」

可是，他們兩人只講出了一個字，鳳七姑一聲叱喝，雙掌已一齊向他們兩人的

胸前推出！

那兩掌發得突然之極，霍氏雙劍的武功再高，急切之間，也是難以發劍相迎，是以只得身形一閃，向後疾退了出去！

他們兩人一退，鳳七姑身形滴溜溜一轉，轉到了萬舜水的身邊，足尖一挑，將萬舜水的長劍挑了起來，伸手接住，隨即交到了萬舜水的手中。

萬舜水一接了長劍在手，心中的高興，實是難以形容，立時道：「多謝前輩！」

鳳七姑「格格」笑着道：「不必客氣，你這等人，最合我心意，現在你長劍在手，又可以殺人了，對不？」

萬舜水心知自己的陰謀完全暴露，再想奪三絕派掌門之位，那是沒有可能的了，難得鳳七姑竟突然出現，自己怎可再錯過這個機會？

是以他立時道：「晚輩定然追隨前輩行事。」

霍氏雙劍厲聲道：「鳳七姑，你公然引誘別派叛徒，只怕會引起武林公憤！」

鳳七姑笑嘻嘻道：「你們若是不想他聽我命令行事，不妨來和我動動手啊！」

鳳七姑的態度十分輕鬆，但是霍氏兄弟的神態，却十分緊張！鳳七姑雖然已有多年未曾在江湖上走動，但是她威名猶在，霍氏雙劍都知道她的武功極高，就算兩人聯手，也未必是她的敵手！

鳳七姑笑着道：「你們不敢動手，那就難說了！」她一面說，一面伸手在萬舜水的肩頭上拍了拍，道：「你說聽我話的，現在替我去殺一個人！」

萬舜水朗聲道：「遵命，不知道殺誰？」

此際，有了鳳七姑的撐腰，萬舜水又趾高氣揚起來。鳳七姑緩緩地道：「我要你殺的人，是三絕派門下弟子！」

鳳七姑此言一出，司徒洪和蒙茵茵兩人的神色一變，霍氏雙劍也連忙護在他們兩人的身前。

可是，鳳七姑却又一字一頓地道：「這個人，姓萬，名舜水！」

所有的人全是一呆，萬舜水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呆了一呆問道：「鳳前輩，你說什麼？」

鳳七姑道：「我叫你去殺一個人，那人是三絕派弟子，叫萬舜水！」

萬舜水又是一呆，但是在那一剎間，他却明白了，他明白鳳七姑不但不是自己的靠山，反倒是自己的索命無常！他的身子索索地發着抖，道：「爲……什麼？」

鳳七姑笑道：「這個萬舜水，竟冒用我鳳七姑的暗器，你說他可該死？」

萬舜水道：「該……死。」

鳳七姑面色突然一沉道：「那你還不下手？」

鳳七姑笑嘻嘻的時候，十分妖冶，面色一沉間，却是極其駭人，萬舜水一聲怪叫，手中長劍揚了起來，一劍向鳳七姑刺出！

但鳳七姑像是早已料到他會有此一着一樣，陡地伸指一彈，「錚」地一聲，正彈在他的劍尖之上，將他的長劍，彈得整個橫了過來，陷進了他的頸際，疾噴而出，他整個頭，立時側向一邊，他身子砰地倒向後，死於非命了！

這剎那之間的變化，令得各人全都意外之極！

鳳七姑却又滿面笑容，道：「蒙姑娘，我有一樣好東西送給你，但你却要答應替我做一件事。」

蒙茵茵一怔，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鳳七姑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幾年前匿跡不出，早已痛改前非了，但如今江湖又盛傳我和三絕派作對，你要替我多闢謠才是。」

蒙茵茵道：「不是你做的事，自然不能算在你的帳上，武林中人不會不知。」

鳳七姑笑道：「那麼，我就將陸鷹揚送還給你，剛才他躲進洞來之際，我早已在洞中了，而這賊子的一劍，只不過刺中了洞中的一頭鹿兒而已，我點了陸鷹揚的穴道，這上下穴道只怕也解開了！」

蒙茵茵聽得鳳七姑那樣講法，張大了口，一點聲也發不出來，而鳳七姑一聲忽哨，召來了她的灰驢，翻身上驢，已然走了……

× × ×

霍氏雙劍自山洞中拉出了陸鷹揚，解了他的穴道，和司徒洪、蒙茵茵一起離開了那山坳。

山坳中只剩下了一個人，就是想將同門師兄弟全都殺死的萬舜水，但是他最後那一劍，卻令得他自己的頭顱，幾乎全都跌落了下來！

沒有人向他多看一眼，因為他的行徑實在太狠毒卑劣了！

（本篇完）

白痴劫

一塊石頭，中間結着一條草繩，草繩大約有六七尺長，另一端，繫在一枝棗樹的橫枝上，將石頭推一下，石頭就會盪來盪去，好幾十下，等到石頭慢下來的時候，再推一下，又可以來回盪幾十下。

就這樣的對着盪來盪去的石頭，白痴就可以消磨一個上午，一個下午，一整天。

事實上，他不知用這個方法消磨了多少天了，好像自從他第一天被人發現起，看到他的人，就一直只看到他怔怔地對着那塊盪來盪去的石頭發怔，口中發出一下接一下毫無意義的呼叫聲。

當鎮上的人，發現白痴的時候，棗樹的樹枝，還是光禿禿地，漸漸地，棗樹發芽了，伸葉了，開花了，直到現在，樹上已經結滿了纍纍的棗子，石頭還是那樣盪來盪去，白痴還是那樣，坐在棗樹前，口中發出莫名其妙的聲音，像是其樂無窮地注視着那塊石頭。

白痴才被人發現的時候，鎮上很熱鬧了一陣，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來的，每天都有人圍着他看看，也有好心人給他東西吃。有人給他食物，他就吃，沒有人給，

他就不吃，直到鎮上的小流氓阿四，作了一次試驗之後，鎮上的所有人，對白痴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白痴這件事，就再也不懷疑了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白痴的身子很壯，眼睛在看人的時候，眼珠也會很靈活地轉動，鎮上有一些人，懷疑他究竟是眞的白痴，還是假裝出來的，一開始有了懷疑，就有了爭論，偏僻的，山窩子裏的小鎮，鎮上的人，本來就單調得每天都過着刻板的生活，從來也沒有新的話題，旣然有了爭論，也就成爲最好的話題，每天都有人討論着這件事，終於，流氓阿四，想出了這個辦法來。

認爲白痴眞是白痴的人，說白痴從來自己不吃東西，棗子結實之後，落在他身子四周圍，他也從來不撿起來吃，一定要等有膽子大一點的兒童，檢了起來，塞進他口中，他才吃，而且，從來都是連棗核一起吞下去的。阿四帶了爭論的兩派，足足有三十多人，那是鎮上的頭一件大事，大家圍着白痴，白痴像是全然不知道身邊有着那麼多人，阿四先將一枚棗子塞在白痴的口中，白痴用力嚼着，吞了下去。

阿四擠着眼，打開紙包，將一粒乾了的羊屎，塞進了白痴的口中，白痴也使勁地嚼着，吞了下去。

四周圍的人發出喟嘆聲，從這次起，這個爭論算是解決了，代之而起的問題是，這白痴是從那裏來的？

這白痴是從那裏來的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可眞不容易。太行山的支脈，向四面八方伸展，形成了無數山嶺，和山嶺間貧瘠的土地。狼牙口雖然是一個鎮集，可是不到逢五，逢八的集期，也不會有什麼人，就算有人來，來的人也要翻山越嶺，至少得走上十里八里崎嶇的山路，而且多少年來，四鄉八村來的那些人，鎮上的人，也全都熟得不能再熟，可是他們就是沒見過這白痴！

這白痴是從那裏來的呢？從他整天對着石頭呆瞧的那種情形來看，他決不像是自己會走山路，到這裏來的人，那麼，當然是有人帶來的。

可是，帶他來的，又是什麼人呢？

掛在棗樹上的石頭，仍然在不斷搖盪着，棗子由青變紅，棗葉也大批大批地落了下來。

白痴好像已成了狼牙鎮鎮尾的一景，就像是那些一抬頭就可以看到的山嶺一樣，不會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了，唯一還注意看白痴的人，可以說只有鎮尾開棺材

舖的徐木匠，徐木匠今天已過六十，老眼昏花，手藝自然也稱不上一個好字。

可是鎭上的人，還眞少不了他，每年都有人死，人死了總得要棺材，要棺材總不能翻山越嶺，走五六十里地去買，那麼，整定了就是徐木匠的生意。

徐木匠的舖子在鎭尾最盡頭，每當他刨木，鋸木，敲釘子，累得腰背僵硬的時候，直起身子來時，就可以看到白痴坐在樹下面，望着那塊搖盪着的石頭。

等到鎭上的人，對白痴的存在，已經完全不感興趣的時候，唯一送食物到白痴口中的人，就是徐木匠了。徐木匠好嘮叨，平時找不到對象，從來就沒有開過口講話的白痴，就成了他嘮叨的好對象。他一面將乾玉米，塞進白痴的口中，一面會不斷地道：「看你長得多壯，我看你力氣也不少，白吃我那麼多，幫我來搬搬木料也是好的！」

白痴照例發出「荷荷」的聲響，徐木匠也自顧自地說下去，直到離開。

那一天，徐木匠一起身，才一開門，就感到一股寒意，地上是白花花的一層霜花。徐木匠轉過頭，向離他舖門口，只有十幾步的那株棗樹望去，石頭還在晃盪着，可是白痴却不見了！

徐木匠不禁揉了揉眼睛，每天看慣了坐在樹下的白痴，忽然不見了，這就像對門的那座山峯，忽然消失了一樣，令人訝異之餘，難免會疑心自己的眼睛發了花。可是，揉了揉眼之後，結果還是一樣，白痴不見了！

白痴突然出現，曾經鬧了一陣子，白痴突然不見了，當然也是一樁大新聞，徐木匠覺得精神一振，回到屋裏，披上了那件羊皮襖，急匆匆地向鎮上走去！

可是，等到徐木匠才走進鎮大街，他就呆了一呆，立即知道，他起得遲了！鎮的街上，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經知道發生了事，是不應該聚集着那麼多的人，全都出來了，徐木匠首先看到了一張又圓又扁又白的臉，正在起勁地說着話，聲音也特別尖，徐木匠立時吐了一口口水，那是鎮上的土娼花寶，鎮上的婦女，用盡了各種惡毒的話來咒罵花寶，可就是從來不敢提花寶長得那麼白，白得簡直像才蒸出來的豆腐，而那也是鎮上的男人，最津津樂道的，他們單獨聚在一起的時候，會低聲交談，說花寶不但臉白，手白，頸子白，那些平時叫衣服遮住的地方更白，白得簡直叫人目眩心馳，盪人心魄，當未曾在花寶那裏住宿過的男人，聽得心癢難熬之間際，有些男人，便會樂得呵呵地大笑起來。

徐木匠最討厭花寶，或許那是因爲他老得已經不能領略花寶的雪白誘人了，他急急向前走去，接着，就聽到了阿四破鑼的聲音。

徐木匠停了下來，阿四將他的氈帽捲成一捲，右手抓着，在左掌掌心上用力拍着，發出「拍拍」的聲響，以增加他講話的聲勢。

他正在聲嘶力竭地說着：「嘿，那幾個人，來得眞有氣派，一陣馬蹄聲，先就遇上了我，嘿，遇上了我阿四，算是他們的運氣，一個官長就下了馬，他下了馬才問阿四，他問，這幾個月，鎭上可有什麼生臉人？嘿，生臉人，經我阿四的眼瞧過，可走不了！」

阿四講到了這裏，有人插口問道：「官長要找生臉人，怎麼會將那白痴帶走了呢？」

阿四瞪着眼，氈帽用力一揚，抖了開來，戴在頭上，道：「廢話，白痴是鎭上土長土長的麼？不是，那就是生臉人，你知道麼？生臉人！」

其餘的人却不出聲了，阿四像是打了一個大勝仗的英雄一樣，翻着眼，轉過身來，恰好和徐木匠打了一個照面，阿四喉間「咯」地一聲，頸伸得老長，湊過臉

去，道：「徐木匠，白痴有痲煩了，鎮城裏下來的官長在找他哩，你和白痴最好，嘿嘿！」

阿四翻着眼，徐木匠氣往上沖，很不得伸手打他兩巴掌，可是想一想，還是沒出手。

阿四可不是好惹的人，上次他激怒了雜貨舖老闆，老闆也是打了他一巴掌，阿四就賴在雜貨舖門口的地上，好傢伙，眞是三天三夜沒起來，後來還是雜貨舖老闆到緭，大條羊腿，再加上整整一塊大洋，才叫他起了身，徐木匠可不想惹這個痲煩。

徐木匠忍着氣，他才不要和阿四這種人說話，昂着頭，就向前走去，前面不遠處就是鎮公所了。

聚在鎮公所門口的人更多，鎮公所門口，停着五匹駿馬，正在揚鬃踼蹄，一個年紀很輕的人，和和氣氣地勸着圍在鎮公所門口的許多人：「各位老鄉，沒有什麼好看的，請自己幹自己的活去吧！」

可是勸歸勸，擠過來的人，却是越來越多，阿四也擠了進去，衝着那年輕人就

是一個敬禮，也不知道這種行禮法，阿四是從那裏學來的。

阿四問道：「官長，那白痴可眞是白痴，一點不假，我餵他吃過羊屎！你們找他幹什麼？」阿四擠着眼，樣子很神秘，又道：「是不是犯了什麼案子的大盜？還是想在狠牙口窩底？」

那年輕人笑了起來道：「你講的話，有點不對頭了，又說他是眞的白痴，眞的白痴，怎會是土匪强盜？」

其餘的人笑了起來，阿四覺得很沒趣，縮了縮頭，可是他又道：「官長，你們是來找什麼人的？」

那年輕人不出聲，只是和和氣氣地笑着，有人擠得太近了，他勸人離開去，鎭公所的門和平時不一樣，緊緊地關着。

其實，鎭公所中有什麼，每個人都很淸楚，只有兩張破舊的桌子，一個老得沒有牙的更練。鎭長麼？就是鎭中心，經常有點洋貨出售，算是鎭上最大的鋪子的老闆汪二叔，不過這時候，大家只不過想看看，縣城裏下來的官長，爲什麼要找那白痴而已。

然而，眞正可以看到鎮公所中情形的，只有削片兒麵最拿手，年紀輕輕，就被人叫作「師傅」的陳貴。陳貴並不擠在大門口，而是繞到了屋後，攀在屋後的窗口上，抹去了窗上的一片積塵，湊眼過去，看到了鎮公所中的一切情形。

令得陳貴大失所望的是，鎮公所中，並沒有出現什麼嚴刑拷打，血肉橫飛的情形，他看了的是，白痴坐着，四個人圍着他，那老更練坐在一角，頭一高一低，敢情是昨晚沒有睡透，現在還在打瞌睡，白痴到底是白痴，看他的樣子，像是一點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

圍住白痴的四個人，三個看來，和站在鎮公所門口的那人，沒有什麼分別，只有一個，身形很高，臉很瘦削，雙眼中的那股神氣，叫人看來害怕，好幾次，當這個人偶然向窗口子望過來時，陳貴都不禁心頭怦怦亂跳，那人的年紀，看來也比較大一點，約莫有二十七八歲。

陳貴聽得別人稱呼過這個人，知道這個神情威儀的人是「隊長」。什麼隊長，陳貴也不知道，反正是縣城下來的，又帶着「長」字，這個官一定不小了。

隊長望着白痴，白痴口中發出「荷荷」的聲響，也望着隊長，隊長的聲音，聽

來很柔和，和他那種威嚴的外貌，好像很不相稱。

隊長在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是那裏來的？」

白痴的回答是：「荷荷！荷荷！」

隊長皺了皺眉，道：「你不會說話？我們要問你幾句話，很要緊，你要告訴我們！」

白痴的回答是：「荷荷！荷荷！」

隊長手按在白痴的肩頭上，再問：「鎮上的人說你是白痴，你來了已經有七八個月了，你是從那裏來的？我看你不是白痴吧！」

白痴回答依然是：「荷荷！荷荷！」

隊長縮回手來，挺直身子，一個隊員道：「隊長，這人是白痴！」

隊長眉心打着結，並不立即開口，過了半晌，他才道：「要眞是白痴，怎會到得了狠牙口鎭，怎能翻得過山嶺？我看他不是白痴！」

隊長的雙眼，緊盯着白痴，很少人可以直視着這樣凌厲的目光，而無動於衷，可是白痴究竟是白痴，他仍然是這個樣子，一點也沒有變。

隊長伸手在臉上抹了一下，又道：「你別假裝了，我知道你不是白痴，一定不是！」

白痴仍然只是「荷荷」一聲，隊長又無可奈何地鬆開了手，轉過身去，重重在桌上，敲了一拳，那「砰」地一聲響，將正在打瞌睡的老更練，嚇得直跳了起來，迷迷糊糊地道：「是！是！」

幾個隊員却笑了起來，一個道：「隊長，我們馬不停蹄，找了八個月，一點結果也沒有，我看——」

隊長陡地轉過身來，道：「今天是什麼日子？」

一個隊員道：「十月初四了。」

隊長又問道：「我們是什麼日子，從縣城出發的？」

幾個人一起道：「二月初七！」

隊長揚起頭來，道：「出去找兩個人進來，要平時和這白痴多接近的！」

一個隊員立時開門走出去，門外傳來一陣喧鬧聲，不一會，進來了兩個人，一個是阿四，一個是徐木匠。

隊長道：「兩位請——」

他本來一定是說「兩位請坐」的，可是只講了三個字，就沒講下去，因爲鎭公所裏，只有一張椅子，由白痴坐着。

隊長問道：「這白痴是那一天到鎭上的，兩位可記得準確的日子？」

阿四使勁地抓着頭，他是從來不記日子的，好吃懶做的人，怎麼會記得日子？

徐木匠想了一想，就道：「二月十三日那天，是那天！」

隊長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向四個隊員望了一眼，道：「從縣城到這裏，是六七天路程？」

一個隊員道：「那得騎馬才行，這白痴——」

隊長揮着手，他像是竭力在想什麼，可是却又無法將之說出口來。

隊長在那樣思索的時候，神情很嚴肅，而他的手下，那幾個隊員，照例一起向他望着。有時候，很多次，隊長的雙眉，會突然舒展開來，而在他瘦削，看來很古板的臉上，也會隨之而展開笑容。

每當這樣的時候，隊員就知道，隊長的心中，已解開了一個難題，一件案子，

離水落石出的時候，已經近了。

隊長姓方，叫正行。他的名字，和他的人，可以說再配合也沒有了，又端方，行爲又正當，在方隊長的生活中，除了日以繼夜地辦案子之外，幾乎沒有任何的私生活，隊員有時也會在背後私議幾句，但是一想及方隊長辦案的種種傳奇性的故事，一見了方隊長的面，就由不得肅然起敬。

聽說，方隊長的父親，就是清朝末年的名捕，提起「方大胖」的名字，連太原城裏，都是響噹噹的，方大胖子到晚年，胖得連走都走不動，可是人家說，不論多麼離奇曲折的案子，只要讓方大胖子知道，他就坐在家裏，都能夠將案子查個水落石出。

方大胖子並不想自己的兒子承繼自己的這一行，方正行從小就被送到城裏去唸書，一直唸到東洋，可是奔父喪回來之後，方正行就自然而然當上了偵緝隊長，和他父親當年一樣，每天都面對着稀奇古怪的案子，這實在是方大胖子做夢也想不到的事！

不但幾個隊員，一起望着方隊長，連徐木匠和阿四，也一起望着方隊長，他們

都感到，方隊長雖然只是皺着眉一聲不出，但是却一樣有一股自然而然的威嚴，那股威嚴，鎮得人連透氣都不敢大透，所以鎮公所裏很靜，只有那白痴，還是直挺挺地坐着，不時發出「荷荷」的聲音來。

由於鎮公所內很靜，所以外面傳來的聲音，隱隱約約，也可以聽得到，街上的人，仍然很多，各種各樣的人，都在交頭接耳。

幾個隊員望着方隊長，心中都在說：快有結果了，方隊長一定有結果了！」可是，他們却失望了，方正行雖然在竭力思索着，可是始終想不到什麼，他終於嘆了一口氣，幾個隊員的心向下一沉，方隊長嘆氣，那表示事情扎手得很，暫時還不可能有結果。

跟着方隊長的幾個隊員，也知道這次事情，眞是扎手得很，可以說是他們加入偵緝隊以來，從來也未曾遇到過的一件大案子，而他們爲了這件案子，僕僕風塵，少說也奔波了上千里的路程，花了足足大半年的時間，直到現在，還是一點結果也沒有。

從第二個月開始，每當他們在較大的城鎮上歇下脚來的時候，上司就會有電報

來，催他們回去，放棄這件案子，因爲有許多事要等着方隊長去辦的。

可是，方隊長却就是這樣死心眼的一個人，這件案子不破，說什麼也不肯再接第二件案子，這大半年來，幾個隊員眼看方隊長一天比一天變得又黑又瘦，也不知有多少個晚上，聽到方隊長徹夜不眠的踱步聲，可是簡直連一點線索也沒有，直到今天，來到了狼牙口，彷彿有點線索了，因爲他們找到了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可惜，那個人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白痴！

看方隊長的情形，好像已豁了出去，和這件大案子耗上了，不等到水落石出，他是不肯停手的了！

說那是一件大案子，那可一點也不誇張，那的確是一件大案子，大半年之前，二月初六，下午，代縣縣城西八里地方一處叫陽明堡的小地方，水溝子裏，發現了兩輛大驢車，和十二具屍體。

電報從代縣縣城打到太原，方正行領着隊員，星夜趕去，趕到的時候，已經是兩天之後的事了，那還是軍部特地借了一輛汽車給他們，連停下來喝一口水的時間都沒有，才能在兩天的時間，趕到出事的地點，屍體已經入殮，方隊長還是開棺看

了看。

陽明堡地方雖小，但是却是太原到大同必經之途，不過一般行旅，很少在陽明堡歇脚，有的寧願走多幾里地，到代縣縣城去，因爲陽明堡附近的情形，實在太險惡了，除了崇山峻嶺之外，就是一道又一道的山溝子，山溝子有時候，有五六丈深，逢下大雨的天時，山溝子就是一道道急流飛湍的溪澗，但大多的時日裏，山溝子只是一道道溝底鋪滿了碎石的深溝。

當方正行站在那一道出事的山溝子上，望着溝底下那兩輛破碎的驢車之際，正是寒風砭骨，春寒逼人的二月，儘管他從小習慣了這樣的氣候，他也覺得寒風在臉上刮過的時候，就像是一把生了銹的剃刀在刮鬍子一樣，陣陣生痛。山溝上的風是如此之勁，令得他們眼也睜不大，不斷被寒風吹出眼淚來。

他順着陡削的溝坡向下走，幾個隊員在他後面，等到他們來到溝底的時候，好像是進入了另一個天地之中。兩邊是高峭的土和石混合的斜坡，兩頭，則是看去無窮無盡的深壑，連講話的聲音，聽來都有點異樣，風聲更是尖銳得像有無數鬼魂在挫着牙。兩輛車子全是烏木的車槓，桐油布的篷，車輪和車軸上，全釘着銅片。

這樣考究的車子，小地方是很難見得着的。方正行自然知道，這兩輛車子，是從太原出發的，目的地是大同。他也知道，一共有十二匹驢子拉車——每輛車是四頭驢子，還有四頭是備用的腳力，可以保證路途上，不會因爲牲口出了毛病而受到躭延。

方正行當然也知道，只有最夠氣派的人，在趕路的時候，才會用上那麼多牲口，用這些車子從太原趕到大同去的是什麼人，他已經在代縣縣城見過他們——全死了，每一個人的屍體上，都有着驚人的傷痕，兩個鏢師身上的傷痕更甚，全是被活生生打死的。

方正行曾對其中一具頭髮花白，雖然死了之後，神情看來仍然很威嚴。方正行曾在這屍體之前，摘下皮帽子，呆立了很久。

這是他熟悉的一個老人，在那樣混亂的年代中，這位老人的公正不阿，給所有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是全省最高的執法人，連一省的軍事長官，見了他都十分尊敬，也是他，攬延方正行，委託方正行當了偵緝隊隊長的。

可是現在他却死了，死前顯然遭過毒打，他是退隱回家鄉的，他和他一家，現

在全死了，而且隨身所帶的財物，也全失去了。

方正行從一開始起，就覺得這件案子，不單單是普通土匪所幹的刼案，固然，所有財物都失去了，可是事主的一家，身份太特殊了，經他判處死刑的大盜，不知有多少，在太原的時候，他曾幾次被人暗殺，有一次還受了傷。

一句話，他有太多的仇家，而在這種荒僻的山路上，先報仇，再刼財，看來完全是普通的土匪所做的一樣，那眞是最恰當不過的事。不過，對方正行來說，是報仇還是單純的刼財，全是一樣的，因爲他要找的人，一定是出了名的土匪。

當天，方正行在山溝裏，徘徊了很久，當他詳細地察看了每一件東西之後，他才離開，而且下令，將每一件東西都搬上來，運回代縣的縣城去，保管起來。

當他回到縣城之後，他呆呆地對着一張地圖，看了一夜，憑着他的記憶，將在附近一帶，經常出沒的土匪，一幫一幫，一個一個，記了下來。

方正行知道這樣做，不會有什麼大用處，因爲他知道，這些土匪，只怕還沒有膽子，幹這樣的大案子，但是既然他一開始就知道這是一件極其棘手的事，他自然也非那樣辦不可。

因爲，就算幹這案子的人，是外地來的，盤踞在這一帶山溝子裏的土匪，總也可以知道一點眉目的。

從那天開始，方正行只帶着五個隊員，開始一處又一處地方去「拜訪」盤踞在太原到大同這條道上的土匪，一個月之後，當方正行行經一處曠野的時候，兩匹駿馬迎面疾馳而來。

那時候，一樣冷得令人把不住要發抖，拉住馬韁的手，要另一隻手幫着，才能將凍僵了的手指，一隻一隻拉開來。

那兩匹馬的來勢很快，塵土飛揚，一下子就來到了近前，陡地勒住了馬，從來勢看，一定是剽悍的漢子，方正行略揚了揚手，眼看他的五個隊員，也一起勒定了坐騎。

方正行微瞇着眼，他一眼就看出來，來的兩個人，左首的那一個，正是前幾天，他才見過的一個土匪頭子，而另一個，看來樣子很文靜，皮膚也很白，約莫三十來歲，那土匪頭子揚手叫道：「方隊長，請跟我們來！」

他只叫了一聲，兩個人同時牽轉馬頭，馬兒又撒開四蹄向前疾馳而去，方正行

一踢馬肚，幾匹馬，也同時一起追了上去，等到馳到了一個峽谷，方正行也不禁呆住了！

峽谷裏面，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有着很多奇形怪狀的大石，那些大石，可能是四面山壁上，經年累月，風吹雨打，鬆動了滾下來的。

而令得方正行發怔的是，山谷裏，高高矮矮，至少有上百人，全是些奇形怪狀，粗野的漢子。

方正行一發現山谷裏有人，就立時勒定了馬，他勒馬實在太急，以致馬兒發出了一聲長嘶，幾乎人立起來。在他身後的幾個隊員，馬上的功夫，就不及方正行好，有三個收不住韁，直向前衝了過去。方正行大聲呼喝着，等那三個隊員兜回來時，帶着方正行來的那兩個人，也已下了馬，白淨面皮的那個人，向方正行拱了拱手，作了一個手勢，右拳抵在左掌的掌心之上。

方正行一看，心中雖然疑惑，但是也立時翻身下了馬。那白淨面皮的這一下手勢，和土匪打了幾年交道的方正行，自然明白，這個手勢的意思是：不論來者是誰，我們都絕對沒有惡意。

那人一下馬就作了一個這樣的手勢，那等於是在告訴方正行，聚集在山谷的那麼多人，全都不是善男信女，而都是土匪！

那麼多兇悍的，不守法紀的匪徒聚在一起，方正行的心中，也不禁泛起了一股寒意，心頭的寒意，再加上寒風，使得他不由自主，打了一個冷戰。

不過，方正行立時鎮定了下來，昂然向前走着。他是偵緝隊的隊長，照說，眼前這許多人，全是他要逮捕起來的人，他們毫無疑問，全都幹過大大小小的案子，全是他要對付的對象。

然而，從他小時候起，他就不住地聽得他的父親說過同樣的話：土匪固然不該饒恕，可是也得分清楚土匪的等級，殺人者不可恕，未曾殺過，甚至將劫來的財物，賑濟窮人的，也不是沒有，做我們這一行，千萬別亂殺人，別殺錯了人！

方正行有佩槍，可是他從來不用他的佩槍，就是因爲一直記着父親的話。

他鎮定地向前走着，越是向前走，神情就越來越嚴肅，前面人很多，在方正行和五個隊員，才勒定馬之際，這許多人，突起了一陣騷動，可是，當方正行向前緩步走去之際，人聲漸漸靜了下來。

等到方正行來到了那白淨面皮的人面前時，山谷中靜得幾乎一點聲音也沒有。那五個隊員，緊張得一顆心緊繃着，差點沒從口腔裏跳出來。

五個隊員也全看到了白淨面皮的那個手勢，可是他們總放心不下，他們每一個人都伸手按着腰際的槍，準備一有什麼風吹草動，可以立時拔槍對付，雖然他們明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如果那麼多人，眞有心動武的話，他們是完全沒有機會的。

在沉寂之中，方正行的視線，越過他對面的白淨面皮，向山谷中的衆人望去。迎面吹來的風雖然寒冷，但是方正行還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不錯，聚在山谷中的，全是土匪，有的，方正行最近還見過，爲了最近的案子，他闖過他們的老窩，有的，方正行雖然沒有見過，但是却一眼就可以看出，是全省通緝的悍匪。有的，看情形兇惡得使人不敢逼視！

方正行心裏說了一聲「好傢伙」，他心裏知道，山西、河北，稱得上闖出道兒來的土匪，只怕全聚在這個山谷裏了！他們是爲了什麼？

方正行先開口，打破了沉寂，「嘿嘿」兩下冷笑，是提起了中氣，發出來的，雖然在寒風之中，但是，聽得很淸晰，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威嚴，接着，他提高了聲

音，說道：「眞齊全，倒叫我方某人開了眼界了！」

白淨面皮立時道：「方隊長，各路朋友，都覺得有必要和方隊長見見面！」

方正行一聲冷笑，道：「我們見面，還會有什麼好結果？」

白淨面皮眞稱得上對答如流，立時就道：「不錯，方隊長，你是偵緝隊長，我們是什麼樣人，不過我們雖然沒走正途，也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說不出來的苦楚，想當年，方老爺子在日，他老人家，就挺能體諒我們！」

方正行發出了一連串的笑聲，笑聲很豪爽，但也表示出他對眼前這些人的輕蔑，他道：「老爺子當捕頭的時候，閣下也趕上了麼？要是這樣，那豈不是你一出娘胎，就當了土匪？」

白淨面皮連眼角都不會跳動一下，就像是早已想到對方會這麼說一樣，他只是淡淡一笑，道：「當然沒趕上，可是方老爺子的行事我們還是十分欽佩，他的傳說，我們也聽得多了，方隊長，是不是？」

方正行又冷冷一笑，白淨面皮立時道：「我們是爲了陽明堡那件案子，想和方隊長說幾句話的！」他講到這裏，半側身，指着山谷裏的所有人，朗聲道：「山

西、河北兩省、七十四寨、六鎭、八幫、三十七崗，都有人在這裏，蒙各路朋友不棄，推我做代表，向方隊長交代幾句！」

這幾句話，說得神清氣朗，不急不徐，極夠氣派。方正行的心裏喝一聲采，他知道，能被這許多土匪推出來做代表的人，絕不是等閒人物，看來，他還眞孚衆望！

方正行用極嚴厲的目光，盯着白淨面皮，沉聲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要說這時雙方的形勢，方正行和五個隊員，絕對處在劣勢，可是不論怎麼樣，方正行總沒有忘記，自己是偵緝隊長，對方是土匪，他說話自然有一股偵緝隊長的氣勢。

白淨面皮恭恭敬敬，向方正行行了一禮，道：「在下姓洪，名寶，不成材得很，聚了幾十個兄弟，討些生活！」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「洪寶，你搶過火車，劫過軍火，我看也成材得很了！」

洪寶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方隊長多體諒，咱們今天，不爲翻這些舊賬而來，這裏總共是一百三十多人，那一個不夠拉去坐十年八年大牢的？」

洪寶這話，有點咄咄逼人的味道，方正行雙眉向上一揚，道：「別以爲你們人多，我就不敢執行任務！」

洪寶立時道：「我們絕沒有那樣想，誰不知道方隊長雖然輕易不用槍，可是槍法如神，得過東洋陸軍大將當面誇獎，要是方隊長一亮槍，二十顆子彈，我們至少得有十雙人倒下來！」

話仍是咄咄逼人，是的，一亮槍，要有二十個人倒下來，盒子砲慢機，二十顆子彈能打倒十雙人，那是百發百中的了，但是，弦外之音是，死了二十個，餘下來的一百一十多個，怎麼處理，你方隊長瞧着辦吧！

方正行陡地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說得好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「拍」地一聲，手已拍向腰際，握住了槍柄，他雖然還沒有拔槍出盒，可是繫在槍柄上的紅穗子，却已陡地向上，揚了一下，站在方正行對面的洪寶，眼眉不由自主，連跳了幾下！

方正行並沒有拔槍，他這個動作，能將佔有絕對優勢的洪寶，嚇了一跳，已經夠了，他道：「陽明堡的事，你有什麼話好說？」

洪寶陡地提高了聲音，道：「方隊長明鑒，在這裏的七十四寨、六鎮、八幫、三十七崗的朋友，都已指天罰過毒誓，沒做過這件喪盡天良，天打雷劈，禽獸不如的案子，要是有半個字謊言，死於荒野，永淪地獄！」這幾句話，更是說得斬釘截鐵，方正行不禁苦笑了起來。洪寶的話，方正行是相信的，這些人雖然不是善男信女，可是說了這樣的話來，實在非信他們不可！

這件案子，要不是這七十四寨、六鎮、八幫、三十七崗的人馬幹的，又是什麼人幹的呢？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「爲什麼要對我這樣說？」

洪寶攤了攤手，道：「我們信得過方隊長，可是不敢信所有當官的，出了這樣大案子，通省上下軍警，誰不想立功？隨便抓上些人，屈打成招，我們雖然，或者全該死，可是也絕不想死在自己沒幹的案子的罪名上！方隊長，聽來好像是笑話，我們要求方隊長保護來了！」

聽來眞像是笑話，可是方隊長却笑不出來，反倒心在向下沉。

像這種黑道上人物，齊集起來，和公門中人見面，表示自己並未曾做過這件案

子的事，並不是從來沒有發生過，可是却極少極少。他記得小時候，聽自己父親說起過，在他四十年公門生涯之中，只有遇到過一次，而聽父親的敘述，齊集的黑道人物，還遠比不上現在的多！

不過，有幾句話，是他父親說過的，方正行却記得很清楚，那就是，逢有這樣的「黑道大聚」，必需相信爲頭的那個人，所講的全是眞的，因爲與會的黑道人物，在事先都會罰過重誓，要是誰幹過這件案子，而又假裝着來參加這種「黑道大聚」的話，那麼，事後一被查出來，要受到極重的處罰，這是誰都不敢做的事。其二，有了「黑道大聚」，雖然說，這些黑道人物，一樣心急想破這件案子，會在暗中幫忙，而且齊心合力，稍有線索，就會將消息報上來，可是却並不代表這件案子易破，相反，表示這件案子極其難破，毫無線索可尋，天下之大，犯案的人，可能一生之中，就做這一件案，做完了就遠走高飛，往那兒去找他的人去？

當年那一次「黑道大聚」，案發在河南、河北的交界處，搶的是一伙在那裏採礦的洋人，搶走了一箱金塊，後來據說，足足過了八年之久，才在極南的香港，發現了鑄有這次劫案的金塊，贓物直到八年之後才出現，還上那兒去追劫賊去？

方正行靜着不出聲，整個山谷中，也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，洪寶目光炯炯地望定了方正行，像是非要逼他有一個答覆不可！

山谷中的寒風凜冽，可是方正行却覺得背脊上在直冒熱氣，他慢慢抬起頭來，道：「那麼，這一個多月來，你們可有什麼消息？」

洪寶道：「有！」

他答覆得如此乾脆，倒令得方正行一怔！

洪寶說了一個「有」字，立時揚聲道：「青葉崗的張兄弟請出來！」人叢之中，立時響起了一個響亮的回聲，一條漢子，越衆而出，那漢子穿着一件青狐皮襖，頭上戴着老羊皮兜風帽，紮着綁腿，大踏步走了出來，逕自來到方正行的面前，行了一個禮，看他的神情，好像很有點緊張，可是一開口，聲音還是很響亮，打着一口山西的土腔，道：「小可張三，窮得沒生活，在青葉崗一帶剪徑，向來取財不傷命，方隊長手下超生！」

方正行冷冷地哼了一聲，洪寶道：「那天晚上，你遇到什麼人來？」

方正行這時的神情，看來很冷漠，因為作為一個偵緝隊長，要靠一個剪徑為生

的匪徒來提供消息，那無論如何，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

可是，方隊長的心中，却十分緊張，這一個月來，他已經將附近一帶的地形，研究得了然於胸，青葉崗在案發的陽明堡以西，二十四里，離案發處只百十來里，如果這張三有什麼消息的話，那應該是最直接的消息了！

那張三陡地挺直了身子，答應了一聲，道：「是，那天晚上，小可和兩個伙當，伏在草叢裏，看到有兩個人推着獨輪車兒過來，車印兒很深，我們三人就跳了出去，誰知二話沒說完，那兩個人竟是行家，兩個伙伴被打得跌進了山溝子，至今行動不得，我抽出刀來，可是叫其中一個，劈手奪了刀去，要不是天生一條快腿，早也沒命了！」

張三一面說，一面撩起衣袖來，在他的左臂之上，有好長的一道痕，上面所搽的雲南白藥，結成瘀紫色的一長條，有幾處已經脫落，現出鮮紅色的嫩肉，還有很多地方，藥痂還未曾落下，可見這一刀，砍得他實在不輕。

方正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是哪一天的事？」

張三回答得很乾脆，道：「二月初七，二更時分。」

方隊長的眼角，不由自主，劇烈地跳動起來，二月初七，那正是案子發生的時候，張三所遇到的那兩個人，毫無疑問，就是這件案子的主兇了。

他沉聲問道：「那兩個人，是什麼模樣？」

張三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天黑月昏，看不眞切，砍我一刀的那人，年紀很輕，看來是個讀書人，說句笑話，就有點像方隊長！」

洪寶立時叱道：「少胡說！」

張三諾諾連聲，向後連連退了開去。

方正行的眼角又跳動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就是這一點，以後再沒有人見過這兩個人？」

洪寶搖頭道：「沒有！」

方隊長又不說話了，山谷中，寒風呼號，人人都屏住氣息等着，方隊長在一個隊員的手中，接過一根點着了的烟捲兒來，才吸了一口，烟捲兒就叫寒風吹得燒去了小半截，紙邊兒吹得掉了下來，貼在方隊長的臉上，方隊長也不伸手將之拂開，只是陡地道：「窩家來了沒有？」

洪寶立時道：「來了，連河北的都有兩個來！」

方正行喝道：「出來！」

洪寶也叫道：「出來！」

前後兩下，中氣充沛，緊接着的呼喚，令得山谷四面的山壁，在朔風之中，響起了陣陣回聲，只見七個人，緩緩從人叢的中心，走了出來。

這七個人的衣着，都很華麗，全是青白服面的袍子，有兩個，袍角走向前來之前，被風吹得翻了開來，竟是上等的皮裏子。

而且，這七個人，還有與衆不同之處，那便是個個都蒙着臉。土匪和窩家不一樣，土匪落草爲寇，擺明了明槍明劫，用不着再掩遮什麼，可是窩家却不大相同，窩家坐地分肥，收買盜贓，要是蒙面的手巾一揭下來，很可能有兩個是太原的巨賈富商，場面上的人物！

方正行自己明白這一點，他也明白，這時他不能要這七個窩家，打開遮臉的毛巾來看看，可是他却也無法掩飾自內心深處，直透出來的鄙視，他等到這七個人，來到了近前，冷冷地道：「失單早已經出來，你們想必也知道了，是不是？」

要做一個大窩家，首先就要有這個本事，一有盜劫案發生，事主一將失單呈上衙門，窩家就有本事知道，這才好打主意，什麼是自己要的，什麼自己根本不要，要的贓物，又該如何殺價，又該如何出手，一早好有個預算，要是眞有利可圖，不等劫匪找上門來，自己還得派人去找劫匪，能做到這一點，才是眞正的大窩家。

方正行這一問，那七個人齊答應了一聲，道：「是！」

方正行又問道：「直到如今，贓物一直還沒有現眼？」

七個人中的一個，踏前一步，道：「沒有，要是一現眼，我們絕不敢隱瞞！」

方正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苦笑了起來。人沒有下落，贓物也沒有現眼，這件案子，可以說是典型的無頭公案，犯案的人，可能早就走了！

洪寶盯着方隊長，道：「方隊長，我們要說的全說完，請方隊長手下超生！」

方正行的腦門中在「嗡嗡」作響，他的聲威，勢力，至多到達河北，山西，出了這兩處地方，那可眞難說得很了。當然，別省也有偵緝人員，可是一層層公文來往，土匪早就走了，失單上，只金，銀，珍玩，爲數就極巨，不用走得遠，只要到天津租界上一躲，誰還能拿得他回來？

不過，方正行覺得，匪徒要出山西境，也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，案才發，各處路口，關卡，全都奉命注意來往的一切人等，那麼多贓物，如何就能運了出去？

方正行想了很久，才緩緩地道：「好，我對上頭去說，這件案，交給我一個人去辦！」

山谷之中，登時響起了「轟」地一聲，那麼多土匪，也不知是高興，還是覺得卸了一個重擔。

方正行立時扳着臉，聲音也很嚴厲，道：「不過，在這件案子未破之前，我勸你們，最好不要犯案！」

洪寶略怔了一怔，才道：「方隊長教訓得是！」

方正行陡地轉身，一躍上馬，手向上一舉，大喝一聲，道：「走！」

他胯下的坐騎，率先馳了出去，幾個隊員，跟在後面，轉眼之間，就出了山谷。

那七十四寨、六鎮、八幫、三十七崗的人馬，是如何離開那個山谷，而可以不給沿途的官兵發現，這一點，連方正行也不怎麼清楚，黑道中人，自然有他們的辦

法。

方正行倒也真的遵守着他在山谷中，對那些人講的話，一離開山谷，和上峯聯絡，將這件案子，全攬在自己一個人的身上。

本來，這是一件大案，正如洪寶所說，軍警人員，誰不想沾一點光，立一個大功。可是一個月下來，也人人知道，那是一件極其棘手的事，吃力不討好，所以方正行一討差使就成功了。而在接下來的日子裏，山西境內，和冀西一帶，真是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太平無事，直到如今。

方正行一直奔波了大半年，走遍了每一個小村，小鎮，一直來到了狠牙口。時間過了很久，線索却一點也沒有增加，唯一的線索，就是青葉崗剪徑張三口中所說的那兩個人。而方正行也可以肯定，盜賊還沒有現眼，天津租界的捕房中，方正行有熟人，青島的捕房中也有，遠到南京，上海，各方面都收到失單，贓物一現，方正行立時可以知道！

贓沒現眼，通常來說，是匪徒知道風聲還緊，根本出不得，而更大的可能是匪徒根本沒有機會將贓物帶遠，贓物沒走遠，人就一定也沒有走遠，方正行就是本着

這個信念，才一直鍥而不捨地追尋下來。雖然上司一直催他回太原城去，但是他都沒有答應，反倒是有一天，要是贓物在上海或是更遠的地方現了眼，他或許倒會死了這一條心了！

經過了一個整夏的追踪偵緝，又到了清晨結霜的時分，方正行和他的手下，才在狠牙口鎮，見到了那個白痴！

雖然只不過是一個白痴，可是那是大半年來見到的唯一可疑的人，方正行當然不肯輕易放過，而且這白痴突如其來，和鎮上出現，和刼案發生的日子，又是如此接近和吻合。

方正行在狠牙口鎮公所中，來回踱着，不一會，鎮長慌慌張張地趕了來，方正行向鎮長問道：「這個人，現在由誰帶着他？」

鎮長瞪大了眼，誰帶着那白痴，這是一個叫人無法回答的問題，因爲根本就沒有人管那白痴。

白痴才來的時候，鎮上的人，個個當好玩，每天都有人去看他，而白痴只是看着盪來盪去的石頭，日子一久了，就算經過白痴的身邊，也沒有人注意，誰會帶着

這樣的一個白痴？

鎮長乾瞪着眼，答不上來，徐木匠咳嗽了一聲，道：「長官，沒人帶他，我有時給他一點吃的，他睡在那株棗樹下！」

方正行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照你說，他是二月十七來的，那時滴水成冰，他也睡在樹下，凍不死他？」

徐木匠翻了翻眼，道：「長官，這我可不知道了，不過這白痴身子可壯得很，也許……也許……」

徐木匠說到這裏，眨了眨眼，道：「也許他傻到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冷！」

方正行「哼」地一聲，直盯着徐木匠，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徐木匠被方正行望得心中有點發毛，幸得他六十多歲的人，除了年輕時，有一次偸看人家大閨女洗澡，叫人追出了七八里地，幾乎沒叫抓住了倒吊起來之外，一生沒做過什麼虧心事，是以在方正行那樣嚴厲的目光注視下，居然臉不紅，氣不躁，道：「長官，我是木匠，年中造五六口棺材，生意淸得很！」

幾個隊員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阿四也跟着笑着，可是他的心中，却有着說不出的不自在，他眞有點後悔，剛才不該硬擠了進來，要是方隊長也用那樣嚴肅的目光望着他，他想起自己那些偸雞摸狗，撒潑使賴的勾當，早就冒了一身汗了！他心中在希望着方隊長別向他望來，還好，方隊長只是隨便望了他一下，就對鎭長道：「既然這白痴來歷不明，又沒人帶着，我要將他帶走！」

徐木匠嚇了一跳，道：「他……他不是犯了什麼事吧，他眞是什麼也不懂的白痴！」

方正行又望定了那白痴，冷冷地道：「那可難說得很，他總不能是石頭縫裏冒出來的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突如其來，伸手在白痴的肩頭上拍了一下，道：「跟我去見一個人！」

可是白痴却一點反應也沒有，只是口中「荷荷」作聲，連眉毛都不曾抬一抬。幾個隊員，都知道方正行是用這種突然的法子，在試那個白痴，希望白痴並不是眞的，是假扮的。可是，幾個隊員看到了這種情形，也禁不住全搖起頭來。

這白痴如果是假裝的，那麼，裝得也實在太到家了！

兩個隊員走過去，伸手抓住了白痴的手臂，將白痴架了起來。一被人架起，白痴就像一段木頭一樣地站着。

方正行皺着眉，道：「走！」

兩個隊員，架着白痴走了出去，一打開鎮公所的門，圍在外面的那些人，全都吱吱喳喳，議論了起來，方正行吩咐了隊員，拉過一匹馬來，扶那白痴上馬。

可是，那白痴却說什麼也上不了馬，坐上去，就滑了下來，有人扶着，他也直挺挺地坐着，扶的人一鬆手，他就摔了下來，有兩次，看來摔得還眞不輕，可是白痴却像是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一樣「荷荷」地叫着。

人叢中有人道：「白痴要是能騎馬，也不是白痴了！」

方正行的濃眉打着結，他也沒有看清是誰在說這句話的，只是抬頭道：「要是他不能騎馬，請問這位老鄉，他是怎麼到狠牙口來的？」

那發話的縮了縮頭，不敢再出聲，兩個隊員已弄了一輛板車來，將白痴扶上了車，讓他半躺在車上，連車一起，打了幾道箍，拖在馬後面，就這樣，後面跟了一

大羣人，出了狠牙口鎮。

一出鎮，一個隊員就問：「隊長，上那兒去？」

方正行瞪了那隊員一眼，道：「這還不知道？枉你跟了我那麼久？」

那發問的隊員碰了一個釘子，不敢出聲，另一個隊員比較機伶，立時想到了，說道：「是到青葉崗去，叫張三去認一認人！」

方正行「哼」地一聲，點了點頭。

其餘幾個隊員都沒有出聲，要帶那白痴，到青葉崗去，叫張三認人，那就是說，方隊長以為這個白痴，有可能是幹這件大案子的人了！

但是，那怎麼可能呢？幾個隊員，回頭向被綁在板車上的白痴望了一眼，為了怕白痴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滾下來，沿途都是山溝子，一不小心下去，就可能來個粉身碎骨，所以將他綁得很緊，有幾處，蔴繩還勒進了他的肉裏，可是白痴却總是一點也不覺得痛苦，仍然是那副世界上不論發生了什麼事，都和他全然無關的模樣。

才出鎮子，路還平坦，後面也一直跟了不少人，可是走出了三五里，跟的人全

回去了，回到鎮上去，至少又有幾天可以說的。

而路也變得高低不平起來，帶着一輛板車，方正行也無法快趕路，只能慢慢走着，一天只能趕半天的路程，到了青葉崗，又過了足足十五天！

在這十五天之中，不論是在趕路也好，或是歇下來也好，方正行可以說，無時無刻，不在注意着那白痴的動靜，甚至在半夜裏，他也會陡地醒過來，定定地注視着那白痴好一會。

他要找出那白痴任何行動中最細微的破綻，來揭穿他是假裝的。但是，十五天下來，方正行也有點感到，自己這一次，可能眞正是多此一舉了！那白痴是眞正白痴，要不然，不可能連一點破綻也沒有。

趕到青葉崗下，是黃昏時分，向前望去，好大的一片林子，雖然黃葉飄落，但也是密密層層，馬蹄踏着林中的落葉，一個隊員拔出槍來，向天連放了三槍。

那三下槍響，令得林中的鳥兒，一起振翅飛了起來，剎那之間，成羣結隊，撲着翅，叫着，一羣一羣的鳥兒飛起，那比任何人通風報信更快，更好，告訴匿藏在崗子上的人，有外人來了！

方正行勒定馬等着，等到天色漸漸黑下來時，才聽得前面有人叫道：「那一道上的朋友？」

方正行厲聲叫道：「方正行，要見張三！」

那發問的人陡地寂然無聲，像是忽然之間，在朦朧的暮色中消失了一樣，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來，才看到前面林中，有七八支火把在晃動。

那七八支火把，來到了還有二三十丈處，却老是在相隔那麼遠的距離晃着，不再接近，方正行又拔出槍來，再連放了三槍。

黑夜中聽來，槍聲更是接近，那三槍一過，才看到一支火把，迅速接近，來到了近前，高舉着火把的人，可不正是張三！

張三來到了近前，大聲道：「眞是方隊長，叫方隊長久等了，罪過，罪過！」

方正行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是來剿拿你，你也不必花那麼多時間來佈陣！」

張三的臉上一紅，又走前兩步，方正行向身後一指，道：「叫你來認一個人！你過去看看！」

他們在林中停下馬來之際，就解開了馬，任由馬兒去啃青草，板車就停在離他們不遠處，張三聽得方隊長那樣說，舉着火把，走了過去，方正行立時轉過身來，望着向前走去的張三。

這時候，方正行的心中，也極其緊張，那突然出現在狠牙口的白痴，來得十分蹊蹺，任何有辦案經驗的人都知道，在處理一件棘手的案子之際，任何解釋不通，值得懷疑的事，都要加以注意！

方正行這時心中的緊張是，要是張三看到了那白痴之後，搖了搖頭，說一聲「沒見過」的話，那麼，他眞是不知道該從何處着手了！

張三舉着火把，向前走着，火把上的光芒，映在他風塵滿佈的臉上，他來到了板車之前，火把向下一沉，那白痴在板車上，瞪大着眼，向他望着，張三陡地失聲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咦，你不是呆瓜？」

那白痴「荷荷」地響着，眼珠發定，一轉也不轉，更不知道他是不是聽到了張三的那一下呼叫聲。

方正行陡地走了過去，道：「你認識他？」

張三轉過身來，道：「方隊長，你抓錯人了，呆瓜是白痴，什麼也不知道，吃飯都得要人家餵！」

方正行沉聲再問道：「你認識他？」

張三抬頭道：「是！」

方正行目光凌厲，道：「他是你什麼人？」

張三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我的什麼人？他不是我的什麼人，是狠牙口鎮北，山窩子裏，單臂老七的人，聽說是單臂老七的侄子！」

方正行皺了皺眉頭，單臂老七，聽這名字，就不像是好人，可是方正行的心中，却沒有這個人的印象。

方正行又問道：「單臂老七是什麼人啊？」

張三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難怪方隊長不知道他，這個人，是逃荒來的，幾兄弟一家子人，逃到了那山窩，老七叫狠咬掉了一條手臂，居然沒死，他們也不想再走了，就在那山窩裏住了下來，開了幾分薄地，打些獵，自然，有時也做些沒有錢的買賣，根本是可憐蟲，也沒有犯過什麼大事，所以方隊長不知道有這號人物。」

方正行道：「上次黑道大聚，那單臂老七沒有來？」

張三搖頭道：「沒有，他們這幾個人，還夠不上這個資格。」

方正行的問題，一個接一個而來，可以說得上疾如迅雷，叫人連想一想的時間也沒有，方正行也知道，在這樣急速的問題之下，任何人若是想臨時編點謊話出來，那是一定會露出破綻來的！

方正行又問道：「你是怎樣認識單臂老七的？」

張三道：「去年夏天，我想擴充點人手，我一個伙當，他說有一次走山路，曾在一個山窩子裏經過，見到有五六條大漢，窮得連袴子都沒有，要是去叫他們入伙，一定肯來，我和他一起去過一次！」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他們一共是多少人？」

張三向白痴指了一指，道：「當時，連呆瓜在內，一共是七個人，我一提來意，只當他們一定肯來的了，誰知道單臂老七，一口拒絕了，我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說下去，反倒送了他們三把獵刀，一桿土槍，第二天就走了。」

方正行道：「這七個人的臉口，你全記得？」

張三呆了一呆，，搖起頭來，道：「方隊長，你以爲那案子是單臂老七這幫人幹的？絕不會，他們眞是可憐蟲，是逃荒下來的！」

方正行一揮手，道：「少廢話，那山窩子在哪裏，要煩你帶一趟路！」

張三聽了，怔了一怔，神色像是很爲難，可是方正行一看到張三面有難色，立時拉下臉來。

方正行臉色一沉，就算是生平不作虧心事的人，見了也不免怔了一怔，何況是作奸犯科的張三，他陡地一震，忙道：「是！是！」

他一面答應着，一面神情仍是很猶豫，道：「方隊長，天黑了不好趕山路的，且等明天——」

方正行不等他講完，就喝道：「這就走！」

張三嘆了一口氣，無可奈何地揮了揮手，陡地撮唇，發出了長長短短，幾下呼哨聲來。

隨着張三的那幾下呼哨聲，在前面林子中，閃耀的火把，影綽的人影子，一起迅速地隱退，除了他們這幾個人所在地方之外，四周圍是一片黑暗，靜寂得像死一

樣，只不過間歇地，有一兩聲狠嗥聲傳來，聽來更增加死亡的可怖。

張三道：「方隊長，由這裏到那山窩子，也得趕好幾天路，呆瓜眞是白痴，何必將他綁着？」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「你總共才只見過他一次，怎知道他是白痴？」

張三攤着手，道：「那還有不知道的？他最愛看搖晃的東西，將一塊石頭，用繩子吊在樹枝上，晃來晃去，他就能看上一整天！」

方正行一聽，不由自主，嘆了一口氣，和那幾個隊員，互望了一眼，幾個隊員也禁不住苦笑，因爲張三說的，一點也不錯，照狠牙口鎮上的那些人說，這白痴看着搖晃的石頭，不單看了一天，足足看了大半年？」

方正行一面苦笑着，一面拉過韁繩，待翻身上馬，然而，就在他一手抓住韁繩，一手拍着馬鞍，身子還未曾彈起來的一剎那間，他的腦門之中，閃電也似的亮了一亮。在那剎間，他陡地想起了一個最大的破綻！一個最可疑的疑點！

當他一想到這一點的時候，他也陡地轉頭，向板車上的那白痴看去，白痴仍然睜大了眼，一點表情也沒有，看來像是不論發生了什麼事，都和他沒有關係一樣！

方正行望了那白痴很久，才緩緩地道：「走！」

幾個隊員一起翻身上馬，一個隊員和張三兩人共騎，走在前面，山路崎嶇，在黑暗中，更加難行，倒有一大半路程，因爲看不淸前面的路，要下馬用火把照着，再拉着牲口，小心翼翼地走過去。

每一個人都希望方隊長叫停下來，等天亮了再趕路，可是當他們轉過頭，向方隊長望去之際，每次看到方隊長的神情，總是一樣的，方隊長緊皺着眉，眼睛半瞇着，看來他根本不在看路，也沒有拉緊韁繩，只是由得他胯下的坐騎，自己在找路走。

幾個隊員都知道，方隊長是在思索着這件棘手的案子的關鍵，這個白痴的來歷，已經弄明白了，那麼，是不是代表這案子，已經有一線曙光了呢？

案子是不是有了一線曙光，方隊長不開口，誰也不知道，但是，天際的一線曙光，倒已漸漸擴大了開來。

一直等到天際出現了陽光，方隊長才像是如夢初醒般，直了直身子，道：「找處地方歇歇脚！」

衆隊員答應了一聲，仍由張三指着路，經過了一夜的夜路，他們已經來到了羣山包圍的山地之中，向前看過去，全是一座接着一座，幾乎沒有盡頭的山峯，而每一座山峯，看來又全是一模一樣的。

不過張三畢竟是在這一帶活動了好幾年的人，他指引各人，轉過了一個山崗，就看到了一道清泉，所有人一起下馬，伏在清泉邊，先喝了一個飽，方正行下令，解開了那白痴，張三掬了幾下水，湊在白痴的口前，白痴咯嘟咯嘟地喝了下去。

各隊員取出了乾糧來，方正行取了一份，走開去，在泉邊的一塊大石上，躺了下來，望着淙淙的泉水。

昨天晚上，他足足想了一夜，他認爲，事情應該已有點眉目！而眉目一定就在張三所講的，山窩子裏，單臂老七的那幫人身上。

現在，方正行還很難肯定，這件案子是不是單臂老七那幫人幹的，但是他却可以肯定一點，那便是，單臂老七那幾個人，一定已有了什麼變故。

要不是那幫人有了變故，呆瓜不會一個人來到狠牙口鎮，要不是那幫人有了變故，他甚至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，他閃電也似想起來的那一個疑點，究竟有什麼意

義，但是他却可以肯定，他閃電也似的想起來的那一點，一定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。

他轉了轉身，吩咐道：「輪流值班，中午啓程！」

各隊員答應了一聲，方正行也闔上了眼睛，他很快就睡着了，而且，當他再睜開眼來時，太陽恰好就在頭頂，方正行叫醒了張三和三個在熟睡中的隊員，吩咐各人解下了馬背上的行囊和乾糧，在水壺中注滿了水。

再向前去，要翻山越嶺，牲口是用不上了，只好靠自己的兩條腿來趕路。張三雖然不敢說什麼，可是臉上的那種委屈的神情，就不用提了。

兩個隊員推着白痴，白痴眞是推一步，才走一步，在陡峭，崎嶇的山路上，帶着這樣一個白痴趕路，那眞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
方正行和張三走在最前面，有時候，方正行會停下，對着那白痴冷冷笑幾聲，也沒人知道他是什麼意思。

在三天之內，他們一共翻過了七個山頭，在這三天之中，他們一個人也沒有遇到過，在路上，打了不少野味，以補乾糧不足，好在這一年不是大旱年，到處都有

山水，等到第三天下午，他們翻過了第七個山頭之際，張三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快到了！」

向前看去，實在沒有路，他們只是眼看一條沒有水的溪坑，向前走着，溪坑邊上的碎石，一步踏上去，都叫人脚底生痛，脚高脚低，張三不住地在唉聲嘆氣，方正行望着他，說道：「你上一次是怎樣來的？」

張三苦着臉，說道：「自從上一次，我來過之後，早就說過，再也不來的了，唉，誰知道——」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「誰知道又叫我逼了來，是不是？」

張三道：「可不敢這麼想，要是眞能助方隊長破了這件案，走十趟也不在乎，不過，我看咱們這一次辛苦，一定是牽牛上樹，白費工夫！」

方正行一面向前走，一面道：「從那山窩子到狠牙口，要走幾天？」

張三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一天就可以到，不過那條路，可更難走得很！」

方正行道：「你說呆瓜一個人，能從那山窩子，走到狠牙口鎭去？」

張三回頭望了一眼，看看叫隊員推着，踉踉蹌蹌，正向前走着的白痴，也不禁

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隊長，你在狠牙口鎮，找到呆瓜，那可眞奇怪得很！」

方正行又沉聲說道：「呆瓜來到了狠牙口不奇，奇的是，沒有人去找他，更奇的是——」

方正行講到這裏，沒有再講下去，他心中想到的，更奇怪的事，就是那天晚上，他陡然想起來的那一個疑點，但那是沒有必要對張三說出來的。

張三望着方隊長，點了點頭，像是自言自語地道：「可是那天晚上砍了我一刀的那兩人，就算黑裏看不眞，也絕不像是我遇到過的人！」

方正行沒有再說什麼，一行人一直向前走着，直到來到了一片大窪地前，停了下來。

那一個大窪，底下積了一潭水，只有三五尺方圓，看來，要是逢到大雨，山溪中那水奔騰而下之際，整個大窪地，就是一個大水潭。

張三指着前面，一條全是雜草、灌木的小徑，道：「從這裏進去就是了，地方隱秘得很。」

方正行抬頭看去，只見小徑前面，有一塊大石擋着。

那塊大石，足有兩丈來高，一邊向外傾斜着，看來像是隨時可以倒下來一樣，但是仔細看去，也可以看得出，貼着大石，可以有通道通向前去，方正行揮了揮手，首先向前走去，衆人一起跟了上來，來到了大石近前，張三突然揚聲叫道：「單臂——」

可是他才叫了兩個字，方隊長一轉身，砰地一拳，已打在他的臉上，那一拳，打得張三的頭，歪向一邊，好半晌轉不回來。

方正行不理會張三，已經沉聲吩咐道：「小心，將槍抓在手中！」幾個隊員各自拔出了槍，張三本來想叫幾聲屁的，可是一看到這等陣仗，和各隊員那種緊張的神色，他扳着臉，也不敢出聲了！

方正行側着頭，揮着手，令一個隊員，將白痴推了過來，他一伸手，抓住了白痴的手臂，將白痴的手臂，反拗了過來，推着白痴，向前便走，一個隊員，緊跟在方隊長的身邊，在大石下，走了過去。

一走過了大石，就看到前面，是一個小小的山谷，有一條陡峭的斜路，可以通下去，方正行推着白痴，向前直衝了下去，一口氣來到了山谷下，立時在一塊大石

後，伏下了身子，一面揮着手。

張三和幾個隊員，也一起衝了下來，方正行瞇着眼，向前看去，前面有幾間，可以算是屋子，純用粗木搭出來的窩棚，山谷靠較平的山那一邊，是幾片開墾過的路，可是地上早已長滿了野草，少許也有一年半載，沒有人去整理過了。

一看到了那一大片荒蕪了的地，方隊長又直起了身子來，又苦澀，又憤怒地道：「我們來得太遲了！」

張三道：「他們……不在了？」

方正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要是他們還在，開出來的地，怎會荒成這樣？」

張三搔着頭，道：「我眞不信，眞不信單臂老七，會幹出這種事來！」

張三一面說，一面向前走過去，方隊長也鬆開了白痴的手臂。單臂老七已經不在，事情可以說，已經進一步明朗化了，案子是他們幹的，他們幹了這樁案子之後就走了，可能是經過狠牙口走的，嫌白痴碍事，就將他留在狠牙口的鎮口了！

方隊長正在想着，陡地聽到張三，發出了一下驚呼聲，指着地上，抬着頭，一臉驚駭之色。

地上的野草很深，也沒有人看得淸他指的是什麼，方正行首先奔了過去，幾個隊員也奔了過來，一奔到近前，各人都呆住了！

地上，是一具骸骨。

骸骨看來很完整，是一個人，伏在地上，骸骨只有一條臂骨，在臂骨上，還嵌着一柄刀，刀早已生銹了，可是還深深陷在骨內。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張三直到此際，才顫聲叫了出來，道：「單臂老七！那是單臂老七！」

毫無疑問，那是單臂老七，或者說，那是單臂老七的屍骸，從屍體已經變成白骨來看，單臂老七已經死了很久了。方正行其實可以說出單臂老七死亡的正確日子來，但是他却沒有說什麼。

他知道，單臂老七，一定是在那件劫案發生之後死的，已經死了八個月。本來，他以爲這件案子是單臂老七幹的，但是現在，單臂老七已成了一具骸骨，那麼，案子當然不是他幹的了！

方正行俯身，握住了刀柄，將刀提了起來，刀正砍在脊柱骨上，一提起來，連

着兩節脊柱骨一起提起，原來很完整的肋骨，散了開來。

刀現在是生銹了，但是當砍中單臂老七背脊之際，刀一定是極鋒利的，因爲直到現在，刀還是深深地嵌在骨頭之中。

方正行看了幾眼，將刀隨手遞給了一個隊員，那隊員接過刀來，立時抖開一塊布，將刀小心地包了起來，那是這件案子發生以來，唯一的證物。

方正行又向張三望了一眼，張三倒也靈巧，知道方隊長想問他什麼，忙道：「看來很像是砍我的那種刀！」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他料得不錯，這山窩子中的人，果然和那件驚天動地的大劫案有關，可惜他來遲了，不能在骸骨中得到什麼。

他帶着各人向前走去，不久，又在草叢中，發現了另外兩具，倒在一起的骸骨，再向前去，又是一具，在屋子前，也有一具，屋中有一具，一共是六具。

六個人死了，方正行又向張三望去，張三苦笑道：「不錯，連白痴一共是七個人！」

方正行抬頭，白痴站在一株樹前，怔怔地站着，方正行陡地大叫了起來，向白

痴奔了過去，到了那株樹前，樹有一根橫枝，橫枝上有一圈沒了樹皮，樹下有一塊石頭，石頭上還有半截早已腐了的草繩。

那是一根繩子，綁住了石頭，掛在樹枝上的痕跡。方正行呆了一呆，陡地雙手齊伸，抓住了白痴胸前的衣服，劇烈地搖着白痴的身子，叫了起來，道：「說，這裏發生過什麼事，說！」

幾個隊員駭然地互望，一起奔了過來，也一起叫道：「隊長！隊長！」

方正行陡地鬆手，白痴跌倒在地，撑了撑身子，就坐在地上，口中發出「荷荷」的聲響。

一個隊員道：「隊長，他是——」

方正行陡地打斷了那隊員的話題，道：「我知道，他是白痴！但爲什麼他沒有死？」

另一個隊員道：「因爲他是白痴！」

方正行的眼角跳動着，道：「因爲他是白痴，所以兇手連殺了六個人，才放過了他？兇手怎知道他是白痴，就算知道他是白痴，又爲什麼要放過他？」

隊員互望着，說不上來，張三也匆匆走了過來，額上直冒着汗，方正行陡地轉身，向他望去，嚇得張三整個人跳了起來，雙手亂搖，道：「不，不關我事！隊長手下超生！」

方正行心中極亂，可是陡然間，他問出了一句話來，道：「你那件當呢？」

張三不禁呆了一呆，問道：「那一個伴當？」

方隊長的聲音極其嚴厲，嚴厲得連他自己，也感到有點意外，冷冷地道：「就是那個首先發現這裏有一窩子人的那一個伴當！」

張三瞪大了眼，一時之間，像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，方正行提高了聲音，喝道：「快說！」

方正行的語聲，就像晴天霹靂，令得張三整個人跳了一下，忙不迭道：「是！是！那伴當在青葉崗，他那次跌進山溝子裏，斷了一條腿，到現在走路，還是一拐一拐——」

方正行不等他講完，就叱道：「少廢話，我可沒問你他現在走路不方便！」

張三嚇得身子有點發抖，身子向後退了一大步，再也不敢出聲。幾個隊員望着

方正行，心中都是好一陣難過，他們跟着方隊長，大大小小的案子，也不知辦過多少了，從來也未曾見過方隊長有像現在這樣大失常態的！

方隊長搖着白痴，厲聲質問張三，這都是以前見不到的行動，而方隊長所以會如此，隊員心中也很明白，方隊長是束手無策了！

夜來的山谷中，涼風使人感到有點涼意，可是方隊長的額上，豆大的汗珠，卻不斷湧了出來，這自然是表示他的心中，焦燥，惶急，已到了極點。

一個年紀較大的隊員，向方隊長走近了幾步，道：「隊長，張三的伴當，要是你懷疑他和劫案有關，只消問一問張三，案發當天他在那裏就可以了！」

方正行的面肉抽動着，神情十分苦澀，他不出聲，誰也不敢再說話，山谷中重又靜得出奇。過了好一會，才聽得方正行開口，他的聲音，聽來像是全然有氣無力一樣，道：「張三，你聽到了？」

張三忙道：「聽到了，隊長不問，我也不敢說，我那伴當，當天一天和我在一起，天快黑，我們一起出去想找些財路，才遇上推獨輪車的那兩個人的！」

張三的這種回答，可以說早在方正行的意料之中，方正行要不是眞的急到束手

無策，也不會懷疑到張三的那個件當身上去。他懷疑是沒有用的，可是應該怎麼辦呢？方正行的心中，亂成一片，他向前走兩步，又向後退兩步，在一塊大石上，坐了下來，雙手托着頭，一動也不動，看來，他就像他所坐的那塊大石一樣，在地上生了根，也像是他和那塊大石聯在一起，也變成石頭了！

方隊長一動不動，旁人也不敢開聲，都悄悄走了開去，等方隊長的命令。

方正行雖然坐着不動，可是他的心中，却亂成了一片。他將整件案子，從頭到尾想了一遍，時間已過了大半年，他奔波了上千里，翻過了幾百個山頭，到過無數處山溝子，見過不知多少黑道上的人物，可是他所得到的線索，實在太少了。

到現在爲止，他得到了一些什麼呢？

他所掌握的線索，只是以下幾點！

他知道有兩個人，推着獨輪車，在案發的當天晚上，經過案發現場不遠處。

他知道，在這個山窩裏的六個人，都是被人殺死的，只是那白痴沒有死，到了狠牙口鎮，當然是被人帶去了。

他只知道這兩點，而這兩點，對於這件案子來說，實在太不夠了！

他雙手漸漸握緊，他在想，要是他能知道在這個山窩子裏，發生過什麼事，那就好了，可是他怎麼能知道呢?除了在那白痴口裏，套出一點什麼來，他沒有別的辦法，可是那白痴看來，連話都不會說！

坐了足足半個鐘頭，方正行才抬起頭來，看來，他的神情已鎮定多了，額上也沒有再冒汗，他慢慢走向那幾間屋子，幾個隊員和張三，立時跟在他的身後，方正行很鎮定地道：「帶那白痴一起來！」

兩個隊員走過去，將坐在地上的白痴拉起來，扶着他一起向屋中走去。

到了屋中，找到了一盞上面已全是灰塵，乾了一大半的油燈，勉強點着了，燈蕊不斷發出吱吱的聲響，那一點豆大的燈火，也被風吹得搖晃不定，映着一張張滿是風塵的臉，叫人看來，覺得這些人，實在已經是心力交瘁了！

方正行坐了下來，先向張三望了一眼，道：「張三，拉你走了這一趟，多有不便，你別見怪！」

張三眞有點受寵若驚，忙道：「隊長千萬別客氣，只要有差遣，無不從命！」

方隊長嘆了一口氣，握着拳，抵在那張破桌子上，又向他手下幾個隊員望了一

眼，道：「我已下了決心，這件案子要是不破，我這個偵緝隊長，也不再幹了，你們要是不想跟着我，只管先回太原去！」

幾個隊員齊聲道：「隊長，這話再也別提！」

方隊長望着他們，心中也不禁一陣激動，這幾個隊員，全是隊裏最幹練的人，被他帶了出來，奔走了大半年，辛苦不必說了，損失也極大。

要知道，身在偵緝隊中，好處可多得很，腰際掛着槍，辦的是各種案子，就算你再清廉，也一樣有人送上白花花的大洋來，送錢的人，或許不爲什麼，只爲了要請你照應照應，不要也是白不要，逢年過節，省城裏大小當舖，銀莊，妓院，照例都有一份大大的節敬，方正行剛才這樣說，也是爲了這幾個隊員，跟着他在窮鄉僻壤辦案，別說沒有錢進門，連好好吃一頓，好好睡一覺，都未曾有過，所以才說要是他們不願意，儘可以先回去的！

然而，那幾個隊員却連猶豫也不猶豫，就拒絕了他的建議！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好，只要能破案，決不會白辛苦——」

他講了一句，略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我想在呆瓜口中套點東西出來。」

幾個隊員皺着眉，不出聲，方正行又望向張三，道：「你可知道，呆瓜會不會說話？」

張三苦笑了一聲：「我沒聽過他說話，不過……他好像聽得懂人家的話！」

方正行揚了揚眉，「哦」了一聲。

張三又道：「是這樣，上次我來的時候，單臂老七曾喝呆瓜，叫他出去捧一點柴進來，他就出去，不一會，就捧了一捧柴進來！」

方正行立時向白痴看過去，白痴進屋之後，就一直蹲在屋角中，這時方正行向他望去，他也不望向方正行，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前面，方正行沉聲道：「呆瓜，去捧點柴火來！」

呆瓜怔了一怔，沒有動靜，方正行提高了聲音，叫道：「呆瓜！」

這一次，有了點反應，呆瓜轉過頭，向方正行望了過來，方正行一字一頓，道：「去捧點柴火來！」

可是，呆瓜並沒有動，只是望了方正行一眼，又偏過頭去，直勾勾地望着前面。張三有點不好意思，忙道：「眞的，單臂老七喝他，他聽得懂！」

一個隊員道：「或許他只認得單臂老七！」

另一個道：「也或許單臂老七有什麼特別的手勢，他可以看得明白！」

方正行揮着手，道：「扶他過來，坐在我對面！」

兩個隊員過去，將呆瓜扶了過來，坐在方隊長的對面，叫道：「呆瓜！」

一叫「呆瓜」，呆瓜就轉過頭來，望着方正行，方正行又緩緩地道：「這裏幾個人全死了！只有你一個人沒死，他們是怎麼死的？」

呆瓜沒有反應。

方正行站了起來，一隻手放在背後，只用一隻手揮着，然後，身子陡地倒下去，再站起來，道：「死了！」

呆瓜沒有反應。

方隊長指着幾張櫈子，又向各隊員和張三作了一個手勢，各人會意，先是坐着，又突然站了起來，有的倒了下去——倒下來的人，就倒在屋中發現白骨的地方。

方正行又道：「這裏的人全死了，你可能記得起，什麼人殺死他們的？」

呆瓜沒有反應。

方正行苦笑了一下，他不斷用各種各樣的方法，用各種語氣，用各種手勢，向呆瓜問着，只要能在呆瓜口中，獲得一點點線索，他就滿足了，可是，整整一夜，直到東方已經現出魚肚白來了，呆瓜還是沒有反應。

到了天色大明，各人已是筋疲力盡，方隊長抹了抹汗，他只覺得手脚發虛，那一定是冒出來的虛汗，他揮着手，道：「休息吧！」

幾個隊員，已經累得東倒西歪，連坐也有點坐不穩了，一聽得方隊長這樣吩咐，就此倒了下去，連張三在內，不一會，就鼾聲大作，方正行倚在屋角，眼皮像是有千斤重，儘管他心事重重，但你究竟敵不過疲倦，不一會，也沉沉睡了過去。

幾個人一頓好睡，直到晌午時分才醒來，方正行最早睜開眼，看到呆瓜蜷在屋角，睡得好香，他叫醒了各人，還要有人餵呆瓜吃乾糧，這才離開了這山窩子。

在離開之前，方正行拍着張三的肩，道：「張三，辛苦了你一趟，沒什麼好謝你的，只有幾句金玉良言，別再幹剪徑劫財的勾當了，開點荒地，也强似做賊！」

張三居然滿面羞慚，諾諾連聲。

出了山窩子，沒走多久，方正行那一夥，就和張三分了手，方正行帶着呆瓜，直奔縣城去。到縣城去的目的，方正行說得很明白：「我還是不信那白痴什麼也不懂，得到縣城，找個大夫替他驗一下！」

從那山窩子到縣城，又是七八天不見天日的山路，那一天中午，進了縣城，才一進縣衙門，公安局長就迎了出來，拍着方正行的肩頭，道：「方隊長，省裏有電報下來，已經好幾天了！」

方正行苦笑了一下，公安局長却道：「別愁眉苦臉，一看電報，包你樂得闔不攏口來！」

方正行只是吩咐兩個隊員，先將呆瓜送到洋人辦的醫院裏去，自己隨着局長，來到了局長辦公室，局長將一份電報，放在方正行的面前！

方正行一看電報，不是樂了，而是傻了！

電文很簡單，是執法處長打來的，只有一行字：陽明堡案件，已人贓並獲，速歸。

方正行眞是傻了，陽明堡一案，已人贓並獲！那眞是他絕對想不到的事！人還

能說是抓錯了，贓物可是絕對假不了的，人贓並獲，當然更不會假！

方正行不禁苦澀地笑了起來，在發完了儍之後，他一點沒有樂，這些日子來的辛苦，忽然之間沒有了着落。他絕不是因爲案子不是他經手破的，所以難過，而是因爲他這些日子來，一心以爲這件事，會有一個極其曲折的過程，誰知道到頭來，只是十來個字，就結束了這件案子，那給他以一種陡地從空中掉下來的感覺！

而且，這種從空中掉下來的感覺，是事先毫無心理準備的，就算是他本來準備踏着樓梯，一級一級向下走來，但忽然之間，一個踏空，整個人就摔了下來一樣！

方正行呆了半晌，拿着電報，回到縣政府替他準備的住所，等到幾個隊員全到齊了，他才拿出那份電報來，各人看到電報，神情和方正行才看到電報的時候，一點也沒有分別。

呆了半晌，一個隊員才道：「我們該回去了！」

方隊長道：「是，該回去了！」

另一個隊員道：「呆瓜怎麼辦？」

方隊長皺了皺眉，案子已經破了，再提那白痴，實在是多餘的了。但是，他還

是問道：「呆瓜已送到醫院裏去了，是不是？」

那隊員道：「是，不過院長說，他只負責檢驗，不能收留呆瓜的，縣裏也沒有地方可以收留他！」

一個隊員道：「管他，總不能帶着他回到省城去！」

方正行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省城倒有教會辦的收容所，說不定，也只好帶他去了，我們明天就走！」

各隊員吸了一口氣，看他們的神情，像是都想安慰方正行幾句，可是又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才好。

第二天，隊員從醫院中，將白痴領了回來，又帶來了一份醫院的檢驗書，全是洋文的，方正行還好可以看得懂，他只看了結果，醫生的結論是：先天性白痴。

方正行沒有說什麼，帶着白痴和幾個隊員，一起上了火車，第二天就回到了太原。

方正行離開偵緝隊的隊部，差不多已有一年了，他一出現，每個人都過來和他握手，他倒迫不及待地問起「人贓並獲」的情形。

副隊長是一個資格很老的人了，他向方正行報告人贓並獲的經過，道：「隊長的吩咐，我們不敢怠慢，雖然事情已過了那麼久，但是各處路口，要道，車站，一樣設着關卡，查來往行人的行李，有兩個人，一見到查行李，就臉發了青，拔腳就逃，這兩個人，很會點功夫，傷了兩個人，才抓住他們，打開他們的行李一看，失單上的贓物，全在了！」

方正行皺着眉，副隊長又道：「那兩個賊，也眞有耐性，他們等了大半年，才將贓物帶出去，可是也過不了我們的五指山！」

方正行苦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早知道這樣，我也不必那麼辛苦了！」

副隊長笑了起來，道：「總是要找的，不是找得急，說不定這兩個賊，還要藏久些，略鬆上一鬆，那就叫他們溜走了！」

副隊長的話，很明顯，只不過是爲了安慰方正行而說的，方正行又只好苦笑一下，順口問道：「這兩個賊，有沒有說他們是怎麼下手的？」

副隊長忽然笑了起來，方正行不禁怔了一怔，因爲他絕想不出這個問題，有什麼可笑之處。副隊長立時道：「可笑得很，這兩個賊，不認人是他們殺的，只說他

們恰好經過那山溝子，見到人已被殺死了，那一大包贓物，包好了放在一邊，他們解開來看了看，就拿着走了。」

方隊長倏地睜大了眼。

副隊長繼續道：「那有賊會自己認賬的？這兩個賊想逃出鬼門關，眞當人家全是傻子了！」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兩個人是什麼來路？查明白了沒有？」

副隊長道：「查明白了，他們所供的倒不假，兩人全是皮貨商人，到口外販皮貨去的，仗着自己會武功，每次都揀小路走，他們家在太原，倒是開着一家皮貨莊，我看劫案不像預謀，多半是財露了眼，他們見財起意，才下了毒手的！」

方正行又問道：「失單上的東西，全齊了沒有？」

副隊長道：「全齊了，有點衣服什麼的，根本就不在失單之中，也不值什麼。」

方正行道：「那兩人收在那裏？」

副隊長道：「在省大牢裏——你且休息幾天，再接辦這件案子不遲！」

方正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不，我這就要去見他們！」

副隊長自然知道方正行的脾氣，方正行說這就要見見他們，那就是他立即就要去見他們！

副隊長拿起電話來，接着，先和監獄通了一個電話，才道：「可要我和你一起去？」

方正行搖頭道：「不用了——跟我辦案的那五個，好好地派他們些好差使，調劑調劑他們！」

那副隊長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有，派他們駐在裕興里，那差使是不能再好了！」

方正行聽了，也不禁笑了起來，裕興里內，有的是烟館妓院，賭場，偵緝隊員駐在裕興里，那眞是比老鼠進了穀倉還要好得多，那也眞可以說是對得起這五個跟了大半年，吃足了苦頭的隊員了。

監獄長的辦公室，似乎也染上了監獄中的那一股陰森的氣氛，使人在裏面坐上一會，就有一種極不舒服的感覺，方正行雖然不是第一次來，但總也有一點不自在，他只是站着。

監獄長坐在辦公桌後，皺着眉望着方正行，因爲業務上的接觸，頭髮花白的監獄長，和方正行可以算是好朋友了，他也知道方正行的脾氣，可是這件案子，到現在爲止，眞的可以算是水落石出了，方正行如果再對之有懷疑，那實在是在雞蛋裏挑骨頭了！監獄長沒有直接說出來，可是他却很委婉地道：「正行，你辛苦了這些日子，怎麼不休息休息？何苦再來見這種窮兇極惡的土匪？先上澡堂子去泡泡，晚上，我請客！」

方正行也皺着眉，道：「我要見那兩個人，你將他們提出來就是了！」

監獄長苦笑道：「正行，案情嚴重，上頭吩咐過要小心，這兩個人在死囚牢裏，不敢隨便提！」

方正行的反應來得十分快，顯然是他既然打定了主意要見那兩個人，那就沒有什麼人阻得住他，他道：「好，你派人帶我進去，我就到死囚牢去見他們！」

監獄長嘆了一聲，站了起來，攤着雙手，道：「正行，你還在懷疑什麼？」

方正行苦笑了起來，照實道：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懷疑什麼，不過，我總覺得，這件案子，還有可疑之處。」

監獄長提高了聲音，道：「人贓並獲了啊！」方正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，人贓並獲了，贓是假不了的，可是人，未必是那兩個人！」監獄長也不禁沉了沉臉，方正行那樣說，簡直就有點無理取鬧了！可是監獄長也沒有說什麼，不大不小的官做久了，誰都會事不關己，莫不關心的那一套。要是方正行堅持要將犯人提出來，那麼監獄長一定反對，因爲囚犯可能出意外，但現在，既然是方正行自願到死囚牢去見那兩個人，不怕惹上一身霉氣，他自然也沒有必要，再加以阻攔，他只是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，拍着桌子，大聲叫了起來，他一叫，一個年輕的辦事人員，就走了進來。

監獄長指着方正行，道：「派一個人，帶方隊長到死囚牢去，方隊長要見那兩個要犯！」

年輕辦事人員奇怪地望了望方隊長一眼，沒有出聲，答應了一聲，向方正行作了一個手勢，方正行就跟在那辦事人員，走了出去。方正行在走出獄長室的時候，還聽到獄長在嘆氣。

方正行跟着那辦事人員，離開了獄長的辦公室，走過了一條長廊，來到了一個

很大的天井。在大天井中，有不少囚犯在做苦工。天井的對面，是一堵用麻石砌成，又高又厚的石牆，石牆正中，是一扇已起了銹的大鐵門，緊緊地閉着，在鐵門之前，有兩個荷着步槍的警衞，正在來回踱步。

那堵石牆，就是太原大牢正面的圍牆，圍牆外的天井，監獄工作人員的辦公室，全是後來蓋起來的，那是民國以後的事了。

至於太原大牢，是在什麼時候造成的，尤其是將牢房團團圍住，那四周加起來，有好幾百丈的大石牆，是什麼時候砌成的，已經不可考了，據老獄卒說，至少已經有五六百年，還是明朝時候，錦衣衞橫行，一抓人就是幾百個時造起來的。

自然，沒有什麼人會對一座牢獄的歷史有興趣，而牢獄就是牢獄，一進了牢門，饒你原來是天大的官兒，一個小小的獄卒，也能叫你血肉橫飛，也能叫你不明不白，就死在獄中，也能叫你在獄中，舒服得和在家裏一樣，不但照抽大烟，也一樣可以找女人來陪。

獄卒是牢獄中至高無上的統治者，誰知道在這座沉沉大牢之中，發生過多少外間人連想也想不到的事？

來到了牢門口，兩個警衛是認識大名鼎鼎的方隊長的，立時向方隊長行了一個禮，辦事員取出鎖匙，打開了那道鐵門，鐵門在推開的時候，發出了一陣極其難聽的「吱吱」聲響來。

說這一道門，是生死之門，也不爲過，大牢裏囚的，全是重刑犯，究竟有多少人進了這道門之後，還能夠活着出來的，可誰也沒有統計過。

辦事員陪着方正行進了鐵門，鐵門內是一條由石砌成的走廊，大白天一樣亮着燈，而雖然亮着燈，那股陰森腐臭，和着幾分血腥氣的霉味，和那種陰森，還是叫人的心直向下沉。

走廊兩邊的石基上，全是厚厚的青苔，上端的石上，四脚蛇一條叠一條地貼在石上，在昏黃的燈光下，四脚蛇的眼睛，灰白而沒有光彩，就像是死魚的眼珠子一樣。

走廊中放着一張方桌，四個獄卒，正圍着方桌在賭牌九，牌砸在桌上的聲音，和各個牢房中隱隱傳出來的鐐銬相碰聲，混在一起。四個獄卒中做莊的那個，多半是輸了錢，額上的青筋，暴得老高，一面罵着，一面順手抓起一條鞭子，就霍地站

了起來。

獄卒所用的鞭子，和常見的鞭子，也大不相同，不過兩尺來長，頭尾一樣粗細，提在手裏，看來像軟不軟，像硬又不像硬，像是一條蛇一樣在竄動，可又給人以沉甸甸的感覺，那是鞭子裏，灌足了水銀之故。灌水銀的鞭子，一鞭抽上去，能叫被抽的人，痛得全身的肉，自然而然，抖上好一陣子。

輸錢的獄卒，本來可能是提着鞭子，想去找幾個平時瞧得不順眼，或者是搾不出什麼油水來的囚犯身上，抽上幾鞭子來出氣的，可是他才一站起來，就看到了方正行，剎那之間，他一臉的煞氣，全不見了，立時滿臉堆上笑容來，恭恭敬敬地叫道：「方隊長！」

另外三個獄卒，也一起站了起來，一樣叫着。

辦事員過來，吩咐了幾句，像是大牢中有厲鬼一樣，忙不迭轉身走了出去。

四個獄卒互望了一眼，提着鞭子的那個道：「隊長，那兩個人在死囚牢裏，死囚牢──」

方正行不等他講完，就揮了揮手，道：「快帶我去，我又不是沒去過。」

獄卒忙答應了一聲，方正行的確不是沒有去過死囚牢，但是這許多日子來，他總共也不過去過一次，或者一次都不能算，因爲那一次，他還很小，只有十來歲，跟着一個叔輩進去的，才一打開通向死囚牢的門，他就忙不迭退了出來。

當時究竟是爲什麼要急着退出來的，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，他只記得，那一次，他才一探頭進去，他見到了幾雙根本不像是人，也不像是野獸的眼睛，那幾雙在暗中射出來的可怕光芒，將他嚇了回來。

現在，方正行當然知道，自己是不會再被這種眼光嚇退的了。兩個獄卒帶着他向前走，兩旁全是牢房，牢房中滿滿是囚犯。有的囚犯，只管低着頭在捉虱子，有的看到了方正行，衝到了鐵柵前，破口大罵，有的只是用怨恨的眼光，望定了方正行。

方正行像是對什麼都不聞不問一樣，只是昂着胸，向前走着，倒是那兩個獄卒，揮着手中的棍，發出拍拍的聲響；打在鐵柵上，有手縮得遲的，叫棍子掃中，立時殺豬一樣的嗥叫起來。

嗥叫聲在石廊中響起回音，聽來格外淒厲，方正行似是看也不看，一直來到了

另一道鐵門之前，一個獄卒，才用鑰匙，將鐵門打開。

鐵門打開，是通向下的十幾級石級，石級上，只有當中兩尺許是乾淨的，兩旁就長滿了青苔，那是有人上下走動，也只走中間的緣故，十幾頭大老鼠，看到鐵門打開，有人走下來，也不四下亂竄，反倒大有惡意地瞪起閃閃發光的眼睛，望着來人。石級盡頭，是另一扇鐵門，來到那另一扇鐵門之前，兩個獄卒的神情，也不免有點緊張，取鑰匙開門的那個，手竟然有點發震。

鐵門打開，裏面又是一條石砌的走廊，一陣令人作嘔的臭味，撲鼻而來，方正行打偏過頭去，但是他却立時又轉回頭來。走廊的兩旁，一樣是牢房，鐵柵又粗又密，他又看到了那種野獸一樣的眼睛，死囚的眼睛，每一間牢房裏是一個死囚，有的可能已被囚在不見天日的死囚牢裏，有好幾年了，以致他們的皮膚，變成了灰白色，在皮膚上，還結了一層像鹽花一樣的東西，眼是失神、空洞的。有的可能是新囚進來的，自知難免一死，也豁出去了，一見到有人來，就用力搖着鐵柵，發出極其可怕的呼叫聲，兩個獄卒倒也不敢對他們怎麼樣。

方正行幾乎是屏住了氣息向內走去的，當他來到盡頭之際，自後那些死囚發出

的呼叫聲和鐐銬相碰的聲音幾乎叫人無法忍受下去。方正行的面肉不由自主跳動着，他終於來到了那扇鐵門前，那四間牢房，和別的死囚牢又不同，只有鐵門上的一個小方孔，那是用來囚禁案情最嚴重的犯人用的。

那兩個獄卒有點不好意思的神情，一個道：「方隊長，這兩個人——雖說會武，倒也老實，所以，將他們囚在一間囚室裏！」

方正行「唔」了一聲，沒有多說什麼，牢獄裏的黑幕，他不想管，也管不完。照規矩，死囚絕不能同牢的，這兩個人，居然能同囚一間牢房，當然是他們上下打通，花了錢的緣故。

這兩個人家在太原，又開着皮貨行，自然是拿得出來的。但是方正行也知道，就算家底再豐厚些，這一場官司打下來，僥倖能出得鬼門關的，也是非傾家蕩產不可了！一個獄卒在鐵門的小孔裏，張了一張，大聲喝着，道：「你們口口聲聲叫冤枉，現在偵緝隊的方隊長來了，頭頂三尺有神明，你們自己問心吧！」

牢房內，傳出一陣痛苦的呻吟聲，那獄卒接着，將牢門打了開來。

才進走廊來的那陣氣味，已經夠叫人難受的了，這時，牢門一打開，直衝出來

的臭味，連那兩個獄卒，也不由自主，向後退了一步。

方正行手按在腰際的槍上，死囚犯如果明知自己難逃一死，說不定一有機會，就要拚命，他不能不小心，若是有了什麼差錯，上頭責怪下來，他也一樣吃罪不起。

方正行一手按着槍，一面定睛看去，一看之下，他也不禁打了一個寒戰。牢房倒不能算小，可是除了兩個人，和兩堆發了霉的稻草外，什麼也沒有。那兩個人，正掙扎着從稻草堆上，站了起來，手上戴着手銬，脚上，也鎖着粗大的脚鐐，站起來的時候，手銬脚鐐亂響，身子搖搖晃晃，他們的臉色，看來是如此蒼白，兩眼深陷，口唇發着顫，可是却又發不出聲音來。

方正行定了定神，他第一件可以肯定的是，這兩個人在大牢之中，算是沒有吃過什麼苦頭，第二件可以肯定的是，這兩個人現在雖然已變了形，但是那一定就是張三剪徑時遇到的兩個人！

兩個獄卒緊站在方正行的身後，方正行向前跳出了一步，在那兩個人的口中，發出了一種極其奇怪的聲音來，那簡直不像是人發出來的聲音！

不過，如果仔細去聽的話，可以聽得出，他們是一起在叫着：「寃枉啊！」這「寃枉啊」三字，自古以來，不知多少人在公堂上，在牢獄中，在臨行刑前的刀光閃動之下叫過，有的可能眞是寃枉，有的可能一點不寃枉，是是非非，只怕除了老天爺，誰也斷不明白。

兩個獄卒立時斥道：「別叫，等方隊長來問你們！」

方正行的神情，嚴肅而陰冷，語音如鐵，道：「寃枉？你們是在變賣贓物時叫抓住的，那可太寃枉！」

兩個人一起喘起氣來，額上豆大的汗珠，一顆一顆地泌了出來。

一個掙扎着，總算迸出了聲音來，道：「隊長超生，我們貪心是眞，絕沒殺過人！」

方正行冷冷地望着他，另一個又道：「我們見了那麼多財寶，四面又是死人，所以才下手拿了的，我們眞正沒有殺過人！」

方隊長沉着氣，他已經聽過轉述的這兩個人的自辯，那實在是很難令人相信的，但不論如何，他來探這兩個人的目的，就是爲了要聽這兩個人，親口說一說當

時的情形，所以他不說什麼，只是冷冷地望着他們。

那兩個人也知道，現在他們所能抓得住的，爲自己剖白的唯一機會了，是以他們一面急促地喘着氣，一面迫不及待，發出聽不清楚的聲音，一面又向前走來，兩個人都走得太急了，他們顯然還沒有習慣如何在沉重的鐐銬牽累之下走得快，是以才走出了一步，便又一起倒了下來。

方隊長沒出聲，只是冷冷地望着他們，兩人倒在地上，一時之間，掙扎不起來，都仰起了頭，一個甚至急得哭了起來，叫道：「方隊長，你聽我們說！」

方正行冷冷地說道：「那麼你就說說看就是！」

那人一面流着淚，却也不敢抽咽，道：「那天，眞是鬼拍了我們的脖子，叫我們不走大路，偏走小路，仗着自己會功夫，力氣大，不怕剪徑的小賊，才叫我們撞見了這件事的！」

另一個喘着氣，總算掙扎着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我們走着，來到了全是山溝子的地方，也就是陽明堡附近，只見大羣烏鴉，在空中打着轉，叫着，我們好奇心起，就走過去看看……」

他講到這裏，聲音都發起顫來，道：「就看到了一道山溝子下，倒着兩輛大車，人也全死了！」

那一個用肘子撞了講話的一下，狠狠地道：「當時我就叫你別管閒事，你不肯聽，非要下去看看不可，現在，弄成這個樣子！」

另一個聲音嘶啞，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下了山溝子，看到了那麼多珍珠寶貝時，你可不是那麼說，你可說天叫我們，發這一筆大大的橫財！」

獄卒在方正行的身後叱道：「別亂說，一個接一個地說，方隊長才聽得明白！」方正行向後擺了擺手，道：「不妨，讓他們說下去！」

方正行緊皺着眉，這兩個人的話，實在是很難令人相信的，可是，越是這樣，越是令人起疑，他們要是存心騙人的話，怎麼不編一點容易叫人相信的謊話呢？

那兩個人喘着氣，一個又道：「我們才下去的時候，也不知道死的是什麼人，後來看到他院長老人家的屍體，才算是知道事情嚴重，我們正想上山溝子，就近去報官，就看到了那一箱東西——」

另一個接口道：「箱蓋打開着，東西眞齊全，就像是等着我們揀一樣，當時我

們想，人又不是我們殺的，土匪走得匆忙，未曾帶得走，我們算是揀了個便宜，也不算是傷天害理——」

那一個講到了這裏，也放聲大哭了起來。

方正行只是冷冷地聽着，那兩個哭着，身子發着抖，方正行突然道：「你們也不單是取走財物就算了，還做了些什麼手脚？」

那兩個人一聽，「咕咚」一聲，跪了下來，連連叩頭，一個道：「方隊長，你明鑒，你就像是親眼看到的一樣，我們確然做了點手脚！」

在方正行背後的兩個獄卒，互望了一眼，雖然他們沒有出聲，可是他們臉上的神情，却掩不住他們心中極度驚訝，倒並不是因爲方隊長知道這兩個死囚，在取走了財物之後，還做了什麼手脚，而是驚訝於方隊長這樣詢問他們！

因爲方隊長這樣問他們，那就等於說，已經相信了這兩個人，只是一時貪心，取走了財物，而沒有殺人！

方正行沒有再出聲，另一個忙道：「我們……臨走時，弄平了很多脚印！」

方正行陡地吸了一口氣，心頭狂叫了起來，失聲道：「很多脚印？」

那一個道：「是的，山溝上有很多脚印，一定是殺人的土匪留下來的，是向北去的，我們全弄平了，用布包了財物，上了山溝子——」

方正行又疾聲問道：「你們不是推着一輛獨輪車，那獨輪車是從那裏來的？」

那兩人又齊齊震了一震，現出又驚又喜的神情來，一個道：「那包東西很重，我們輪流負着，後來，路邊有一輛獨輪車，我們就推了來，連夜趕路，半夜時分，還遇到了三個剪徑的小賊，兩個叫我們趕下了山溝子，一個被我們在手臂上砍了一刀！」

方正行苦笑了一下，那三個「剪徑的小賊」，自然就是青葉崗的張三，和他的伴當了！

另一個又急急道：「我們回到了太原，才知道風聲緊得很，一直不敢出手，後來過了大半年，看看沒有事，東西才一出手，就叫挑了起來，方隊長，我們願意承受竊取財物的罪，可是天大寃枉，我們實實在在，沒有殺人，眞沒有殺人！」

這人講到最後兩句話，簡直是在絕望地哀鳴，聲音凄厲無比，聽來令人毛髮直豎。

方正行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你們的話，可不會有人相信，你叫人相信，有一幫土匪，殺了那麼多的人，却又留下了財物走的？」

那兩人面面相覷，汗流下來，一滴滴落在地上。

那兩人想是也知道自己講的話，不會有人相信，是以面面相覷之餘，只是向方正行叩頭。

方正行大喝一聲，等那兩人抬起頭來，才道：「照你們看來，那山溝子內的腳印，是多少人留下來的？」

那兩個人呆了一呆，顯然他們沒有這種經驗，所以說不上來，其中一個，呆了片刻之後，才道：「看來很多，我們也是財蒙了心，害怕官府抓到了土匪，供出他們未能取走財物，就會疑心到我們身上！」

另一個哭着，道：「要是我們當時不將那些腳印抹平了，說不定方隊長早已找到了土匪，我們——也不用擔着殺人的罪名！」

那人說到後來，面肉不斷抽搐着，他聲音之中那種懊悔，實在已到了極點！

方正行又苦澀地笑了起來，憑他多年的經驗，顯然那兩個人說的話太荒唐，他

還是願意相信他們所講的，是實實在在的情形。

這兩個人，在太原城裏，都有很大的買賣，像這樣的人，他們一時見財起意，又是順手揀回來的便宜，當然不會是路不拾遺的正人君子，但是如果說他們這樣的人，會爲了財殺人，而且殺了那麼多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而且，他們要爲自己開脫，總得編一個較爲人相信的謊言，不應該翻來覆去，老是講那個任何人一聽，都要斥之爲荒唐的故事。

以上兩點，全是方正行的推測，那是他自己的想法。任何人的想法都可能有錯誤，方正行自然也不例外，所以，對於他自己的想法，他還是作適當程度的保留，決不以此作爲破案的根據。

方正行拿來作破案依據的事實！

在這件大案子上，事實上還存在着許多疑點，自然是單臂老七那一伙人，那一伙人，如何會全都在山窩子裏，死於非命的？

要說是單臂老七那一幫人，和這件案子完全沒有關係，那實在很難令人相信，但是，兩者之間的關係，癥結又是在什麼地方呢？

方正行皺着眉，那兩個人想來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，跪在地上，叩頭如同搗蒜，方正行轉身，向外走去，兩人竟不約而同，拉住了他的袴脚。

方正行嘆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拉着我不放也沒有用，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們，這件案子，我還要查！」

那兩人抬着頭，眼中現出了一絲希望來。

方正行離開了死囚牢，也離開了整座監獄。從陰暗到陽光下，方正行一直在想着，他想來想去，如果要將山窩子裏，單臂老七那一伙人，和這件案發生關係的話，那麼，唯一的辦法，就要在那個白痴的身上追查。

可是一想到白痴，方正行又不禁苦笑起來，他並不是沒有試過，而是試過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可是結果，却一點用處也沒有！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向前走着，太原城裏的人，認識方正行的還眞不少，可是這一天，凡是認識方正行的人，心裏都十分納悶。因爲他們向方正行招呼，方正行竟然完全沒有反應，而方正行就像是中了邪一樣，雙眼發直，口中喃喃自語，只是向前走着，連撞到了人家的身上，也不知道。

方正行的確是什麼也不知道，他只是在苦苦地思索着，他既然下了決心要再查這件案子，那麼，就不是說說就算的事。

而他也知道，他要再查案子的話，一定比以前，更難着手，因爲從上到下，每一個人，都認爲案子已經水落石出，人贓並獲，不值得再查了！

方正行精神恍惚地走着，直到迎面來了一個大胖子，陡地一伸手，在方正行的肩頭上，拍了一下，大呼小叫了起來，方正行才感到自己是在街上，遇到了熟人。

那大胖子一身華服，胖得足有兩百五十斤，說起話來，滿臉肥肉都在動，他按在方正行肩上那隻肥手，每一根手指，看來就像是瘦子的一條胳膊，在他那麼粗的手指上，戴着一枚鑲着極大的金剛鑽的戒指，梅核大小的金剛鑽，在陽光下閃耀着奪目的光芒，以致方正行乍一回頭之際，被那股光芒，映得連眼睛都瞇了起來。

方正行的反應並不很熱烈，在太原城裏，這個大胖子，只要抬一抬眉毛，就會有很多人，願意從老遠爬過來，爬在他的脚下。

可是，方正行却不，他只是淡淡地道：「閻老闆，半年多不見，你又胖了不少了！」

閻老闆呵呵笑了起來，手還是按在方正行的肩上，他跟方正行倒很合得來，或許是他知道方正行並不想在他身上得到什麼的緣故。

一個人要是太有錢了，就會連一個可以對之講話的人都沒有了，他心裏會時時刻刻在提防着：這個和我講話的人，是不是想在我身上，弄點什麼好處回去呢？

而閻老闆，就是一個太有錢的人，他的錢究竟是從那裏來的，倒也人言各殊。關於閻老闆金錢的來源，最可靠的一個說法，說他是在賑災的時候，發了大財，再加上歷年來的長袖善舞，才掙下了偌大家財的，不過，這種說法，也「查無實據」。現在可以肯定的是，閻老闆是山西的首富。

閻老闆的舖子，不是一家一家，而是一條街一條街的，他有着一切，就是沒有一個可以講得來的人，而方正行是唯一他看到了之後，可以放心，知道自己在方正行的心目中，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人！

閻老闆呵呵笑着，道：「聽說你爲了辦那件案子，着實吃了不少苦頭，現在好了，案子也破了，來，我請你到新開的澡堂洗澡去！」

方正行搖了搖頭，閻老闆大聲道：「那可不行，非去不可！」

方正行指着閻老闆凸出老高的肚子，道：「你再囉嗦，信不信我打你一拳！」

閻老闆笑了起來，道：「說實在的，我還有一件事情，要求你幫忙！」

方正行仍然搖着頭，道：「只要你一出聲，滿城人都能為你辦，何必找我？」

閻老闆大搖其頭，兩頰的肥肉，在盪來盪去，道：「這件事，只有你一個人辦得了，說起來，我也有點疑惑，說是人藏並獲了，可是失單裏，為什麼就沒有那十八顆金鋼鑽鈕子？」

方正行陡地一怔，說道：「你在說什麼？」

閻老闆已經不由分說，拉着方正行的手，向前走着，一面還嚷道：「來，坐我的車去！」

閻老闆的車，是太原城裏，屈指可數的四輛汽車中的一輛，他那輛別克大房車是特製的，在美國別克車廠裏有着記錄，他們一共只為顧客特製過兩輛這樣的車子，一個顧客是中東的阿拉伯酋長，另一個顧客，就是這位閻老闆。

閻老闆的車子，又高又大，司機座位後面，只有一個位子，可以坐上三五個瘦子，可是閻老闆的那兩百五十斤拌肉一陷下去，也就沒剩下什麼了。

方正行坐在司機旁邊，司機神氣地按着喇叭，將在旁邊經過的驢，全都嚇得亂迸亂跳。

方正行的心中很亂，閻老闆上車之後，只說了一句：慢慢再說，就沒有開過口，所以，方正行想來想去，沒有法子想得通，那「十八顆鑽石子」，究竟是怎麼回事。爲什麼閻老闆會將之和失單扯在一起。

汽車在石板道上走，看來比馬車還慢，但是閻老闆却閉着眼，充份在享受着這份氣派，方正行急速地轉着念：是不是失單不完全？。

失單不完全的事，也很普通，通常有兩種情形，其一是失主不知道失去的東西的精確名目、數字。第二是官吏舞弊，故意竄改失單，將失單中貴重的東西瞞下來，破案之後，吞爲己有，失主也只好民不與官鬥，啞子吃黃蓮。

如果說，在這件案子中，還有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不在失單之中，那麼，是那一種情形呢？

方正行無法想像得出這是那一種情形，車子走得很慢，他的心中，却像是沸水在翻騰一樣。

那是一線新的曙光，對整件案子來說，可能是極其重要的一線曙光！

方正行自然急於想知道這十八顆鑽石鈕子的詳細情形，但是他却並不追問，他知道閻老闆雖然人肸得像豬，可是心思却細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不在失單之中，其間一定還有很大的曲折，若是自己問得緊了，只怕閻老闆怕牽連得太大，反倒不敢說了。

方正行耐着性子，直到車子到了那家新開浴室門口，閻老闆一到，幾乎所有浴室中的人，連老闆的小姨子都迎了出來。

方正行心中暗罵了一聲，瞧着打躬作揖的那些人，心中有說不出來的不順眼，洗澡擦背捏脚搥骨，全套是三毛大洋，閻老闆不會給五毛，旁人也不會給兩毛半，可就是閻老闆來了，這些人就恨不得跪在地上爬。

浴室是新開的，一切都很新，洗澡用的是上海來的洋胰子，一陣香味，直往鼻孔中鑽。

當每一個人都脫光了衣服，泡在熱氣騰騰中的時候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似乎很容易拉近，閻老闆揚了揚他的肸手，雖然在蒸氣氤氳中，他手上的那枚鑽戒，看

來仍然是光華奪目！

他望着被熱水浸得滿頭大汗的方正行，道：「你看我這戒指怎麼樣？」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「不錯，很大。」

閻老闆「呵呵」笑了起來，忽然又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不過，院長的那十八顆鈕子，光比這還好，大小也差不多，嘖嘖，那眞是稀世奇寶，是宮裏的人賣出來的！再找，花多少錢都找不到了！」

方正行一怔，問道：「你這顆要多少錢？」

閻老闆現出得意的神色來，用手抹着鑽石。

方正行在等着他的回答，方正行的心中，已經開始漸漸感到，整件事，可能已快要有答案了！

閻老闆望着手中的那顆鑽石，眼睛瞇成一道縫，說道：「不貴，也不過三萬大洋！」

方正行一聽，整個人自池中直站了起來，失聲道：「那麼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豈不是五十四萬大洋？」

閻老闆望了方正行一眼，道：「六十萬大洋，是我經手的，我可沒賺什麼！」

方正行揮着手，像是想將眼前的蒸氣揮開，又像是將心中的疑雲揮開去，他大聲道：「院長做官清廉，那來的那麼多金錢啊？」

方正行這句話一出口，閻老闆陡地笑了起來，他的笑聲，在浴室中聽來，來得格外宏亮，方正行盯着他，閻老闆足足笑了好幾分鐘，才道：「清廉，天下做官的人，那有一個是清廉的？」

方正行只覺得臉上一陣子發熱，閻老闆這樣說做官的人，他也不想反駁，他只是慢慢坐了下來，又將身子，浸在熱水之中。

他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眞想不到，院長會有那麼多錢，眞想不到！」

閻老闆伸手在方正行肩上拍了一拍，道：「這下子，你們偵緝隊可肥了！」

方正行一呆，一時之間，他還有點不明白閻老闆這樣說，是什麼意思，但是那只是極短時間的事，他立時明白閻老闆是什麼意思了。

閻老闆的意思是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一出事，就未曾列在失單上，是偵緝隊的人，故意隱瞞下來的，現在人贓並獲了，因犯困在死囚牢裏，還敢說什麼，這十

八顆鑽石鈕子，自然是落在偵緝隊的手裏了。六十萬大洋，那可眞是肥得很了！

方正行在迅速地轉着念，一時之間，未曾搭腔，閻老闆在池水中，挪了挪身子，靠近了方正行一些，道：「方正行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出手不容易，你們也找不到那麼大的買主，這樣吧，我可以收回來，照六十萬這個數字，打八折，全給現洋。」

閻老闆的眼睛，瞇成了一道縫，又道：「過幾天，是大帥老太爺的整壽，我想送一筆大禮，也沒有再比這份大禮更堂皇了！」

方正行又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在浴池中，他吸進去的，是悶熱的水汽，那使他的心情，更加悶鬱。

方正行仍然沒有立時回答，他心中正在上下翻騰着，閻老闆疑心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是偵緝隊的人吞沒了，那不足爲奇。奇的是，方正行却可以肯定，偵緝隊中的人，決未曾幹這種事！

這是方正行可以肯定的事，他是偵緝隊的隊長，這件案子，從頭到尾，都是由他一個人包辦的，決不可能在其中出了這樣的紕漏。

但是，當方正行再向下想去的時候，他的信心，不免有點動搖了！

他在外面奔波了大半年，一點頭緒也沒有，結果，這件案子，是在太原城裏，人贓並獲的。人贓並獲之際，他並不在場，要是那時有人做了手脚，他是無法知道的！

方正行不敢肯定他隊裏是不是有人在贓物上做了手脚，如果眞有人這樣做的話，一定會瞞着他，因爲數字實在太大了，誰也不肯將已經吞下去的肥肉吐出來！

方正行足足有十來分鐘不出聲，閻老闆又說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決不會叫你吃虧的！」

方正行只好苦笑了一下，他知道，現在向閻老闆解釋，是沒有用處的，他只是站了起來，匆匆抹了身子，離開了浴池，出了浴室。

離開了浴室後的第一件事，他就回到了隊裏，召集了四個隊員，那四個隊員，就是當日在車站，搜到了贓物，立了大功的四個。

四個隊員一進方隊長的辦公室，就感到了一股極度的寒意，寒意是來自方隊長嚴峻的臉色，和他望着人時那兩股令人戰慄的目光！

四個隊員互望了一眼，挺直身子站着，一動也不敢動，方隊長望着他們，心裏陡地一陣難過。他本來是準備問這四個隊員，嚴詞責詢他們是不是在搜到贓物時，留下了那十八顆鑽石鈕子的，但是他立時感到，這四個隊員，是自己的手下，也曾跟自己出生入死，辦過案子，那是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人，實在是不應該懷疑他們的！

剎那之間，方正行臉上那種嚴峻的神情消失了，他看來變得十分疲倦，也十分難過。他只是淡然問道：「你們抓到了那兩個人時，贓物全報上來了？」

那四個隊員互望了一眼，他們自然難以明白方正行的心情，四個人齊聲道：「全報上來了，跟失單上的一模一樣，一件也不少！」

、方正行轉過身去，望着窗口。

方正行略頓了頓，失單上的一件也不少，可是那十八顆鈕子，根本不在失單上！他又問道：「還有沒有失單上沒有的東西？」

四個隊員互望了一眼，等到方正行問出這句話來之後，他們也知道，方正行叫他們來問話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了，四個人的神情都很激動，齊聲叫道：「隊長！」

方正行陡地轉過身來，立時道：「算了，我知道你們不會做這樣的事！」

四個隊員的神情更激動，充滿了感激的神情，一齊沉聲道：「謝謝隊長！」

方正行嘆了一聲，一個隊員道：「隊長，是不是那張失單——」

那隊員的話還未曾講完，方正行的心中，就陡地一亮，立時揮了揮手，那隊員也不再講下去。剎那之間，方正行的腦中，湧了許多事來。

當案子發生之後，由於所有的人全都罹難了，究竟失去了多少東西，也無從獲知，這張失單的獲得，也頗有一點曲折在內。

先是根本沒有人知道失了什麼，後來，事主的一個內侄，說曾幫着收拾行李，院長曾有一張值錢的物品單子，是院長親筆所寫的，交在他的手上，他將那張單子呈了上來，這張單子，就自然而然，成了失單。

當時，方正行並沒有想及其他，但現在想來，這件事却也奇怪得很，院長告老還鄉，又不能預知自己會遇了盜劫，死在半途，何以會將所帶的細軟，開成了一張單子，交給他的內侄？

但是現在，知道了院長的宦囊之中，還有那一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事情就很明白

了！

根據那張失單來看，所有的細軟，總值也不過兩萬來三萬大洋，做了幾十年官，有那麼一點積蓄，自然無損他清廉的聲名。而那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一定是在極度秘密的情形之下買了進來的，是院長的從來未爲人知的錢財，而院長列出了這張單子，目的是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，是爲了他自己清廉的聲名！

要說起來，失單上的東西雖多，總值還不及一顆鑽石鈕子，如果劫匪是深知秘密的話，只取走了那十八顆鑽石鈕子，而留下了其他的東西，等人去頂着劫殺的罪名，那應該是最聰明的安排了！

那樣看來，那兩個下在死囚裏的人，所說的竟可能是實情了！

方正行一想到這裏，心裏不禁亂跳，如果是那樣的話，那麼，這件案子，就一定不是尋常的路劫，而是曾經經過周密的安排的。

首先，劫匪知道在院長的行李之中，有這樣的十八顆鑽石，然後，在山溝子裏下手，將所有的人，殺得一個不剩，除了那十八顆鑽石鈕子之外，什麼也不取，而將其他的東西放在一邊。

劫匪知道，總有人會經過的，而經過的人，要是不順手牽羊，那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劫匪更知道，無論是誰，拿走了這批贜物，總有被發現的一天，而等到贜物被發現之後，整件案子就算是結束了，不會再有人追究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也不會再有人過問了！

劫匪不但要知道院長有這些鑽石，而且還要知道院長是在秘密的情形之下，買進那些鑽石來的！

那麼，這個人是誰呢？

方正行第一個想到的是閻老闆，可是他立時否定了這個想法。

要是事情是閻老闆主使的話，那麼，閻老闆就決不會再提起那些鑽石。正因為閻老闆提起了那些鑽石，才使得整件案子在幾乎絕望之際，又峯廻路轉，出現了一線光明，並且可以循此追查下去的！

那四個偵緝隊隊員，看着方正行發怔，也看着他踱來踱去，看着他額上沁出汗來，最後，看着他陡地衝了出去，留下他們四個，莫名其妙地等在辦公室中。

方正行又來到浴室，閻老闆還在，不過已經不在浴池中了，而是躺着，由兩個

人在替他搥着，拳頭落在閻老闆的一身胖肉上，發出來的聲響，格外來得響一些，方正行一到，就將那兩個搥骨的趕了出去，閻老闆眯着眼，坐起身來，道：「想明白了？」

方正行並不直接回答，只是問道：「你經手賣這十八顆鑽石鈕子給院長，可有別人知道？」

閻老闆「呵呵」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這件事，再秘密也沒有，除了我和他，沒有人知道！」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「那麼大的一單交易，會沒有旁的人知道？」

閻老闆顯然誤會了方正行的意思，是怕這件事會傳了出去，是以他道：「真是沒有人知道，這批鑽石，在我這裏已經有好多年了，我也沒有找過買主，是院長找我，問起有什麼值錢而又容易帶的東西，我才賣了給他，那是三年前的事情。」

方正行又呆了一呆，才道：「你是說，這批鑽石，在院長的手裏，已經有三年了？」

閻老闆道：「是，據我所知，他從來也未曾在人前露過口風——」

閻老闆說到這裏，忽然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他不是不想說，他是不能說啊，你想想，他要是一說，人家問他：你是那裏來的錢買的，他不是不再是淸官了嗎？哈哈哈！」

閻老闆笑着，但是方正行却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好笑。這批鑽石在院長手中，足足有三年，要是沒有人知道，那眞難令人相信，而知道的人，要安排一次劫案，自然也容易得很！

事情漸漸有點頭緒了，在閻老闆那裏，可能已問不出什麼來，是以方正行站起了身來，閻老闆忙說道：「你別忙走，我八折收回來，你這裏，我另外送你五萬大洋！」

方正行緩緩搖了搖頭，道：「閻老闆，你弄錯了，這批鑽石，根本不在偵緝隊手上！」

閻老闆的眼睜得老大，道：「不在偵緝隊的手上，那麼在誰的手上？」

方正行一字一頓，緩緩地道：「誰做這件案子，就在誰的身上！」

閻老闆一時之間，顯然不明白方正行的意思，道：「那兩個人在死囚牢裏，絕

活不了，還要來幹什麼？人要是死了，用金鋼鑽來做棺材，也是白搭！」

方正行並不想多解釋，只是望了閻老闆一眼，道：「原來你也明白這個道理！」

閻老闆一怔，還想說什麼間，方正行已經轉身，向外走了出去。

在方正行向外走去的時候，他的脚步很輕鬆，心情也很興奮，因爲這件無頭案子，到現在爲止，總算有了一點眉目了，循現在所有的線索追查下去，極有可能，會使整件案子，水落石出。

回到了部隊，那四個隊員還在，方正行一進門，就道：「這幾天，你們四個人，什麼也別幹，只替我去調查一件事！」

那四人齊聲答應着，方正行道：「你們去查一查，院長在還鄉之前三年的時間內，有什麼他親近的人，是先離開他身邊的！」

四個隊員答應了一聲，這樣的任務，在老練的偵緝隊員來看，實在是再輕鬆不過的了，可是方隊長却還是叮嚀了幾句，又道：「一有結果，就向我報告！」

結果第三天就有了。

方正行望着那隊員，那隊員道：「隊長，我查到了一個人，是院長從裕興里贖出來的，很得院長寵愛，院長年紀雖然大，可是一天不見她，就混身不自在，這個妓女，叫作小紅，跟了院長一年，忽然逃走了，院長爲這件事，曾大發脾氣，還曾叫我們查過她的下落！」

方正行陡地想了起來，道：「是的，我記起來了，後來沒有結果。」

那隊員道：「沒有結果，我們查來查去，只查到小紅是坐大車走的，在車站有人見過她，和一個一條胳膊的漢子在一起的！」

方正行陡地站了起來，雙手按在桌子上，一時之間，竟然興奮得說不出話來！

他明白了，就算不是完全明白，他也至少已經明白了一大半！

雖然世上很多人只有一條胳膊，但是在這件大案子之中，却只有一個人是一條胳膊的，那就是單臂老七，在那山窩子裏的那個！

單臂老七是小紅的什麼人？這一點倒可以不必深究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將一個妓女，自妓院中贖了出來，將之寵愛不已，定會將所有的秘密講給她聽，包括那十八顆鑽石鈕子在內！

單臂老七會和小紅一起出現在車站，他們的關係，一定很密切，小紅會將這個秘密，轉告給單臂老七，單臂老七自然也可以知道，院長這個官做不長，一定會告老還鄉，自然也會將那十八顆鑽石，帶在身邊。

於是，單臂老七就先在山窩子裏，糾集了一批人，在那裏等着！

這一等，要等三年之久，只怕單臂老七事先也想不到，不過，終於給他們等到了！他們殺了所有的人，劫走了那十八顆鑽石，又回到了山窩子中，眞是神不知鬼不覺，只怕靑葉崗的張三，做夢也想不到，他以爲是落荒而來的窮漢子，原來是處心積慮，作一件驚天動地大案子的大盜！

方正行覺得自己已經將整件案子全想通了，現場上被那兩個人弄平的許多脚印，正是單臂老七那一伙人所留下來的。

可是，方正行又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因爲，單臂老七那一伙人，已經全死了，只剩下了那個白痴！

一想到了那個白痴，方正行陡地失聲叫了起來。他那突如其來的一叫，令得那個隊員，嚇了一跳。方隊長立時指着那個隊員，道：「那……那白痴……」

他實在說得太急了，以致話都講不連貫，直到定了定神，才能將這句話說完，道：「那白痴現在在那裏？」

那隊員呆了一呆，一時之間，他還弄不明白方正行這樣問，是什麼意思，方正行已向門口衝了出去，在門口，轉過身來，重重頓了頓足，又道：「那白痴，我帶回來的那呆瓜，現在在那裏？」

那隊員這才明白了方正行的意思，可是他却感到，為了那個白痴，方正行這樣焦急，事情未免有點滑稽，是以他一面回答，一面在不由自主，眨着眼睛，道：「呆瓜一直在單身隊員的宿舍裏！」

回太原之後，由於事情來得太突兀了，方正行一直沒有將注意力再放在那白痴的身上，但是現在，他覺得事情眞正要水落石出了，而一切的關鍵，全在白痴的身上，如果讓那白痴走了的話，那麼，這大半年的辛苦，可以說完全白費了！

那隊員的話，才一出口，方正行便已經衝了出去，他衝得如此之急，直來到了街上，脚下給一塊石頭，絆了一絆，向前直撲過去，撞在一個騎着脚踏車的軍官身上，方正行一把扶住了脚踏車，伸手一推那軍官，道：「我有急事，借你車子用一

用！」

那軍官叫方正行一推，在地上跌了一交，再站起身來時，方正行已經騎着脚踏車，轉過街角去了，那軍官自然是認得方隊長的，他站了起來，抓着頭，由於驚愕太甚，一時之間，也說不出話來。

方正行騎着脚踏車，向前駛着，車輪轉得飛快，但是他腦筋轉動，却比車輪更快，他從頭到尾，再將事情想了一遍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他的笑聲，是眞正發自心底的，那是多少日子來，苦思不得的答案，忽然之間，完全出現在心中的必然結果，事情正水落石出了！

方正行拐過了幾個彎，直衝進了一條巷子中，巷中有不少小孩在玩，方正行下了車，就將車推過一邊，直奔出去，在一個四合院的門口，停了下來。

四合院的門半掩着，當方隊長一停下來之際，恰好有一個隊員，推門走出來，那隊員乍一見方隊長，嚇了一跳，立時挺直身子，方正行一伸手，已將那隊員胸前衣服，一把抓住。

那隊員叫方正行抓住了衣服，嚇得臉都白了。老實說，幹偵緝隊的，大大小

小，心裏都不免有點鬼，而方正行又是嚴正得出了名的，猝如其來的那一抓，要是那隊員心裏鬼大的，真能當場嚇死！

方正行疾聲問道：「呆瓜在麼？」

那隊員只覺得耳際嗡嗡作響，方正行問的是什麼，他也根本沒有聽到，只是張大了口喘氣。

就在這時，只聽得院子內傳來了一陣哄笑聲，有一個人在大聲道：「有趣，瞧他那樣子，只怕有大姑娘脫光了衣服，他還是喜歡那塊石頭！」

方正行一聽到這話，心陡地放了下來，那白痴還在，正有人在逗着他要啦！

方正行推開了那隊員，推門走了進去。那隊員仍然呆呆地站在門口，身上也早叫汗水濕透了！

方正行一推門進去，就看到了白痴。

四合院的結構，全是一樣的，一個不大不小的院子，三面全是房屋。這幢四合院，是偵緝隊單身隊員的宿舍，住着二十來個隊員。這時，在院子中的隊員，只有四個，那四個隊員，都望着白痴在笑。

白痴坐在一株棗樹之前，望着懸在樹枝上，繫着一塊石頭，在搖晃着的繩子，呆呆坐着。

方隊長突然走了進來，那四個隊員呆了一呆，陡地立正，敬禮，方正行還了一禮，一直來到了那白痴之前，那白痴却完全不動，仍然雙眼望定，注視着那塊盪來盪去的石頭。

一個隊員笑着道：「隊長，老張他們說得不錯，這白痴只要有一塊石頭吊着，他能坐上一天！」

方隊長剛才趕得那麼急，可是這時，他看到了白痴，心裏完全定了下來，他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一天？他在狼牙口鎭，一坐就是大半年！」

幾個隊員一起笑了起來，一個道：「嘿，眞有他的！」

方正行望那白痴一眼，道：「當然，爲了價值六十萬大洋的鑽石，就算坐上三年，也是値得的！」

那白痴本來，坐着一動也不動的，可是方正行的那句話一出口，他陡地震了一震，方正行大笑了起來，來到了那白痴的身前道：「好了，起來吧，戲演完了！」

那白痴在震了一震之後，立時又坐着不動，方正行的話，他也像是沒有聽到，幾個隊員聽得方隊長這樣講，現出極疑惑的神情來。

一個隊員忍不住道：「隊長，你說什麼？他是白痴！」

方正行又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以爲他是白痴？他以爲天下所有人全是白痴！」

方正行一面說，一面陡地伸手，抓住了白痴的肩頭，將白痴整個人，提了起來，白痴仍是怔怔地望着他，方正行笑着，道：「朋友，我眞佩服你，那十八顆鑽石鈕子，我想在你身上，是不是？」一方正行一面說，一面已伸手向那白痴的身上摸去，也就在這時，只聽得白痴發出了一下叫聲，刹那之間，他動作之快，身手之矯捷，叫那四個隊員，看得目瞪口呆！而方正行雖然早有準備，也吃了虧，白痴才一張口呼叫，一拳已重重擊在方正行的腹際，將方正行擊得倒退一步，痛得彎下身來，那白痴向後急退而出，一轉身，颼地就竄上了一丈來高的屋子，到了屋頂上。但是方正行雖然一上來就吃了虧，他的動作還是不慢，身子一挺，槍已在手，就在白痴想翻過屋背之際，槍聲響了。

槍聲一響，白痴倒下，自屋頂上，骨碌碌地滾了下來，在屋子裏睡覺的幾個隊

員，也一起被驚醒，衝了出來，白痴滾到了地上，手按在大腿上，血自他的指縫之中，滾了出來，他居然還掙扎着站了起來，站了起來不算，居然還開口說話，他喘着氣，道：「方隊長，我……算是服了你了！」

所有的隊員，全看得目瞪口呆，尤其是兩個曾跟着方隊長，奔波了大半年，自從發現了那白痴之後，一直就和他在一起的隊員，更是張大了口，閤不攏來。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彼此，彼此！」

他又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× × ×

桌上放着十八顆晶亮的鑽石，每一顆足有指甲大小，桌旁圍着偵緝隊的隊員，方正行用手指撥弄着那些鑽石，隊員都望定了方正行，似乎比那十八顆鑽石，更來得吸引人。鑽石是在白痴身上搜出來的，用布緊緊勒在腹際。

方正行終於開了口，道：「院長向閻老闆買了這些鑽石，知道的人很少，只有他的寵妾知道，可是已經夠了，單臂老七找到了白痴——我們該叫他的大號王廣，他們一共聚了七個人，就開始預謀這件案子，他們知道院長要告老，會經過什麼地

方，他們早在山窩子裏藏着，等候下手的機會，他們是等到了！」

一個隊員道：「可是那些贓物——」

方正行道：「他們的目的，是這十八顆鑽石，這是院長的秘密，不在失單上，沒有人知道，他們留下了其他的東西，總有過路人起貪心的，果然有了，只要贓物一露眼，人贓並獲，自然他們就逍遙法外，不再有人追究他們了！」

一個隊員道：「可是偏偏遇到了我們方隊長！」

方正行瞪了那隊員一眼，又道：「不過，單臂老七他們，也找錯了人，全都叫王廣殺了。王廣知道風聲緊，就在狼牙口鎭，假裝白痴，他一直在等，等這件案子人贓並獲，足足等了大半年，這只怕也是他料不到的，不過，他終於等到了，要不是我遇到了閻老闆，知道了有那批鑽石，我也會將他送到孤寡院去，他隨便揀一個日子，就可以齊離開，因爲案子已經結束了，各處路卡上，也沒有人會搜身，他眞是萬無一失的！」

幾個隊員一起問道：「那麼，隊長，是什麼使你疑心到他身上的呢？」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他沒有當時回答這個問題。一直到提王廣出來審的那

天，王廣的面肉抽動着，神情極其不服，他問道：「我服是服了，可是我還不明白，我在那裏露出了破綻叫你疑心我？」

方隊長笑了笑，道：「王廣，你沒想到？我倒是早想到了的！」

方隊長的確是早想到了的，那就是那一次，他突如其來想到的，令得他震驚的那一件事！王廣睜大了眼睛，在等着方正行的回答。方正行緩緩地道：「你在狼牙口鎮上，一直對着一塊懸盪的石塊呆坐着，是不是？」

王廣道：「是，那有什麼不對？」

方正行立時道：「你想想，單臂老七那伙人全死了，你一個人到了狼牙口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誰又會知道你喜歡看搖晃的石頭？誰會替你繫一塊石頭在樹上？一定是你自己做的，而你是白痴，不應該會做這樣的事！」

王廣的身子，陡地震動了起來。他低下頭來，沒有第二句話了——直到他捱了三槍，屍橫刑場，他沒有再說任何話。

（本篇完）

武俠奇篇

書　名　最後一劍
作　者　倪匡
出版人　黃柏齡
封面設計　陳偉
出　版　繁榮出版社
香港尖沙咀寶勒巷24號金帝行2字樓
電話：三六九二六八七
印　刷　開益印刷廠有限公司
電話：四二八三五二三
出版日期　一九九四年二月（第二版）
定　價　港幣三十八元
出版書號　FIB 007
©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作者簡介

倪匡有三好，一曰酒，二曰烟，三曰女人。烟已奉耶穌命戒之；惟酒與女人，迄仍努力厲行，樂此不疲。

倪匡下筆如有神，六十分鐘五千字，雖云快矣，但仍不如其講話速度，稱爲名嘴，實至名歸。

倪匡著作等身，曾言：「我是世上寫字最多的人。」風騷之情，得未曾有。

倪匡一九三五年出生，浙江鎮海人，寫作三十年。原名倪聽，筆名衞斯理、沙翁等。

「最後一劍」佈局詭奇，情節絲絲入扣，鋪述一位神秘劍客，不斷製造命案，但誰是兇手呢？非到最後一頁不得知曉。

將推理融入武俠小說裡，倪匡早已爲之。「最後一劍」雖是他早期作品，但其經營之苦心，比之後來的科幻小說不遑多讓；而氣勢之雄渾，氣氛之緊張，比科幻猶有過之。

繁榮出版社樂意推介倪大師的天才力作。

PRINTED IN HONG KONG

作者簡介

倪匡（衛斯理）是個怪人，做事往往出人意表。最近他忽然篤信基督，頻頻在香港及台灣作見證。

近年，也許現在還是，他宣布「戒酒」，但定義是酒可照飲，不過不要飲醉。

倪匡不懂駕駛，但迷上研究汽車時，曾經獨個兒把一部汽車化整爲零後再裝嵌原狀。他又曾花上幾年收集及鑽研貝殼，雖然最後意興闌珊把心愛的收藏賣掉，但他對貝殼的認識已達專家境界。

倪匡的廣泛興趣、過目不忘的本領以及鍥而不捨的研究精神，使他自一九五七年後的各類著作深入民心。他的作品組織嚴謹又帶啓發性，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

BN 957-645-362-3
9789576453625
00085